

日本遊記

日本遊記

二張錦



序

管翼賢

凌撫元先生，爲新聞界青年績學深思之士。其爲人也，軼俗超塵，有雲間陸士龍丰度；其發言也，閎中彪外，有江左陳同甫才華，固非一般翩翩裙屐少年，所能等量齊觀者。

先生所著有日本遊記（即萬里旅行記），述其遊歷東瀛沿途經過，條分縷析，纖悉靡遺，曾在新北平報按日登載，讀之令人恍如置身櫻島，目睹扶桑風景，心胸爲之一爽。新北平報固以玲瓏巧妙，短小精悍，馳名華北者，復得先生之鴻篇鉅製，以新閱者之耳目，正如山光波影，輝映成趣，故自萬里旅行記披露以後，莫不爭先快靚，人手一紙。其膾炙衆口也，較之晉干寶之搜神記，唐玄奘之西域記，一時顛倒衆生不可思議之情形，蓋尤有甚焉。

頃者先生以迭接外間多數函電，催促付梓，俾資普及，迺將原編蒐輯成帙，付諸剞劂，以應大眾期望之殷；刻因出書在邇，丐余爲文弁首，誼不獲辭，爰就所見，走筆叙次，用供覆瓿之資。

余竊爲今日之時何時也？今日之日何日也？以言學術，則人進步而我落伍，以言實業，則人先驅而我失敗，而國際間之待遇，更不待言矣。所貴急起直追，鑑人衡已，明瞭對方政治方面趨向，考察對方風俗方面優點，究探對方企業策略，亟亟焉上下一心，力圖振作，期毋忘輔車相依之義，以永保此和平曙光。抑更有進者，爲整個報業起見，尤望我新聞界同志，胥向「探人之長補我之短」二句上，實力作去；至閱斯書之同志，亦祈勿僅作泛泛之遊記觀，而視同黑海洋之一盞明燈，導吾人向光明路線上去，穩達彼岸，庶不負作者一片苦心也夫。

序

方紀生

撫元兄底大著「日本遊記」行將出版，謬承不棄，堅囑爲序，說是去年旅行時會同遊許多地方，應該有話可寫，並吩咐不許說恭維內容的話。其意至誠，不敢抗命，只得應允。但答應了却有些爲難，這本遊記底內容，我大抵均拜讀過的，景物記的是那麼詳實，文章寫的是那麼流暢，在給予未到日本的朋友以島國的印象這一點上，實是頗有價值之作，叫我怎能不加稱讚呢？

這方面的話既不許說，那末只好另寫別的感受，來「聊以塞責」罷了。

首先我要說的，是因了他底這本書，使我感到無限的愧怍。日本是我認爲極可喜愛的地方，會在那兒住了數年，她底詩意的山水，溫厚的人情，文化的氣氛，無一不在我心裏留下深刻的戀慕，但除了在東京郊外寫過一部「無開水齋日記」之外，幾乎不會寫出隻字來紀念她。這原因簡直說不出來，或者是因爲感到語言

文字寫不出她底真確的本態罷，然而爲了這個原故，看到報章雜誌記述日本的文章，就不免感到內心的負疚似的感覺了。現在知道凌君此書行將出版，尤爲這種心情所搗擾。

其次是感到中國這種社會，自己有出版機關印書較方便，和普通作者書籍出版的困難，換句話說，就是中國文化的落後。即以凌君此書而論，有自己的報社，可以印刷發行，文章在報上剛一登完，接着即已排印成書；然在普通的作者，因爲書店恐怕供過于求，不敢大量出版，一本書往往堆在編輯室兩三年才能與讀者相見。這種現象，直接阻塞了作者努力的向上心，間接影響了文化的前途，至可疼心。而凌君這本書却有上述的方便，沒有碰到同樣的運命，是應該慶幸的。

凌君要我作序，我却寫了這些與本書不甚相干的話，殊深歉仄，然而要說的話既被限制，有什麼辦法呢？讀者如果笑我是在佛頭上着糞，那我只好「認背」了。

二十五年九月十九日記于方壺齋。

自序

凌撫元

我在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日赴日考察農林，八月三十日回國，經過上海杭州南京各地，行程一萬里。在這一萬里的行程中，我經過了不少名城，遊歷了不少名勝，接觸了不少驚奇事實。我本沒想寫稿子，更沒想到出書，過去在新北平報發表的「萬里旅行記」，乃是僅爲臨時應付「交卷」罷了，所以纔把腦海中的印象，拉雜寫出，若斷若續，登了二百多天，不想東拼西湊的材料，爲應付第二次「交卷」，而竟成書了。

此書承管翼賢方紀生兩先生寫序，他們把我所要說的話，都已代庖了，又承宣永光先生題字，我非常感謝，但是捧上了大天，使我非常惶恐，這一跌踣下，豈不變爲肉醬！

二十五年十月一日

目錄

一 在北平辦理出國手續……………一——三

八千里的水陸路程往返川資三十七元……………二

二 塘沽上船……………三——七

津塘道上淒涼滿目……………四

海關的檢查員具有神仙眼力……………六

三 從塘沽到門司……………七——一九

記者初嚐日本飯覺得處處有異香……………九

風飄飄而吹衣船動盪若搖籃……………十

夏日航海最是幸福……………十一

朝鮮海面一層浮油……………一四

在門司過難關空氣十分緊張……………一五

四 遊門司市……………一九、二九

山城屋吃飯與船上不同……………二三

五 神戶上岸……………二九、四一

火車走在城牆上每日出入十萬人……………三四

日本的舞場有日本味兒……………三九

六 東海道上……………四一、四六

七 到了東京……………四六、七六

東京市上不見警察……………四九

在東京遊夜市……………五五

從日本國貨店談到女子職業……………五七七

在東京乘地下鐵……………七二一

夜晚的工作吃牛鍋看書……………七五

八 乘遊覽汽車……………七六一—一〇四

遊二重橋……………七八

靖國神社……………八一

明治神宮……………八三

東京地震……………八六

東京的天橋……………八九

日本人的十項觀感……………九四

東京植物園搜羅極詳錄……………九七

中國青年會.....一〇一

九 從日本的教育談到留日學生.....一〇四

帝國大學.....一〇五

私立大學.....一〇七

其他各級學校.....一一二

留日學生.....一一五

在日本的中國文化事業.....一一九

十 日本的新聞事業.....一二一

女號房衣香鬢影營業局富麗堂皇.....一二三

日本新聞的組織與資本.....一二六

萬能的大禮堂.....一二八

編輯六百人濟濟一堂·····	一三〇
每日能鑄字五十萬每小時印報二百萬·····	一三三
電傳照像·····	一三五
發行敏捷·····	一三六
廣告費的驚人·····	一三九
朝日新聞橫遭壓迫·····	一四三
報社的副業·····	一四六
十一 上野動物園·····	一五三
一五三·····	一五七
十二 日本澡堂子·····	一五七
一五七·····	一六三
十三 東京寶塚劇場·····	一六三
一六三·····	一七〇
八千觀衆潮湧而來·····	一六六

十四 日光之遊……………一七一—二〇九

遊東照宮……………一七八

參觀林場深入家庭……………一八三

華嚴瀧瀑布……………一八八

投宿南間旅館……………一九三

參觀養魚場……………二〇二

中宮洞湖遊湖……………二〇三

中國的老媽子……………二〇四

空中電車……………二〇六

十五 遊江之島……………二一〇—二二二

洞窟探勝……………二一五

海底遊船……………一一八

鎌倉大銅佛……………一一九

十六 到農村去……………一二二、一二三、一二四

在濱松坐洋車……………一二四

在井伊谷村……………一二八

在安城町……………一二九

日本的大糞……………一三二

十七 在京都……………一三四、一四九

日本的佛教……………一三六

二條離宮……………一四〇

桃山御陵……………一四二

附錄

日本的淫業.....二四五

.....二五〇
.....二五三

△

日本遊記

凌撫元著

一 在北平辦理出國手續

自從我決定到日本去，第一件工作，便是領護照，但是日本是我們東鄰，照例鄰國旅行，無需護照，一個人橫衝直闖，跑到日本去，在理論方面說，應該沒有問題，不過爲了保險起見，爲了萬一起見，還是領一張「證明書」較爲妥當。

我在北平，當然上日本大使館去領。因爲有朋友介紹，得唔參贊清水董三，清水的面貌與身段，恰似黃郛，有中國大學教授的風範，早年留學法國，以後的生活，即在中國作外交官，他對於中國人，保持一種友誼的感情，很重視中國的學者，待人接物，也很和藹，當我提

出我要到日本旅行去，他很高興，馬上把出國手續，和我講明白，他說：請你來封信，說明你的姓名，年齡，籍貫，職業，赴日目的，何時出發，何時回國，大使館便照上列各項，填寫在證明書上，照片一節，無關重要，可以免去；至於其他的手續，請到日本國際觀光局去問，他們必能給你圓滿的答覆。

我照樣辦了，第二天把信送去，第四天證明書填好了，我又到大使館去，從奧田書記官手中領出來。證明書用一個信封套裝着，上書「日本官憲御中」，書中除照列填寫各項外，用鋼筆寫了幾個日本字，大意即是「請予以特別便利」，這大蓋是清水關說的。

第二件工作，即是到崇內大街日本國際觀光局去購票。

赴日旅行，火車輪船，都是聯運，而且可以打來回票，我由塘沽上船，至日本門司，由門司至東京，還算去程；歸途由東京返門司，

八千里的水陸路程
往返川資三十七元

由門司乘船至上海，往返途程約八千里，車船票價如下：

途程

定價

折扣

實價

塘沽至門司	一九〇〇圓	九扣	一七·一〇圓
門司至東京	九·六六圓	八扣	七·七三圓
東京至門司	九·六六圓	八扣	七·七三圓
門司至上海	一九〇〇圓	九扣	一七·一〇圓
共計	四九·六六圓		

按照當日行市，折合國幣三十七元八角三分。以上聯運票共四頁，附地圖一張，合訂一本。

二 塘沽上船

這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下午，在沸騰的暑天中，記者離開新北平報社的大門。張學良說過「無官一身輕」，報館的職務，雖不能與張綏靖主任（當時張爲北平綏靖主任）同日而語，但各負一部責任，其道一也。我在平浦通車中，很覺得愉快，難得在百忙中，出洋

遊歷。到津後，即赴福安街電聞通訊社天津分社休息，當晚與李桐珊，郝郁如，李燕踪，張波如諸同業談話，至深夜始睡。

次晨早起，給天津日本國際觀光局打電話，詢問到日本去的船何時開行。據云，八月二日，下午二時有長安丸出港，我決定乘該船，當日又跑了一天。二日上午九時二十五分，搭平榆慢車東行，在天津東站與送行諸君一一握手話別，列車開行。

津塘道上
淒涼滿目

天津到塘沽，一百多里，兩旁都是荒地，水深盈尺，野草榛莽，可憐萬頃良田，都被無情洪水所湮沒！中國森林缺乏，水利不興，不下雨，旱得眼淚欲乾，赤地千里；一下雨，便洪水氾濫，人其爲魚。再湊上戰禍的綿亘，政治的腐敗，目下的農村破產，經濟崩潰，豈不是當然的結果？記者的腦海中，一幕一幕的回憶過去當局之胡行，現在人民之疾苦，演變國運之萬劫不復。正在無窮傷感，車上的人們，都不約而同的慌張起來，或提行李，或拿網籃；已經到了塘沽。

塘沽原是一個小站，海運由此入口，直達天津，前四五年，海河漸淤，河身日高，水面日

淺，巨船不能直達天津，便在塘沽靠岸，塘沽一面臨海，三面陸地，又有北寧鐵路，橫穿其地，因時事的推轉，便成爲水旱碼頭，繁榮的天津，就一天一天冷落了。

記者到了塘沽，隨着大衆，把行李拿下來，運到船上去，好在行裝簡單，除去一個皮箱外，別無長物，爲維持紳士的面孔，還要請教脚行。

長安丸停塘沽日本碼頭，距車站極近，行不數武，已見一隻大船，停在岸旁，記者追隨脚夫，一直進入并等（即三等）艙內，把行李安置好了，付了脚力錢。

這天正在中伏，天氣很熱，在船艙中，如坐釜底。雖然電扇不住的搗轉，吹來吹去，却都是熱風，記者不慣西服，大汗更如潮湧而來，內衣完全濕透。至正午十二時，忽然一陣冷風由海面吹來，出艙瞭望，已然烏雲障天，風吹汗體，水氣蒸發，真是快哉！接着，風越颯越大，雲越集越濃，便下雨了。記者回到艙房，這時已然下午一點多鐘，天津開來火車，更載大批東渡的乘客，紛紛携帶行李上船，一時打破了沉悶的空氣，船艙秩序爲之紛亂，不上半個鐘頭，各人都安定了，船上茶房（日人）持印刷品令乘客填寫：姓名，年齡，籍貫，職業

，住址，上岸地點，以及到日本後之預定住址，同時收回船票，又忙亂了一會。忙完，恢復靜止的空氣。

在并等艙裏，顯然有一種分野，就是中國人一個集團，日本人一個集團，日本集團，約五十人，多半是婦孺，中國集團，約二十餘人，完全是成年男子，其中四人是日本留學生，暑假回國，現在期滿回校的，七人是初次赴日求學的學生，三人（記者在內）是赴日遊歷考察的，還有工人模樣者一人，赴大阪某紡紗工廠求工作者，此外全是商人，多以大阪為目的地，販運日貨。此輩皆係天津商人，着華服，說天津話，中國風味十足，完全保存國粹。

海關的檢查員
具有神仙眼力

在開船之先，中國海關派員上船，檢查旅客的行李，問其目的，說是緝查私運白銀的犯人。但見此人身穿白制服，向商人模樣的旅客身上摸來摸去，打開箱子，隨便翻了一下，就算完事。輪到記者及學生樣模的旅客，更方便的多，或翻或不翻，略詢姓名職業，便過去了。中國旅客翻完，該日本人了，檢查員却望望然而去之。總計全船八九十乘客，行李千餘件，貨物七八十萬斤，以一人之力，

竟以不足五分鐘的光陰，檢查完畢，其眼力之快，能力之高，實令人欽佩！假如有白花花的銀子，裝在貨艙底下，運走幾千萬元，又誰能知道？

該船原定是日下午二時啓碇，屆時，毫無音信，乘客們莫不大驚小怪，認爲適才的大風，對於航行要不利，長安丸避難塘沽碼頭呢！喁語竊議，成爲乘客們談話的資料，互相不認得的人們，藉此種談話的機會，一個個都親近起來，更由週旋而敘舊，差不多都有些瓜葛淵源，打破了沈悶的空氣。光陰過得很快，一會兒便是一個鐘頭，船頭的鑼響了，鏗鏘鏘，和耍猴戲一般，這便是開船的信號。是時船員們都紛紛忙亂起來，啓錨的啓錨，解纜的解纜，機器運轉，船便慢慢的離開大陸，可愛的塘沽，和記者再會了！

三 從塘沽到門司

船開了，船尾打動得河水呼呼響，轉一個圈子，船開出港口，在白河內河，徐徐地向前進

。河的兩岸全是草房，是漁夫們的住宅，高不滿五尺，光線黑暗暗的，小孩子髒得不堪，赤身露體，河內的水，混得和黃醬湯一般，因此想到他的起因乃是由於冀晉熱察一帶的山地，森林全被伐採，赤裸裸地暴露在外面，雨水冲刷上去，把附着的表土，完全拖泥帶水滾入河裏，以致河身漸淤，一方面釀成洪水之患，一方面把天津碼頭淤平。處處表現出破落的現象，使人悲觀傷心。

大沽口的形勢，如同蒙古的沙漠，寸草不生，一眼望去，砲台的遺跡，三三五五，寥若晨星，一座一座，只好比作坟圈子星。不用說飛機上鳥瞰，便是用望遠鏡一看，其瞭若指掌，也不亞顯微鏡下的透視，此所謂中華民國國防第一線！

船走出大沽口，海水由醬黃而淺綠，在下午四時，走出距離塘沽大約三四十里地的地方，這時四面是水，不見陸地，船忽然停止了。後面有一汽艇，拖着帆船一隻，滿裝着小米貨物，破浪而進，逼近長安丸，長安丸也下錨，穩停在海心，這汽艇把帆船拖近，兩船船員下總動員令，用鐵索將兩船綁在一起，絲毫也不搖動。這時長安丸倉門大開，運開兩架起重機，

把貨船上的米包，分十包爲一組，運至大船，每兩分鐘，可運廿包，由下午五時至十時，足足運了五小時，總計小米六千包。據運米工人談，這乃是爲避免海關上稅偷運貨物的妙法，中國海上，向無警備，只要不在通商口岸出入，便如入無人之境，任你千萬貨物，概可偷運

記者初嚐日本飯
覺得處處有異香

五時大家晚飯，這飯是日本食，記者首次嚐日本飯，覺着處處有趣，

特記於下：全部食器，盛在一個木盒裏，中有四碗一碟，碟盛日本醬蕪荳兩片，醬荳一片，蕪荳染杏黃色，薑染大紅色，相映成趣。四碗

皆有蓋：①一碗湯，像中國的高湯煮鹹魚外加苔菜少許；②一碗洋葱炒豬肉（中國化的日本食）③一碗蒸雞蛋糕，④另一空碗，爲盛飯之用，此之謂全份。每人一份，每三四人，飯桶一個，是黑漆木桶，白漆木板飯勺；米是日本米，味甘而黏，頗似江米。筷子最特別，用松木作成，其形狀與中國粗筷相同，上端兩箸木理相連，外包以紙，用時，須將此紙撕破，再將兩箸用手裂開，中藏牙籤一個，自然落下，食畢，由艙後連同飯菜一併投入海中，葬身魚腹；下次吃飯，再用新的筷子。據同舟日人談，所用木箸均經消毒，最爲衛生，不致傳染病

菌，但每年木材消耗，爲數約在數千萬元，日本木材豐富，絲毫也不在乎。吃罷晚餐，更浴衣，船頭納涼。夕陽西下，天氣漸晚，海中燈塔的信號，一明一暗地發光，指示給航船以路線，燈光明處，即是一個暗礁，不幸而觸上，便有沉沒的危險。海風淒涼，燈光瑩瑩，使航船旅客們，無感生悲。這時走私的貨物還沒有裝完，起重機咕嚕咕嚕響，震得耳鼓痛，乘客們心煩意亂，便都回到艙裏去休息。

風飄飄而吹衣
船動盪若搖籃

艙裏乘客，正在三五成羣閒話故舊，有日本乘客一人，放留聲機（話匣子）第一片是日本歌女的唱片，其調甚媚，極爲動聽，第二片是日語笑片，引得全體日人，無不仰天大笑，第三第四片，都是日本戲曲，華人聽來，味同嚼蠟，但是一般日人，都津津有味，一個個洗耳靜聽，看書的也不看了，寫情書的也不寫了，抱孩子的也不抱了，日人之嗜音樂，於此可見一般。這時我聽說船上有浴室，便躍下去洗澡。這浴室完全日本式，小小一間屋子，分爲內外兩間，外間更衣，內間洗澡，都用磁磚敷地。內間的一個水池，高出地面，也是磁磚的，長高寬不過一公尺，池內溫水，

大概是海水，牆上還有溫涼水管兩個，各具龍頭，用時自己放入，也是海水；海水中鹽的成分很多，鹽水自龍頭急驟沖入水池，發生許多白沫子。日本習俗，沐浴時，須先入池浸泡二三分鐘，起來蹲在地上，有大小木盆木桶若干個。記者取來一個，權充小凳，翻過坐上，再拿一個，就水管放冷水和熱水，撮肥皂洗澡，撮畢，將盆水自頂背傾下。所用肥皂手巾，俱係自備，池內禁撮肥皂，以免池水污穢，此與北平池塘習俗相同（除北平外各地池塘均不用胰子）。記者在船內洗海水浴，要算第一遭，洗熱海水，更算破天荒，這天洗得異常痛快，洗完，船頭納涼，飄飄乎若登仙。此時貨船的小米裝完了，長安丸整理庫倉，準備開船，十點啓碇，繼續東行，記者回艙睡覺。船行大海，輕微地盪漾着，不啻置身搖籃，船機響着，更似施行催眠術，使乘客們，都安靜地入於睡鄉！

夏日航海
最是幸福

一覺醒來，天已大明，記者早年，曾聽前輩說，大海觀日出，非常有趣，便出艙觀日，誰知那天早晨正是白霧茫茫，什麼也看不見，於是失望回艙，做那日常工作：小便，洗臉，漱口，刮鬍，……行禮如儀，六時早餐，食具與

昨天相同，有飯桶，食盤，木筷，木碗，小碟鹹菜，由此可知日本的習慣：①每日三餐制，②每餐必食米；因此，腳氣病極流行。同船有一位日本男子，赤腳露腿，腳氣病害得很重，腳指粗若紫棍，小腿腫如麵包，步行維艱；據說，這都是吃米太多的結果。

這天下午，經過廟島海峽，廟島海峽，在旅順蓬萊之間，羣島羅列，出沒海上，漁舟往還，點綴風景。天連水，水連天，人們苦悶了一大早晨，睹此怪石崢嶸，也可以安慰心靈，一個一個跑出來。海水原來就很平，至此水的深度漸漸淺了，顏色也就淡了，更覺得一平如鏡，微波不興。記者在船板上，作深呼吸，練習氣功，海中的微風，輕輕地拂在臉上，又涼爽，又清潔，楚王過此，也當讚美句「快哉風也」！這時看見一股黑烟，由遠而近，過了半個鐘頭，這黑烟子逼近了，乃是昂然巨舟，重二千噸之景山丸，由大連開往塘沽，汽船彼此相遇，各鳴汽笛，這大概是他們的信號，免得彼此相撞。但也有人說：這是他們彼此敬禮。這大船是商船，乘客很多，艙室百數十間，不啻大海中一座城市，若在夜間，燈燭輝煌，豈不更要壯觀？

俗語有句話，同舟共濟，是指同舟之人，同患難共安樂而言。長安丸上的中日兩國乘客，最初各自爲政，視若路人，經一晝夜同舟之後，乃由疏遠而接近，由接近而交談，彼此親近了，其中有一位四旬婦人，有大家風範，態度和藹，雖不能操華語，却極喜與華人談天，尤樂談北平風光。另有一位三旬男子，操半流俐之華語，見中國人就要求打麻將，並殷勤討論如何便和，如何算和，於是入晚之後，便作竹城之戰。竹戰之具，是商船公司特備的，專供客人消遣之用，日人相聚，必邀華人觀陣，從旁指示機密，華人也自以軍師自命，但打牌在日本，完全遊戲性質，不賭輸盈，故不論一圈兩圈，或二牌三牌，只要四人同意，便可隨時解散，或隨時改組，有益衛生，無傷脾胃，絕不似中國人打牌，起碼八圈十六圈或三十二圈，夜以繼日，費時誤事，流爲賭博，更無腥賭之輩，從中漁利事。所以麻將在外國（歐美在內）都是公開遊戲之物，政府不但不禁，反而提倡，常見政府大員，公餘之暇，也作「四中全會」。通都大邑並有麻將娛樂場，與象棋台球同爲娛樂工具之一。

朝鮮海面
一層浮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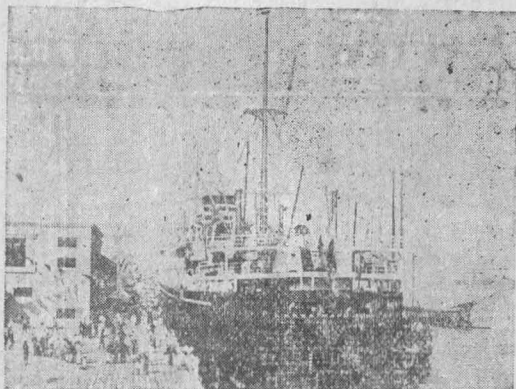
船進，過猴璣島，再進，過長山羣島，都在遼東山東兩半島之間，羣島成陣，出沒海上。更東行，進中國海，海水漸深，作黑綠色，波浪較大，高約一尺，一捲一捲，向東北方滾來，前浪趕後浪，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浪頭雪白，日光照去，銀光萬點，海船前端刀刃形，爲破浪之用，浪打船身，激之逾丈，這時船身略爲微動，乘客照舊吃喝。四日晨跨入朝鮮海，中國乘客們，不禁微嘆，大好河山，早非我有！這裏，非常特別，作若干個帶狀分野，海面一平如鏡，海水作淺綠色，彷彿一層厚油，敷蓋其上，記者很奇怪，詢問同船乘客，都驚訝着，說不出所以然來。在這彷彿有油的地帶內，清風徐來，微浪不興，過此地帶，波浪如故，更進，又入此地帶，水面如故，每三四里，至七八里不等，便遇上一個地帶。在朝鮮海面，影約中望見若干軍艦，停泊港內，大蓋是海軍根據地。

長安丸繼續往東南走，在深夜裏，經過對馬海峽。對馬海峽，是有名的大風浪處，元世祖率十萬大軍，東征日本，兵船盡覆沒，生還者不過三人，大概就是這裏吧！記者久仰他的

名，懷着恐懼心理，向老於航行的日本人請教，他說：不要緊，現在暑天，風平浪靜，毫無危險，並且長安丸也相當大，縱有風浪，也不在乎。記者吃了這個定心丸，安心睡覺。一覺睡醒，已過對馬海峽，躍入日本海的境地，汪洋一片，什麼都看不見，海船上真風涼，吃飽飯，船頭一坐，迎風賦詩，如入仙境。

在門司過難關
空氣十分緊張

在五日
正午，
經彥島



〔一圖〕抵門司口岸之情景

入下關海峽而達於門司。門司爲日本西方重要門戶，不愧天險！輪船入口，左轉，右轉，真個三十六轉，方達堂奧。兩岸森林陰鬱，不見赤土，中夾碧水一條，漁舟縱橫。走到夾處，山脈蜿蜒，海水似帶，忽然間豁然開朗，別

有洞天，旅行其地，令人莫測，神秘之狀，幾疑置身南口八達嶺，而山水之秀麗，又非南口所能及其萬一。門司下關，爲日本國防第一線，在下關設有要塞司令部，担任警備事宜，森林中有砲臺，瞭望臺，一切佈置，非常秘密，匪特外國人禁止參觀，即日本國人也不得越，雷池一步。在警備區域內，並禁止攝影，乘客們需一體遵守，如有違反禁令者，是自尋苦腦，一切麻煩都來了。

長安丸向門司碼頭靠岸，船上人心爲之浮亂，穿起衣服，打起領帶，一掃浪漫的幽嫻的態度，而爲整齊的緊張的空氣。這時船正在海心裏，忽然停住了。後面一隻小汽艇，風馳電掣而來，長安丸早把搭板放下，汽艇靠近大船，長安丸事務長降階相迎。但見一位公務員，身穿白制服，年約五旬左右，率領制服警察二名，夾着大皮包，由小汽艇昇入大船，直入頭等艙客廳休息。這便是日本水上衛生警察，檢查船客身體的官員。老於航行者，率領着初次出門的乘客，登入頭等艙的樓板，在艙外廊下，兩行排列，矮子在前，大個（高）在後，男子一邊，婦人一邊，站班立正，恭候醫生檢驗體格。大約五分鐘光景，船長事務長向大家略爲

介紹，醫生款步出廳，對衆乘客面孔上略略地注視一下，令各出右手，診視命脈。

記者初以檢驗身體，像考學校要脫得精光，考驗你有無肺病，花柳，砂眼，或其他烈性傳染病，至少每人要檢查二十分鐘的光陰。孰知望望然，抹抹手便去了，診脈時且誤將骨頭當命脈，也就算了，可見入口檢驗體格，在外國也成爲一種具文。記者怪其疏略，同行林君語記者：「在流行病時期，檢驗體格，要嚴厲的多，稍有嫌疑，便不能上岸。現在檢驗體格，不過僅僅看看你的臉孔氣色，有無嫌疑，如有流行病，一望便知，所謂診脈，也不過是一種形式罷了。有一次中國流行虎列拉，乘客們莫不經過嚴格的檢驗。還有一次中美旅行，在太平洋中，發現船中有一中國乘客，染虎列拉，船長立下命令，將此人拋入海中，葬身魚腹。」

體格檢驗完畢，衛生警回小汽艇，長安丸繼續前行，工夫不大，又站着了。兩隻小汽艇趕到，空氣之緊張，較前尤甚，這便是水上警察上船檢查外國人（日人所謂外人）護照，並盤問一切。這汽艇載着署員一人，辦事員一人，警士二三人，同樣地，事務長降階歡迎，上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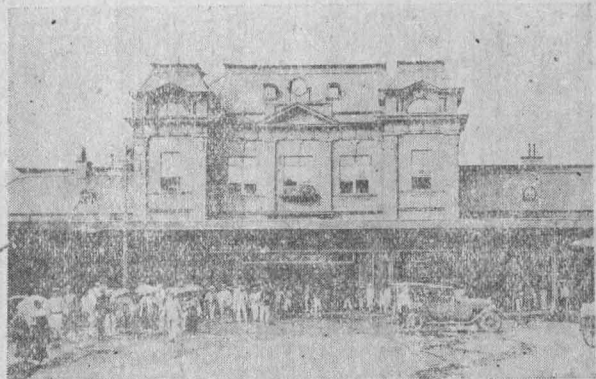
休息，旋即分爲二班，一英語班，專門檢驗歐美人，一華文班，盤問中國人，日本人回到他們的國家，正和一家之主回到家裏一樣，直入公堂，他們最快樂，當我們過關之時，他們早已上岸遊玩去了。記者在頭等艙客廳裏，看見署員坐在椅上，衆乘客圍坐其旁，先遞證明書（即護照），次問姓名，年歲，籍貫，職業，旅行目的，在日勾留日期，以及在中國住址，赴日後預定住址，身邊攜帶若干日金等項目，上述各節，均須慎重答覆，若使警察有絲毫之懷疑，則立刻發生危險。

還記得在大沽口時，便有便衣水上警察，夾雜在船艙位裏，隨船同行，偵察你的思想和行動，在航程的中間，他更會出頭露面，檢查你的護照，行李，書籍，並盤問一切，及至船抵碼頭，行將靠岸，他便把他船上數日調查的結果，報告門司水上警察，門司水警，根據了這一些，作二次覆問。所以，你前後答覆的詞句，務要完全相符，千萬不可有絲毫裂縫，予他以可疑之點。覆次，如果水警盤問，你應注意下列各點：①如果問你在日本有無親友，千萬不可說「有」，因爲現在青年思想變化萬端，你以前的好朋友，誰也保不住他會變爲共產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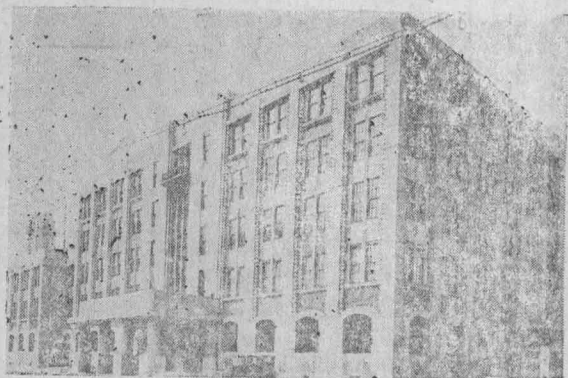
，或與其他政治有關，假如你說與某人相識，一旦他思想變了，在日本警署方面註了冊，你便會受他之累了。②問你帶有若干日金，你必需回答說二百或五百，日人看你是資產階級，便放心了。③對人接物要和平要謙恭，要寡言，便不致於發生危險。

四 遊門司市

記者有內行指導，盤問時，很順利地過去，有某商人和那勞工模樣的二人，因所答非所樂聞，都被扣押，要取保釋放。所以一般赴日之人，莫不視入口爲畏途。記者被盤問完畢，偕林幾沈方紀生諸君



門司車站之外景〔二圖〕



樓大廳同合關稅司門（三圖）

遊門司。門司是十萬八千人口的都市，街道濱海而築，非常整潔，後面便是山，山上有密林，有房屋，有馬路，有電車，有汽車，繁榮一如平地。在日本都市，有一特色，非中國人所能理想得到，便是城市建築在半山坡上，馬路不是水平的，而是立體的，汽車，電車，自行車，以及行人，都習慣爬山，記者上岸後，碼頭上見有三五婦人，藍布包頭，藍花和服，赤脚木屐，遠望之，若江北農婦，手持香蕉，向旅客兜攬生意，嘴裏叫着「巴納納」「巴納納」。按「巴納納」是英語 Banana 之譯音，日本初無文字，大部襲自中國，所以文化進至今日，

他的文字中，十之五六，還用漢字；另一部分，譯自西洋，如香蕉名「巴納納」，烟捲名「

大八狗」，火柴名「馬趣」……

記者前進，有電車迎面而來，電車與天津上海相同，惟汽笛響聲，非常特別，其音「嘩嘩」然，尖而銳，不似平津「鏗鏘車」。碼頭外，迎面便是一座大樓，高五級，地下一層，這便是門前稅關合同廳的大樓（見圖三）記者上岸遊覽，除衣服外，身無長物，昂然而過，與稅關無涉。

這天，正是舊曆七月初七，家家戶戶張燈結彩，路旁商店，聯合以五色紙條，刊印標語，懸於街心，標語小而美，迎風吹舞，不啻天女散花，記者疑是日本對對情人，廣結善緣，比及詳細看來，纔知是慶祝中元佳節，商店減價的競賣廣告。日人處處講整齊，要美觀，同一競賣，還要聯合起來，合作到底，商人道德，是值得我們注意的。記者復前進，遠遠望見在一家大商店屋頂上，有汽球一個，高出屋頂數十丈，汽球深黃色，直徑二三丈，下懸繩索二條，二繩之間，有若干細線，縱橫其內，排列若雲梯，雲梯上綉紅字。汽球飛起，紅字颼搖空中，光耀奪目，極易引人注意，這也是商店廣告之一種，名曰汽球廣告（按汽球廣告在歐

美日本早已司空見慣，在上海會有人提倡使用，工部局因其有爆炸危險，加以批駁，去年上海全運會時，某大報在大會場上，作汽球廣告一個，引起多人之注意（汽球廣告，宣傳力極大，一個大汽球高懸在高樓上，三數里內，都可看見。日本大街上，不像北平，可以隨便貼廣告，資本雄厚之商店，除在報紙上登廣告外，常在屋頂上，立汽球一個，下懸廣告標語，行人仰面，便能看見偌大汽球，使其神移，中了他的迷魂陣，汽球廣告效力如此之大！

記者等遠涉重洋，父母妻子，均在懸念，所以上岸之後，第一件工作，便是找郵局發信，報告平安。門司郵局，比北平郵局還大，這時已過五時半，局內工作人員，正在換班，顯着有些忙亂，我等或買郵票，或寄快信，各辦其事。工作人員三分之二是少女，穿着淡青色和服，粉白黛綠，面似桃花，鶯聲燕語，態度婀娜，別有溫存風味，此與我國郵政局員要臉的面孔，不可同日語矣。

郵局內有信件自轉機三架，所收信件，置此機內，便能自動運轉至樓上總收信處，分配各方，信到之後，隨到隨分，絕不遲延，這也是郵政進步的現象。且日本遞信手續敏捷，本市

區內，二三小時，即可送到，市外投信，亦極迅速，重要都市，每十數分鐘或數分鐘，即有列車一班開行。至於郵費，更爲低廉，日本國內及中國平信，不過三錢，合華幣二分強，中國平信五分，比較起來，不啻倍蓰以上了。

山城屋吃飯
與船上不同

記者單人獨馬，遠渡重洋，原定門司下船，乘火車直達東京，同船華人，都至神戶登岸，記者從衆之約，臨時改變路程，所購門司神戶段火車票，照例可退，林幾沈君尤爲熱心，願偕往門司國際觀光局交涉使其退還，東奔西走，也沒找着，後來因時間過晚，便作罷不談，這一段票價，算犧牲了。這時，大家肚子餓得直叫，到山城屋百貨公司三樓吃飯，這百貨公司，比北平中原公司約大二倍，一樓，售賣洋貨水菓，二樓布匹雜貨，三樓食堂。

食堂廣約半畝，長桌圓桌，好幾十個，花雜放着，和北平半畝園大美兩番菜館相同，不過沒有「雅座」之名，完全一大敞間，在樓梯的迎面，放着一座玻璃櫃，其中陳列各種食品樣式，任聽食客選定。食品大約分爲四種①和食類，即日本飯②西洋料理，即西餐③支那料理

，即中餐④冷食類，即汽水啤酒冰激凌西瓜之類。和食洋食支那食，又可分爲定食與普通食兩類。定食就是北平的「份兒飯」普通食是零叫菜飯。先說和食：記者在長安丸上所吃的，便是和食，日人最講究吃生魚，生魚；日文叫「刺身」，讀作「沙西密施」。把海魚或河魚用水洗淨，冰鎮殺菌後，切爲薄片，調以醬油，生而食之，味美異常。還有一種吃法，叫作「壽司」，以大阪爲最馳名，日本各地商店，都以「大阪壽司」相號召，這正和北京羊肉，紹興黃酒同樣馳名。所謂壽司也者，就是以生魚切爲薄片，再以此魚片包飯成捲；外表形式，和牛奶捲相同，吃不慣的，要出而哇之；日人食之，津津有味，認爲上品。生魚有紅白二種，練習吃生魚，先吃白色，再進一步，方能吃紅色，蓋白色魚肉，多爲河魚，腥氣較小，食後，不致反胃；紅色魚肉，腥氣較大，實則紅魚之肉，要較白肉魚更鮮更嫩也。在日本吃生魚的定食，起碼要八十錢，這一份定食，除生魚外，還有一湯一菜，全份傢伙，放在黑漆木盤裏，雅潔脫俗。日人平民素尚節儉，非宴客不吃定食，但富人豪舉，定食有每份達三四十圓者。普通吃壽司一餐，三十錢便可，再平民化的，還有鱒并親子并之類，是一碗米飯，

放上一兩片紅燒魚，或牛肉，再澆以魚湯，或肉湯，此外鹹菜一碟，清茶一碗，這樣一頓飯，普通十錢十五錢，最多不過二十錢，一般勞工階級，或貧苦學生，常吃這類飯。

西洋料理方面，普通沿用英文名而譯以日音，洋食至日本，完全東洋化，例如牛肉吧，用一個長盤盛着，一邊是三片牛肉，一邊是大米飯，這便是一餐了，飲料由清茶改爲冷水；食具方面，不用木筷，還用鐵叉小刀，這類洋食，每餐不過二十三錢。但西洋定食，也貴得多，菜盤三四樣，起碼八十錢，若再加點心一道，水果一道，咖啡一道，更非一圓不辦，這就和北平西餐相同了。

日本之支那料理，也僅學其皮毛，大食堂附屬之中國飯，不過是炒麵，炸醬麵，粉條炒肉絲之類，真正中國飯的五花八門，日本人望塵莫及。但日人最喜中國食，一知半解的中國大司務，到日本便能大紅特紅，中國人旅日時久，想念祖國風味甚殷，偶得一菜一羹，也可安慰旅居異國之苦，結果，中國人在日本經營飯館生意者，比比皆是，他們的字號，是些「中華料理店」「北京料理店」「真正中華料理店」之類，這便和羊肉館，到處「東來順」，刀

剪舖到處「王麻子」一樣。但是也有叫這個春，那個春的。至於價錢上，也比較貴些，上中國店吃中國飯，一菜一湯，至少一圓，故非富有之家，不能光顧中國料理店。

但是各種飯食，到日本，便失去了本來面目，這正和各國文明，到了日本，便日本化一樣。拿西餐來說，他能把三五樣菜，每樣少許，拼爲一盤，佐以乾飯，成爲一菜，分析來說，一菜之內，有脂肪，有蛋白質，有青菜，有澱粉，各種維他命，無不齊備，適合身體的營養。還有一種特別：每一樣菜，並不給你許多，使你吃了，僅僅七成飽，而養料充分，消化容易，結果身體一天一天健壯起來。不似中國人，人人講究大飽肚，腸胃終日疲勞，身體日弱，所以古人有句話：「禍從口出病從口入」一點也不錯。近來國內飯館，競添經濟菜，實則這種經濟菜，還不算經濟，真正經濟菜，要到日本纔看見。一種經濟菜，不但價錢要便宜，養料還要完備，否則，僅要一樣菜，養料不足，水分不够，多要幾樣菜，却又有餘。記者遊日之後，極力提倡拼盤制，或者燴什錦，全家福，炒和菜，而加以改良，倘能如此辦去，必能暢賣。日本無論那家飯館子，都備有玻璃櫥櫃二三架，把各種菜蔬食品，做樣陳列，此與

洋貨舖貨櫃相同。記者在菜櫃旁看見琳琅滿目，已有些眼目繚亂，乃選擇一個圓桌坐下。這食堂，完全是婦人世界：在樓梯口，便有一個絕妙女郎，露微笑的臉兒，向顧客們週旋道：「您來哪！請坐。」飯桌是大理石面，白鐵架子，又美麗，又雅潔，四人圍坐，一女即跳躍而來，活潑潑地，伸出玉指，遞過一片小菜單，林君運用流俐的日語，叫了四杯冰激凌，四盤牛肉生菜沙拉得，兩碟飯，兩碟面包。女給（女招待）在一張紙片上記下了，算了算，共合二圓二十錢，這時林君便掏出二元二十錢付她，女給謝了謝，不一會拿來至色圓籌碼幾個放在桌上，又一會，飯菜冷食陸續上桌，大家飽餐，女給把五色圓片籌碼取走，大家走去，女給又再三稱謝。記者有些奇怪，林君告訴道：日本飯館，分爲兩種，一種先付款，後吃飯；一種先吃飯，後付款，但定價化一，均無小費之說，若先付款，她會送幾個五色圓籌碼來，放在桌上，每個籌碼，值十錢二十錢不等，每上一菜，取回一個籌碼，那便是菜的代價。日本人極會做生意，他能使你的錢，完全花在刀刃上，花了錢，使你痛痛快快，所以客一進門，便請入座，客每付款，必然道謝，客出店門，又復道謝。並且女給舉止莊重，皆有大家

閨秀之風，體格強壯，臉面完全健康之美，談吐風雅，毫無粗俗淫蕩之習，又非北平女招待之「小費兩毛」「白乾兩壺」所可同日語也。這時記者已下三樓。在二樓上巡視一週，沒買東西，又下到一樓，買了些水果，手巾，胰子，價錢都很便宜。中間有位女給，看記者細高條兒，中國風味十足，當買胰子付款時，她却說聲中國話「謝謝」，故意賣弄個「支那語」，說完，又嫣然一笑。蓋門司爲日本西方港口，與中國通商關係密切，所以有些日本人，都學會了一半句中國話。

記者等飽餐後，相偕而出，看看天已不早，不再遊覽，直回長安丸船上，各人手中累累，盡是水果用品之類，上船後，脫去西裝，換上睡衣，洗臉沐浴，又在船頭納涼。不一回，夕陽西下，暮氣沉沉，萬家燈火，光耀海心，較大之百貨公司，都裝有霓虹燈，忽明忽暗，忽紅忽綠，令人目眩神馳。門司的對岸，是下關軍港，下關亦名馬關，李鴻章簽訂中日和約，便在此處，數十年後，國家命運，江河日下，回首當年，能不浩嘆！鐘鳴八下，船上響鑼，「鏘鏘鏘」震盪耳鼓，人都上齊，開船了。船在內港，走得很慢，夜間不分東西，但見燈光

四閃，水影亂動，大約一小時光景，纔退出門司港口，繼續東行，碼力漸速，燈光漸遠，長安丸在日本內海開行，兩岸山林陰森，黑黯黯，什麼也看不清。船上幾位日本人，不知爲何，和我們特別親熱起來，也許是進了他們的領海，我們便成了無依無靠的僑民，他們特爲來安慰罷！

五 神戶上岸

這天晚上，快活得很，大家直至十時，方入睡鄉，次日（八月六日）天陰，一陣一陣小雨，忽停忽止，使乘船的人們，不得不避居艙位，沒法賞玩內海風景。十一時吃罷午飯，船上侍役，持四種表格，令乘客填寫：

① 攜帶行李件數，物品名稱。

② 書籍名稱，著作者姓名。

③ 烟草數目，乘客年齡。

④ 乘客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來去住址。

孔聖人有句話：「入國問禁」，我們知道禁止入口的物品：

① 植物類，如樹木果實。日本對於園藝品種，十分考究，政府農事機關，實行有計劃之統制管理，禁止人民自由輸入國外品種入口，以免影響本國之優良品種，因此各海船上，都張貼着海關佈告，禁止植物入口（殷體揚赴日考察記中稱「水菓不准入口，是因為多吃一個自己帶來的水菓，就要少吃日本一個水菓，於他國家是不利的，」完全錯誤）。

② 誨淫書籍照片以及宣傳抗日共產之文字。

③ 乘客年齡，在二十歲以下者，不得攜帶烟草，二十歲以上者，攜帶烟捲不得超過一百枝，雪茄烟不得超過五十枝，散烟不得超過四兩。超過此數，抽重稅百分之三百五十，所以一桶大砲台，在中國售洋不過一元，在日本，即售四圓以上。因此，乘客們攜帶烟捲，沒一個不使其數額滿貫，在法定許可範圍，絕不吃虧的。

填寫完畢

並進行裝，乘客各贈侍役小費一圓，以為數日辛苦之酬勞。同行有北京大學學

生某君，携該校圖書館英文藏書「馬克斯資本論全集」數本，聽說日本海關檢查書籍行李極嚴，大窘，一時走頭無路，極為焦急，不得已，遂將全部書籍，投於海中，有諺之者，說：此公宣傳共產，無微不至，恩及於魚蝦，可謂打破階級觀念了。船快靠近神戶港口，漸漸慢了，大家衣冠整齊，準備上岸。神戶不愧日本名城，煙囪林立，廣廈百里，依山面海，風景幽麗，再進，泊大阪商船株式會社碼頭，船頭作一百八十度方向轉角，來時頭東脚西，此刻一變頭西脚東，岸上男女數十人，高舉右手，或持草帽，向長安丸招呼，大蓋歡迎久別的親友罷！船愈靠近，歡迎愈熱烈，但是無情的海船，行動至笨，靠岸極慢，船員們忙得不亦樂乎，有的開電門，有的搬起重機，有的下鐵錨，有的擲粗繩，船板上亂七八糟。大約一小時光景，始靠碼頭，岸上有苦工數人，把船上拋下來的鐵索，綁在鐵墩上，對面的鐵錨，也下海中，長安丸四平八穩站正，船上跳板落下，岸上脚行數十人，蜂擁而入，身穿制服，頭戴紅帽，中國人把他們起了個外號，叫「紅帽子」。紅帽子頭兒，姓田中，是很大買賣，組織

一大公司，曰「田中轉運株式會社」，專辦一切啓貨及轉運事宜，信用極佳。紅帽子上船，見客人就給一個紙條，請客人填寫姓名，去向，路線，記者寫「東海線，東京驛行，凌撫元樣」，十一字，這紙條下，有鐵絲三條，把這紙條網在皮箱柄上，記者等便大步出船，直登岸上，行李交給田中完全不管了。

海岸是用洋灰做的，所以叫着「築地」，築地伸入海心，極爲堅固，兩岸停泊巨船，中間可走汽車，交通至爲便方。這時，點滴小雨，依然飛降，同行諸人，有願乘汽車至海關者，記者等雅不欲走馬看花，犧牲觀光的机会，遂頂着小雨，在馬路便道上走，神戶馬路很寬，完全柏油敷地，兩旁步道，鋪磚砌得整整齊齊，行道樹是法國梧桐，種植很均勻，高矮也很一律，在嚴肅之中有大方氣象，不似門司小頭小腦。記者沿着築地稅關前進，約有一里路程，走到一座大樓面前，乘客們進入風雨鐵棚下，靜候田中會社行李運到，以便送交稅關檢查。這風雨鐵棚，寬約二十丈，進深四丈，中間橫列洋灰長墩一排，爲置放行李之所，有許多坐汽車的乘客，已早到了，把行李放在長墩上，遞過填單，海關檢查員，令乘客一一打開

，隨便翻翻，在箱子外面，用紅粉筆簽一個字很簡單就完事。另外，在鐵棚的西南角，有一小櫃台，坐有一個人，凡攜帶烟捲者，應把在船上所填的單子，連同烟草一併送交驗查，在烟蓋外蓋一水印，就算完事。記者看得出神，不覺雨已下大，幸有鐵棚避雨，可以苟安一時。這時紅帽子乘着多輛小汽車或載重汽車，把各人行行李陸續送來，大約一小時光景，中國旅客的行裝齊備了，各人看管各人物件，手持填單，送檢查員請求檢驗，簽字放行。

同行有日人原田氏，隨乃翁來華遊歷，在北平小住一月，買有美人浴圖一幅，被海關檢查員查出，認為有傷風化，遂被沒收，原田面紅耳赤，初未料記者在旁，貽羞外人，尤使他不大自在。這時，記者的行李檢驗完畢，簽了個字，問有「大八狗」(烟)否，記者回答：沒有，關員很奇怪地看了看記者的臉子，又檢查他人行裝去了。蓋因入口乘客，所携烟捲，多有帶數百枝者，但為定額所限，每求他人冒名頂替，凡不吸烟者，都願替人分担一百枝，關員積習為常，以為人必帶烟，看記者一烟不帶，倒反以為奇怪了。

記者等候中國人行裝全都檢查完畢，一齊出門，在門口馬路上，有小屋一間，門口另有關

員一人，檢查行李外面的簽字，以爲放行與否之標記。出門後，天已放晴，一部中國旅客，分乘汽車，直抵三之宮車站，記者抱定觀光性質，立志步行，行裝仍由田中手車推送，林幾沈方紀生諸君願偕行，言語上更不生問題了。

火車走在城牆上
每日出入十萬人

由海關至車站，轉了兩三個灣，兩旁大樓不過五六層，馬路一平如鏡，其直如矢，毫無灰塵及臭氣，市內汽車往還密切，電車不用汽笛（與門司不同）走起來「鏘鏘鏘」和平津一帶相同。馬路上，間或有一二輛人力車，車箱方，後有叉，其形極笨，與津滬相同，車輪極高，是與國內不同處。

三之宮車站，非常富麗堂皇，爲神戶最大車站，每日出入行人十萬人。整齊嚴肅，中間有自來水臺一具，高二尺半，有水自內湧出，自如銀柱，垂直而上，爲車站供給旅客之飲器，飲時，彎着腰，以嘴就水柱，（按北平協和醫院及北平圖書館均有此設備）還有皮椅沙發十幾個，陳列在大廳裏，十分講究。此外尙有大鐘及活動行車表各一座。這活動行車表，精巧得很，是一塊方形磨玻璃磚，其內，分爲二部，左部爲上行車，右部爲下行車，上下行兩部

，都有各主要大站的站名，固定排列，譬如說，第某次車，在某時某分由神戶開，開往東京，是普通車，還是急行車（快車）或是超急行車（特別快）在這自動行車表內，就會自動排演出來，用燈光照着，使乘客一目了然。等到這次車開走了，表內會馬上換了一排字，又是第某次車，某時到神戶，開往大阪或京都，是普通車，是急行車，或時超急行車，這自動行車表，千變萬化，包羅萬象。路局爲便利乘客起見，除自動行車表外，尚有擴大播音（俗名電匣子）一架，有男報告員，報告某次列車，現至某處了，何時進站，停留幾分鐘，開往何處去。（按此種設備在北平東車站上海閘北車站，均已仿照實行）

日本火車，仿德國式，築高牆爲堤，車站設於牆洞內，屋頂上便跑火車，轟轟然而過，三之宮車站極大，可容一千人，一面是入口，一面是樓梯，其他兩面完全爲售票窗戶，由三之宮車站，直通七八條幹線，平均每數分鐘，有列車一班，由此經過，所以售票處即有若干個，或售票，或專售臥舖票等，此外另有大窗一面，其內坐有職員十餘人，爲行李室。日本車站之行李票房，除代客搬運行李外，尙可代客寄存物件，每件不論大小，每天一律十錢。

記者抵達車站，時已下午七點，七時十五分，有快車直達東京，同行有願搭該車前往者，有因腹餓飽飯再行者，遂分爲二組，第一組先行，記者隨第二組暫留神戶，遂把行李物件交行李票房，代運東京，未付分文。林李二君，各有愛人，在東京讀書，望眼欲穿，極盼郎君歸來，各發電報一通，方君有長親在京，也打了個電報，報告到神，本晚九時五分，乘京神急行車東上，明晨七時可抵東京等語，各人事畢，赴寢台（即臥鋪）處，購買寢台，三等寢台，僅有三張了，全部留下，林方李三君各分一張，心覺愜意。經我再三分說，於是相偕出站，尋覓飯館吃飯。

林君可謂日本通，他一出車站，照直往南，逕赴十合商店五樓食堂。十合商店，在三之宮一帶，算最大百貨商店，高五層，地下一層。此時各人腹中餓極，無暇瀏覽，一進十合商店，迎門有電氣升降機五架，水平排列，每架升降機門口，有妙齡女郎一人，身穿淡青制服，照應一切，在各昇降機門欄上，均有圓表一枚，上刻①②③④⑤等字碼，表針自由旋轉，轉到何處，有紅燈自內發光，此即表示升降機現在何層，客人一目瞭然，記者方到門口，有一

機由地下層開上，十餘客人擁擠入內，司機者也是妙齡女郎，非常客氣地向眾顧客週旋：「請進請進」。記者等入門，門外尙有十餘人，無法容納，女司機遂宣告滿座，請乘他機。以後每至一層，便問誰下請下，一片的鶯聲燕語。

日本每個飯館，門前都有玻璃菜櫃一個，十合商店五樓食堂，規模大得很，菜櫃兩個，特別加大，高與眉齊，寬可及丈，左右分列，侍衛門前，昇降機裏，便可看見那五光十色珍饈滿櫥，陳列得十分好看。植物家胡光驥說過：中國藝術在舌頭，日本藝術在眼睛，及今考察，信非虛語。日本無論什麼東西，都要做得十分美觀，即以吃飯而論，不以菜味之惡美爲主，各料理店，競以菜色之配合，陳列之方式相尙，對於口味之如何，反視爲末技，此與中國之以美味爲主者，大相逕庭，可謂舍本逐末矣。記者隨林方李三君，選西餐菜飯一碟，進門，在櫃台前，各出三十五錢，各購十錢券三張，五錢券一張，尋位坐下，十合商店，有冷氣設備，入門忘暑，有女招待，迎面而來，先說請坐，次遞竹盤一個，中盛手巾四把，冷若冰霜，潔如白玉，記者揮汗如雨，得此涼物，神清而爽。接着，林君便把所要的菜名告訴她，

她應聲而去，一會兒遞過四杯葡萄酒，林君詫異起來，還未啓齒，女招待低聲道：這是本店奉送，不取分文。記者覺悟了，這大概與北平飯館的敬菜，不謀而合罷！經過五分鐘，菜來了，女招待把十錢券三張收回，又二分鐘米飯來到，五錢券又收回，有條不紊，秩序井然。這食堂比門司那食堂，約大四倍，可容二百人，完全滿座，後至者皆向隅，站在一邊候缺，真是「生意興隆通四海，財源茂盛達三江」。

記者在十合商店，一面吃飯，一面觀察，得到下面幾種結論，寫來供給國人參考：

1 各人所叫的菜，都是很平常的，酒飯在內，至多每人不過一圓半，並無一餐數十金者；

2 各人酒賬飯資都是先付；

3 無小費惡習，以及筵席捐，附加捐等類苛捐雜稅；

4 客人飯費，完全自付，兩三友好相聚，也是如此，絕無爭會飯賬之事；

5 隨時滿座，兩友相見隨便坐下，絕無讓坐彼此爭執之事；

6 兩不相識，見座依次坐下，亦無彼此亂搶之事；

7 不喧嘩，不滋事，無猜拳狂叫之聲。

日本的舞場
有日本味兒

記者胡亂吃完，座旁有男女三五人，敬候此缺，不好意思泡磨菇（北平俗語：膩而不走之意）走出五樓，步下四樓，全層都是賣布匹的，降至三樓，充滿玩具文具照相材料之類商品，一二樓是各種洋貨，地下層是水菓點心魚蝦食品，巡視一週，林君有舞蹈之癖（日本謂跳舞曰舞蹈）急於出外尋伴，匆匆出店，不分東西，大街上有野鷄汽車，應召而至，林君告他說：我們要跳舞去，請開至任何舞場門前停下，四人依次上車，車夫撥開這門，有自動計算表一只，燈自明，視其針直指〇。〇此即表示出車起碼五十錢之意也。汽車都很整潔，走起來又平又穩。拐了三四個灣，路靜人稀，燈光漸暗，汽車停住，轉運手（司機）報告，這就到了。

記者等下車，走進一條小巷，便到舞場，跳舞廳在二樓，樓梯口有售票處，十錢一張，每張舞券，伴舞一次，林君以一圓購十張，記者等隨之登樓入舞廳，廳甚小，屋內電燈，完全

着色，紅黃綠紫，無一不備，故燈雖多，光線仍黯。屋頂懸五彩花球，雜以珠紗，閃爍若天宮。牆角有音樂台一座，內有鋼琴手琴多種，白俄男子，爲總司樂，日人數名，分任琴師。屋之四壁，木椅數排，爲供遊客舞女休息之所。中間地板，專供跳舞，不作別用，舞女七八人，不知是日本人，還是朝鮮人，一律燙髮袒背，有些像上海野鷄。舞者們舞興正濃，有四旬男子一名，擁一紅粉佳人，作狐步之舞，其面貌與我前外交部長王正廷酷似，李君不禁訝然道：「那不是王正廷嗎？」還有一位五旬男子，擁一胖姑娘，其腿一一長短，跳來步法紊亂，此外尚有數對青年男女，均係老於此道，睹此一對怪人，居間現醜，不禁討厭，但亦無可如何。忽然間，音樂止了，一對一對擁抱着的男女也分開了，各歸原位休息，舞者在舞能的一剎那，由手中掏出一張舞券，贈給舞女，乘間吻其香腮，但是一吻方完，樂聲又起，舞女屁未溫坐，重起伴舞，林君加入戰團，與小鬍子王正廷，老頭兒跛腿子，以及摩登少年，跳躍起來，舞場裏，男男女女，老老小小，共計八對，記者笑謂李君曰，黑頭十六，對對成雙，皮鞋三十二，有臭有香。大家都竊笑了。

日本火柴事業，極為發達，規模較大的商店，各有自製火柴，車備客人應用，用墨携去，商號匪特不忤，反以為榮，蓋火柴盒上，均印有商店之宣傳廣告，但印製精良，圖案美觀，使人樂於把玩。記者在舞場裏，見有火柴一盒，上印美女圖案，十分精巧，愛不忍釋，舞場經理，特以相贈。此後我每走一處，即以搜集火柴為任務，結果我搜集了一千多種，五顏六色，沒有一個同樣的，集於一處，可以開個陳列大會。

六 東海道上

林君舞興尙濃，鐘已到點，不敢再事流連，匆匆走去，門外有野鷄汽車，四人共乘一部，逕赴三之宮車站，林君笑謂記者曰：「天氣真熱，我已滿頭大汗；她，不用提了，嬌喘噓噓，香汗淫淫，真得勁兒。」車抵三之宮車站，站台無線電，用大粗嗓子，報告東京行急行車，五分鐘進站。記者等跑進車站，跳上樓梯，上邊便是站台，火車兩面行走，一面是上行車

，一面是下行車，報告員接着報告：列車已由車廠出發，神戶行，直達東京，完全空車，請諸位不用擠等語，報告完畢，列車進站，果然空洞洞的，除少數茶役外，沒有一個乘客。

列車共十輛，二三等混合，分寢車客車兩種，三等客車較中國二等車，設備尤善，完全綠絨鋪墊，白銅什件，桂木扶手把，花紋鮮艷。車輛兩端，有廁所，化粧室，三等寢車，分上中下三級，每六人一包房，各級床鋪，也用綠絨。頭二等設備，更爲完善。但日人崇尚節儉，除極少數之資產階級外，普通一律三等，日本無論那次列車，沒有不備三等車者，而多數列車，有完全三等，不備頭二等者，日本火車，每數十分一列，所以對於三等乘客，非常便利，要是打頭等票，至少要等幾個鐘頭，纔能等上；否則，你要有急事，只有買頭等票，坐三等車了。此與中國情形，完全相反，中國委任以上小官僚，最低要乘二等車，薦任以上，必乘頭等，官至簡任，可以包房，特任以上，非專車即包車矣。所以在中國，只有頭二等可坐，三等車則類似囚籠。此種毛病，完全中毒於美國，美爲一暴富之家，飲食起居，莫不華貴，三等火車，非失業工人，不屑一坐，普通旅客，出必須等，流毒所播，爲害甚大。三十

年前，中日兩國，同爲東方落伍國家，日本以德爲師，中國以美爲師，德國堅苦卓絕，美國窮修極廢，演變的結果，日本能中興，中國愈衰亡。

東海線，爲日本主要幹線，全線火車電氣化，一列火車，有四五個拉弓，上接電線，機車在前，不生火，不冒烟，速度至大，平津京滬交通，在中國要算全國冠，比較日本，還要算特別慢。日本有飛燕號火車，行駛東京神戶間，計程六百基羅米達，祇須八小時五十五分，平均每小時可行六十七基羅，約合一百一十華里。日本火車，還有一種特別，說開便開，開起來就很快，說停便停，停了也不震動。

大阪神戶兩站，東西相距約七十里。自大阪東郊，以迄神戶西界，何止一百三十里？一眼望去，烟囪林立，完全工商業區，火車飛行在繁華區內。窗內遠眺，盡係不夜之城，紅綠色的廣告燈，閃爍在高樓之上，阪神兩市，打成一片，因此兩市交通，密如蛛網，不用說，有很好的柏油馬路，縱橫其間，火車是雙軌，來去不必錯車；並且有不少條的電車，東西穿行，若干路公共汽車，任意上下，還有一「阪急」與「地下鐵」。故兩市交通，平均每一分鐘，

（各種交通合計）即有一次往還，其便利可知了。兩市交通愈便利，住滯之人愈發達，上上下下，終日不知有若干萬人，較中國市內電車，還要繁雜。

車至大阪，上來乘客特別多，把十幾輛火車，擠得滿滿，日本鐵路局，很會打算盤，不論乘客如何多，也不附掛車輛，所以步道上，門口上，都堆滿了人。夜深了，大家也席地而坐，嘈雜情形，與中國三等車同樣。

車離開大阪，記者睡着了。半夜裏過京都，名古屋，濱松，靜岡等名城，車停便醒，車開又睡。過蒲原未停，天已破曉，再睡也睡不着，遠遠望見富士山的雄姿，高插雲表，浮雲兩行，飄沒其下，這一帶，山非常之多，火車忽穿山洞，忽行山澗，忽臨海濱，在晨曦照耀下，經過富士，箱根，鑛倉，熱海一帶的日本名勝區域。

天明後，每過一站，必有小販十數人，身穿制服，背木托盤，盤中盛冷牛奶，冰汽水，冰激凌，熱茶壺之類。他們賣食品，不論何物，均連同玻璃瓶，臘紙管，木盒或茶壺茶碗一齊出售。牛奶一瓶，定價十錢，汽水一瓶，定價十五錢，冰激凌用木盒盛着，附小木板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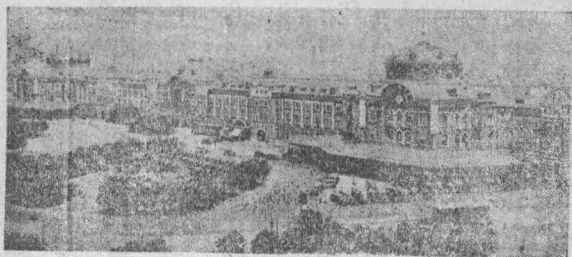
定價十五錢，小木板用以代杓，木盒木板均是白松材料，有芳香，製作精巧，茶壺，茶碗泥質燒成，看來尙稱雅潔，頗似我國做古紫砂陶器，外皮赤紫色，內上豆青色釉子，小販連壺帶碗一齊賣，謂爲全份，定價十錢，茶壺沒有蓋子，以茶碗反叩作蓋，大家喝完了，要把茶壺，茶碗，木盒，玻璃瓶等，堆在本人坐位下，每過數小時，必有隨車侍役，打掃座位。若怕侍役辛苦，把東西拋棄於車窗之外，不論火車停着，或走着，都會引起日人的反感，這是與中國大不同的。在食料中，還有一件特別東西，名叫「便當」，在日本旅行是必備之品。便當爲兩個木盒與一雙筷子所組合。兩個木盒，各寬四寸，長三寸，高二寸，一盛米飯，一盛菜蔬。米飯普通冷食，車站所賣，也有新出籠的，熱氣騰騰，上面並撒黑芝麻紅芝麻，星星點點，也許受日人愛美心理所趨使罷！一盒菜，五花八門，什麼都有，魚也，肉也，海藻也，蔬菜也，紅生薑也，大條鹹蘿蔔也，無一不備，中國人吃來，還都合口。記者一夜沒睡好覺，有些浮火，不想嘗試便當，買了一瓶冷牛奶喝了。六點多鐘，火車抵橫濱市界，橫濱東京兩市，與大阪神戶一樣，各皆盡澎漲之能事，向四外發展，兩市也打成了一片，記者由

神戶至大阪在夜裏，看不出什麼，現在行至京濱一帶，實覺兩市的偉大，迥非平津人士所能想像：在一百多里地內，盡是高樓大廈，車馬輻輳之地，分不出城與郊來。這個可以說是新式都市的陣容。

七 到了東京

上午七點，車抵東京驛。東京驛，是東京市最大車站，也是全國最大車站。他佔有面積半方里，南北一座大樓，大樓之東是車軌，其西是廣場。火車軌道，分上下兩階級，上級高與纒齊，爲客車出入之所，下級與地面平行，爲貨車來往要道。

記者下車後，降樓梯，出大門，先取行李，遂即僱車；門外有野鷄汽車二三百輛，成羣結隊，排列在廣場上。記者出站，如兩眼烏黑，什麼也不知道，承方紀生君慨然允爲引導，遂僱汽車往神田區有明館，訪殷夢賚諸先生，殷等都是北平大學的教授，和記者是老同事，在



景外之驛京東（七圖）

國內事先有前約，一同赴日參觀，當時我因社內工作繁忙，一時未能隨行，乃改約有明館相見。比至，店家老板說：殷先生一行，等候閣下許久不至，已於昨天回國去了，現在大蓋還在途中，是京都是大阪不得而知矣。記者煩將衣箱暫存，個人借方君出門，步行至日華學會，探問北平大學教授王益滔君，巧得很，他正在會內，乃約記者下榻此間，我又回有明館將行李運來。日華學會在東京神田區一丁目三番地，是財團法人所主辦，該會專門招待中國赴日參觀人員，樓上有房屋數間，可以小住，遂由王君介紹該會主事川義燭，中川君年已五十有七，早年曾來我國，並在上海回文學院畢業，是時年紀不過十七八，日本明治天皇特召至皇宮，慰問有加，嗣後遍遊川閩湘浙江南各省，故頗能操華語，與記者談起中國風光，還歷歷能背

。週旋已畢，登樓開第三號房暫住。小小一間屋子，兩面大窗戶，中間陳列一架鋼絲床，一條長桌，一個痰桶，完全西式，簡單而雅靜，很滿意地住下。是時，有羅清澤君拜訪王君，聞記者至，大喜，羅與記者，均爲舊日同學，異邦相遇，益覺親切。堅決邀同午餐，記者以精神疲倦請辭，未果，請求略事休息，約定正午必擾。記者脫去上衣，倒在床上，呼呼睡去，不知不覺，睡到過午，羅君應約而來，遂一同出日華學會，老同學相見，隨隨便便，在附近小館吃點西餐，喝一瓶啤酒，不覺已有三分醉意。日本太陽啤酒，每瓶三十五錢，合華幣不過二毛六七，口味和平，氣沫充足。據羅君談：啤酒事業在日本，近年以來，非常躍進，共有釀造公司數十家，最大者有大日本，麒麟，加富登，帝國四家。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販賣總數，達一百萬石，其推銷地域，不僅日本，在朝鮮，東三省，印度，美國，均有大量之輸出，每年約合六七百萬圓。日人對於飲酒，興趣甚豪，兩人飲酒，各舉酒杯，兩杯相碰，許乾不許剩，名曰「碰杯」。中國人與之對飲，兩三杯便不能支，日人豪飲起來，恆二三十杯而不醉。

京東了到

東京市上
不見警察

我到了東京，

除去驚訝馬路的
寬大，秩序的整
齊，以及行人迫
切，沒有閑遊浪
盪的人外，第一
件感觸，即是大
街上不見警察。
查交通警察，爲

高，樓大之廳視警京東（七圖）

觀壯爲極，階一下地，階八

。景外其爲圖下。



維持治安之主力，故平津市上，每於衝要道口，必設崗警一員，憲兵一員，用以指揮車輛，彈壓軍人。東京市上，除麴町區少數路口外，不見警察，十字路頭，設指揮燈臺一座，紅綠燈各一，此燈四面皆可看見，每一分鐘，或半分鐘，紅綠燈互亮一次，自動關閉，與平津商店所用廣告燈同一學理，例如紅燈表示南北車輛行走，綠燈則爲東西車輛行走之信

號，行人車輛，只需要注意指揮燈之信號，便可循軌而走，不致有誤。更以日本法治已久，人民皆有職業，爲非作惡之人，業已絕跡，大街上本無設立崗警之必要，所要者，乃爲指揮車輛，今以此機械工作，委之機械，豈不勝任愉快？雖然，制服警察減少，便衣警察却增多，不法之徒，隨時可遇警察干涉，此正如行軍之際，正面軍除減少，便衣隊增多，使敵人於不知不覺中，便被包圍，而入於草木皆兵之境地。還有一點，使人欽佩，是組織的敏捷，訓練的純熟，舉例說：記者投宿日華學會，當日下午，東京警視廳即派外事課小川賢三來拜訪，小川身穿西服，體格中庸，面容紅潤，叩門而入，不言不語，先遞名片，隨即發言道：聞先生遠臨敝土，特來保護，請示姓名年齡籍貫職業，以及在東京居留日期，記者一一填寫明白，王益滔自別室來，記者承王君譯譯，詳詢日本國勢，與小川作如下之談話：

【問】貴國人口共計若干？

【答】敝國面積一千五百萬平方公里，較諸貴國，不過四川一省，明治二十年，人口三千九百萬，迄至今日，不過四十八年，總數已逾九千萬，但貴國四萬五十萬，相差還太遠

呢。

【問】東京市現有人口若干？

【答】東京原是荒野，人口很少，帝都遷此，逐次增多，現更擴大市區，總數已達五百四十多萬，平均每平方公里二千七百人。王君插言道：東京市區面積，非常之大，絕非平津人士所能想像，有許多人，居家百里之外，每晨乘火車，電車，汽車，或地下鐵赴機關工作，下午乘原車回家。以北平而言，譬如有西交民巷的銀行職員，家住香河或八達嶺，每日回家，那是絕對不可能的，縱然有之，親友少見多怪，必目爲神經病者。在日本匪特壯年男子，終日跣跣，不以爲苦，商店女店員，亦莫不家居數十里之外，其因有三：第一交通方便，第二治安無慮，第三中心區房價過昂，故非富豪之家，難以爲繼。此種現象，歐美各國，極爲普遍，英都倫敦，烟囪林立，有碍衛生，富貴家庭，大率遠去市塵一二百里，建室而居。市區之內，反爲平民之窟。此尤爲中國人士所想像不到者也。

【問】貴廳警察薪俸如何？

答

【答】普通巡查，月俸三十圓至七十圓，判任官特例自四十圓至八十圓。警廳經費，以地方支付爲原則，但東京府年費一千六百萬圓中，國庫撥款補助百分之六十，如超過此數，國庫仍再補助百分之三十五，其他各府有不予協款，亦有補助六分之一者，惟大阪府補助百分之三十五。

【問】市內治安如何？

【答】大致尙好，本市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犯罪總數三十五萬件，其中違警法十萬件，竊盜罪六萬八千件，賭博罪三千六百件，傷害罪二千五百件。

【問】東京市上，馬路寬敞，汽車公開逐鹿，究竟共有若干輛？

【答】東京共有汽車四萬餘輛，分「乘用車」，「公共汽車」，「貨物車」數種。乘用車又可分爲自用營業二種，自用車爲數甚微，非特殊富有之家，不能備用，營業汽車，即華人目爲「野鷄汽車」是。大街小巷，無處無之。在大阪神戶各地，每乘起碼五十錢，不折不扣，東京市上，可以通融，若路途不遠，（三四里之內）若與之講價，三十錢一次亦可，

但汽車夫也有看人行事之時，你若一人獨行，三十錢一乘，你若三四人同行，也起碼非五十五人同錢不可，他的理由是：「先生，人太多了」。所以，有許多人（尤其是學生軍人或水兵）四行，一人僱車，其餘數人暫時藏在附近商店內，等到講好了價，再一同出來，司機者敢怒而不敢言，只有自認倒霉而已。近年以來，汽車日多，彼此競爭，行市大落。司機者生活，也極可憐，時常一輛空車，在各街上兜攬生意，由這巷串那巷，串來串去，汽油耗了無數若干，一點生意也沒有，那真算是賠了夫人又折兵。空車亂串，常會擾亂治安，故在熱鬧場所，警視廳禁止亂串，野鷄汽車，在司機前面玻璃磚上，挂上一塊紙片，上邊用紅字寫「空車」二字，成羣結隊，排列在路旁。公共汽車，統歸「東京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一家專辦，多至數十路，司機生是男子，售票生是女郎。該社尚有黃色遊覽汽車數輛，專門招待外來觀光帝都人氏之用，每乘三圓三十錢，自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盡一日之光陰，遊覽全市，雖屬走馬看花，却能以極少之光陰，參觀多數之名勝，先生明日有暇，可以一試。

東京各較大商店，備有送貨小汽車，送給顧客或各出張所（按北平丙寅醬油公司有此種小

汽車)。敝國（日本）人死，雖用火葬，但亦出殯，所用汽車，係普通載重汽車，加以特殊之棺罩。東京汽車雖多，但全國總數，不過十萬，（東京大阪二市，佔十之六），較諸美國之二千四百萬輛，固瞠乎其後，即與法國的一百八十九萬輛，英國的一百七十二萬輛相較，也不過十與一之比，敝國文明，相差還很遠呢！

【問】鄙人觀光貴土，頗覺交通便利，火車輪船，定價皆廉，平生尙未凌空，不知東京是否備有遊覽飛機，鳥瞰一週，定價幾圓？

【答】敝國民用飛機，尙極幼稚，據昨年十月統計，全國飛行機（民用）不過一百五十二架，機師五百八十九名，飛行場十八處，每年乘機人數，亦僅一萬二千人，因敝國原係島國，陸海交通，均臻完備，故飛機事業，不大發達。東京市內有遊覽飛機，每乘十圓，可以坐三十人，機場在多摩川海濱（聞自二二六事件後禁止外國人乘坐，確否待証。）

【問】貴國鐵路共有若干公里？

【答】全部三萬公里，計三島二萬二千；朝鮮四千，臺灣三千。合計每百方公里中，

有五·八公里（按美國有四十二萬公里鐵路，居世界第一，蘇俄八萬，世界第二，印度七萬，世界第四，中國極少，不過一萬九千公里，平均每百方公里僅有〇·二公里鐵路，每十萬人中，僅有四公里鐵路，爲世界各國最少之比例。）

【問】貴國船舶共有若干？

【答】敝國共有汽船一千七百餘艘，吃水量四百萬噸，帆船一千八百餘艘，吃水量二十七萬噸，居世界第五位，（按英國第一，有汽船九千餘艘，吃水量二千萬噸，約佔全世界商船三分之一，其次爲美國，三千餘艘，吃水量一千二百萬噸，中國居第十七位，汽船二百五十二艘，吃水量三十九萬七千七百餘噸），談至此，小川興辭而去。

在東京
遊夜市

這時聽說樓下有浴室，便更衣洗澡，澡堂與長安丸船上無異，一個大木桶，盛滿熱水，若干個大小木盆，專供沐浴之用。木桶鐵底，下有瓦斯竈一個，用時，開其籠頭，一燃即着。瓦斯是工業副產物，在日本各大都市，已成爲大眾化的燃物，有瓦斯株式會社，其規模之大，和我國各地電燈公司相仿，瓦斯用氣管，運輸至各

處，也有瓦斯表，又和自來水相同。（按瓦斯公司，在上海已有人承辦，北平各大學化學系亦有設備）。

洗完澡，回到屋裏，適有帝大農學部孫田珍李思樞二君來約晚餐，一同乘汽車赴銀座某西洋料理店吃西餐。食畢，遊銀座夜市。日本一般平民，白天整天工作，一點閑暇沒有，入晚，各易和服，寬衣博帶，赤腳露腿，傾家出遊，所以夜市生息，非常發達。夜市並無市場，露天地上，集合若干小販，在馬路兩旁步道上，張設浮攤，售賣書籍日貨。東京夜市，各處皆有，不下數百處，夕陽西下，紅燈初張，馬路兩旁，熙來攘往之人，流連忘返，銀座一帶，素為貴冑遊玩之地，大公司，大商店，比比皆是，為東京之精華，故其地之夜市，亦殆帶富貴氣象，與神田區之書生氣象，淺草公園前之流氓氣象，成為東京市之三大特色。銀座夜市，燈光如晝，貨物以洋貨為主，紅紅綠綠，五色齊備，但各貨均用明碼，定價低廉，以當時日金計算（日金一元約合華幣七角三分）日貨在東京，要比在中國，便宜十分之四，所以一般中國人到日本，每逛夜市，必要飽載而歸，這也和鄉下人進城，看見什麼東西好都要買

一樣。日本商人，自大公司以至小販，無不待人以誠，不論買賣成不成，完全一樣，縱然東挑西選，翻箱倒櫃，一錢生意做不成，也是一團和氣，絕不露憎容，或出惡言；全國商人，積習成風，這是我國商人，應當注意之點。銀座夜市，畢竟超羣，有油布蓬橫其上，是時，天忽降雨，絲毫不覺，意想他處夜市，全都狼狽收場了。在日本各地，一年之中，起碼半年下雨，所以各處夜市，頗受打擊，惟銀座地方，設備完善，毫無影響。記者當晚遊覽三十分鐘，即赴三越百貨店。

從日本百貨店
談到女子職業

查百貨商店，法蘭西開其濫觴，日本百貨店，不過僅有三十年歷史。明治三十七年十二月，日本橋（東京的地名）有三越吳服店之組織，為日本百貨店之嚆矢，當時資本不過五十萬，其後台為財閥三井，不久，即增至五百萬圓，並派經營者日比翁助等赴歐美各國考察，歸來加以整頓，纔完成近代百貨商店的形態。大正十二年（民國十二年）日本大地震，銀座一帶，頃刻之間，化為灰燼，若干個大公司，大百貨店，均歸烏有，曾幾何時，又逐漸恢復，向日之舊式房屋，一變而為整齊

的高樓；三越百貨店，從此益加擴大，在東京日本橋本店，建築十級（地上八層地下二層）高樓一座，爲日本唯一大廈，又在東京的新宿銀座兩地，設立分店二處，並在大阪，神戶，桐生，金澤，高松，仙台，札幌，京都，京城，大連各地，設立支店。除三越外，日本百貨店，還有很多，最著者，有白木屋，松坂屋，松屋，高島屋。這些商店，都和三越一樣，不限於一城一地，而是普遍於各大城市，均有支店，並且在若干個小城鎮中設立若干個出張所，其組織之大，比我國著名銀行，還要龐大。記者在鎌倉市內，訪問過松坂屋的出張所（即辦事處），所內陳列商品，也有幾樣，不過大部貨物，還在東京，你若要買什麼東西，他可立刻代辦，略微加些運費罷了；出張所人員，除負代售責任外，還有搜集土產的使命。俗語說：本大利寬，一點不錯，三越，高島屋兩商店，去年下半年，獲利一成七，松屋商店二成二。至於他們經營的不二法門，便是「和氣生財與客方便」八個字。舉例說：記者一天在高島屋百貨店買了一個牙刷，該店那天正舉行抽獎，付款三十錢，當時抽獎，抽出一盒胰子，我於是大窘起來，因爲即刻還要受岡田部長之招待。心想：挾着一個包兒，似乎不大雅觀

，遂囑託高島屋代客送貨，送至日華學會，慨然應允，買三十錢貨物，又抽中獎，還麻煩人送貨於數里之外，怎不謂爲「與客方便」？所以，在東京任何百貨商店買東西，無論購物多寡，路途遠近，都可代客送貨，你付了款，曉以住址，一走了事，回家，貨已送到。不論鄰家百貨店，代客送貨一職，有專人管理，她們（女店員）面前，有一幅地圖，以本商店爲中心，一二十里內，免費送達，不取分文，過此以外，視路途遠近，酌量收費，縱然運至中國，也可代辦。

日本百貨商店，其自身資本雄厚，組織龐大，於是互相競爭，五花八門。聽說在前幾年，東京驛一下車，就有好多家百貨店自備汽車，爭搶送客。不論你住得遠近，只要告訴司機生，司機生就會把你送到，不但分文不取，連小費都不收。這全是各百貨店，彼此競爭生意，不惜犧牲的手段；這些手段，不但予乘客以良好的印象，並且汽車招搖過市，宣傳之力也很大。不過這種開支是無味的，年終算來，頗足驚人，於是各大商店，在昭和七年（民國廿一年）十月一日全國十一個大百貨店，組織強有力的「日本百貨店協會」，約法七章，從此無

味的開支省去了，貨物成本減低了，公司利益優厚，顧客也得實惠。並且規定每八日休息一天，於是在八月八日那一天，記者在東京再想訪問百貨店。到處撞壁，飽嗜閉門羹。

話說八月七日晚八時，記者爲避風雨，走到三越百貨店銀座支店遊玩。三越商店真不愧爲首屈一指，日本百貨店之王；這支店，佔地十畝，自上至下，十層大樓，完全鐵筋洋灰，不怕天災，不怕地震，不怕火警，其大如山，其堅如鐵，巍巍乎蠢然大物。入門忘暑，冷氣風扇，由屋頂而降，燈光輝煌，百貨羅列，迎門有大龜二尾，龜頭比人頭還大，龜蓋與圓桌相等，昂然搖擺，向顧客示威。日人不以龜爲忤，目爲吉祥走獸，所以有許多人，姓名叫「龜」，如「某某龜太郎」，不只一人，這正和中國男子好以「麟」「驥」，女子好以「鳳」「鶯」爲名一樣。三越百貨店以重資徵大龜，陳列大門之內，也正是取其吉祥如意的表示。大龜背後，有人造冰柱一座，高五六尺，直徑一尺，聳然屹定，冰柱內，有霓虹燈一具，忽明忽暗，不但把這座水晶宮，照耀得像血柱一般，就是顧客面上，也就都像關公。冰內紅絨一線，活潑潑地，嬌媚可愛。遊人愛不忍釋，爭以手拂冰柱，作調笑狀，記者與之行握手禮

，冷氣襲人，觸手即退，中國有俗話，描寫貞操婦女「艷如桃李，冷若冰霜」，少婦未必盡然，冰柱當仁不讓，誰要向他表示好感，豈不是坐冰桶嗎？



三越商店，所僱職員，十分之九，是妙齡女郎，她們並不終身以此爲職業，不過在少女未嫁時代，以此爲過渡耳。日本女子，青春時，如花如玉，及老，則鷄皮鶴髮，無復有人問津。在中國有「徐娘半老，風韻猶存」之說；在日本，惟有青春是黃金。所以大百貨店，一年一度，招考新的女店員，舊的女店員，或羅敷有夫，琵琶別抱，或知難而退，告老還鄉，少數成年女子，非與商店重鎮有奧援者，不能獨霸一方。大商店，分工極細，一樓有一樓之司賬，一部有一部之司賬，司賬者，固未必花容月貌，會計當而已矣，只要不是面目可憎，有碍觀瞻，即可勝任，除此之外，一個個，都姿色端麗，傾國傾城。日本山明水秀，靈氣所致，女孩子莫不苗條清秀，活潑時如茂林黃雀，跳跳躍躍，莊重時若池邊孤鶩，一語不發。「Y環十五太嬌憨」情景逼真。

三越的女店員身穿豆青素服，衣長及履，雖盛夏尤束五彩博帶，脚著繡花木板鞋，漂白布襪，襪子形狀，非常特別；其前端，分五指爲二組，大指自爲一組，二三四五指，合爲一組，兩組分套脚指之上。兩組之間，有指縫一溝，木屐有帶，套於指縫之中，走起路來，木屐達達響，趨如也。日本不論男女，十個脚指，與十個手指，同樣地，都是水平開展，並且大指與二指之間，顯然分裂，有歧縫，此因若干年來木屐套帶之所致，與中國人脚指，二指壓於大三之上者，迥不同矣。



日本的和服，保持中國古代遺風，男子的衣服與中國和尚大致相同，女子的衣服，也大同小異，不過她們的帶地十分美麗，貴族婦人的一件和服，一條帶子，有值千圓以上者，普通的女子，所穿的衣服，也都像花蝴蝶一般，這是日本女子的特色。還有一種怪事，日本女子，都還保存着十六世紀的烏雲黛鬢，剪髮之風，的確還沒有像我國那樣盛行，普通一般職業婦女，也往往留着一個小小的髮髻，家庭內的主婦，大都將烏黑的髮

絲，結成一個很小的日本式髮體，至於剪髮的女子，那是一般摩登小姐了。日本的女學生，雖然也有拖辮子，但剪髮的竟達十分之九，可是她們的剪髮，並不是完全崇尚美觀，因為除了剪髮之外，脂粉絕不上面。自從文相下了一道命令，說各校的女學生，一律禁止剪髮，爲普通女子示範，這樣一來，各婦女界的領袖，像婦女刊物的編輯，女子協會的會長等，先後響應，認爲剪髮是破壞日本女性美，女子小學以上，至女子高等師範的學校，校長一律通知學生及家長，以後決不許剪髮。最積極的，是東京府立當二高等女子師範田中校長，他召集五百學生訓話說：「文相的禁止剪髮，是看到一般女子，完全醉心歐化，日本原有的美姿，漸漸在無形中淘汰，雖然你們未必如此，但是提倡國粹，也是女學生應負的責任。」由此可見日人對於頭髮的重視，但是日本一般大學生，戀上了女子的時候，蓄髮是斷乎不贊成的。所以蓄髮運動，雖已獲得婦女界領袖的擁護，然而那些有了愛人的大學生們，却極端反對，一方面要他們的愛人，不許實行蓄髮，一方囑姊妹們提倡剪髮，這樣一來，日本女子若是蓄髮，勢必受情人的白眼；若是剪髮，又受學校當局的訓責，倒有些進退維谷了。

我素與多說些廢話，藉此機會，我來介紹日本的職業婦女生活，日本同中國一樣，是個十分封建的國家，重男輕女的現象，比我國還厲害，女子在政治上絕對沒有參與權，教育也不能與男子同等享受，而婦女運動，當然更談不上。可是日本婦女職業的發達，却很驚人，無論郵局，銀行，公司，百貨店，車上的售票員，食堂，工廠，家庭侍役，都有她們在從事職業，不過話雖如此，日本婦女職業的發達，並不是日本婦女權高漲的表示。相反的，由於日本經濟的恐慌，才造成大批職業婦女，都市普通人民生活窘迫，農村女子無飯可吃，於是日本的資本家，就利用這個時機，在工商業方面儘量吸收婦女，因為日本婦女的地位素來很低下，被人輕視，善服從，用他們來做工，一方面可以隨伊壓迫，一方面可以出少量的工資，得到有男子同樣的工作效能，據東京統計局調查，職業婦女，每月的收入，平均不過三十二圓，最高薪俸是七十四圓，最低只有十圓。日本現在的一塊錢，僅能換到我國九角多，可是在東京的生活程度，與上海差不多，這樣女子們每月區區十元的收入，幾乎連衣食住都不够支配了。

至於工廠中的女工，他們的工資，每日平均不過六角八分，最低不到三四角，所以她們的無法活命，同中國工廠女工差不多，可是正因為工資的低落，日本資本家，能把貨物的價格，壓到極低，向世界市場去傾銷，獲得很可觀的利益。所以現在日本的婦女職業雖然發達，她們的苦痛，不堪設想，這同歐美完全兩樣，而日本女子的解放，在日本社會制度沒有根本改造之前，是絕對談不到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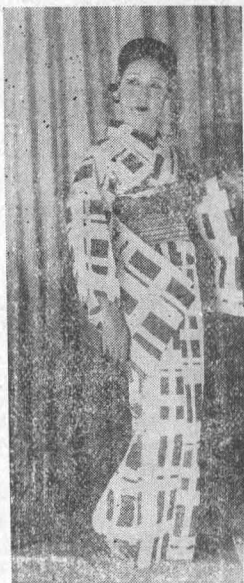
我插入一段廢話之後，應談正文了：三越百貨店第一層樓，售賣內衣鞋帽，化裝，日常用品，佈置的非常美觀。這類貨物，乃日本的名產，除在本國消費外，每年輸入我國數量，不下二萬萬元，所謂日貨的大宗是也。記者詳細考察了一下，三越的商品，十之八九，是日本本國貨物，外國貨物，極為稀少，因為同樣物品，外國貨，要担负幾千里地的運費，並極重的關稅，本國貨，近水樓台，所以是國貨，價廉物美，外國貨，十分昂貴。日貨在日本，還有兩種優勢：①日本國民，愛國心重，除萬不得已外，決不虛糜金錢於外人，他們常說，用一外貨，等於「丟他人銳氣滅自家威風」。②政府對於廠家，管理得法，不但不像中國政府

，專門在廠家身上打主意，敲竹槓，並且加以正當指導，監督之，輔助之，務使其出品，質料堅固，成本低廉；所以，前幾年日本貨，一般視為劣貨，現在大可與歐美各國媲美了。雖然，這是指日貨在日本而言也，日貨到中國，又成例外了。中國年來農村破產，都市沒落，真正好的日本貨，成本也是很大，價值也不便宜，在中國決不能暢銷，日商為迎合中國人口味起見，輸入中國的日貨，一部分是大阪的廠家特製的劣貨，一部分是各地剔莊貨。以臉盆而言，在東京買的日本貨，自房頂落在地上，無傷其磁，在中國買的日本貨，則不然了。

二樓是帶地，小紋，明石，銘仙，半襟小物，風呂敷之類，多為婦人用品。

三樓是布匹綢緞，日人叫綢緞曰「吳服」，吳服店即是綢緞莊之意，日本綢緞，遠不及中國，德川時代，始由我國輸入，近年以來，苦心研究，產業躍進，記者由神戶至東京，沿途所見，多是桑田，大正十二年，蠶種製造額，不過七萬萬，昭和八年，遂增至十二萬萬。同時人造絹絲，進步尤速，大正七年，日本人造絲在世界產業中，毫無地位，生產量幾等於零，泊乎昭和九年（民國二十三年），在全世界產額中，佔百分之十九，僅次於美國，居世界

第二位。其本國之消費量，亦足驚人，昭和一年不過五百萬磅，昭和六年，增至四千七百萬磅，昭和九年，竟達二萬五千萬磅，預料今年，即可超過三萬萬磅。三越的吳服，充滿絲



一般日本人之裝束

織及人造絹絲之素軟緞及花緞；軟緞，亦名印度緞，輸入中國的頗多，日本花緞，講究大花，紅紅綠綠，穿在身上，像花蝴蝶一般，日本女子，穿在身上，確實好看，中國婦人穿來，太不像樣，一般日本別肝貨，輾轉輸入中國內地，鄉下農婦，裹小脚，綁肥褲腿，走起路，扭三扭，那就不雅了。

四樓出售西服部，各級店員，統是女子，惟有至四樓，男店員佔絕對多數，這不知是什麼道理。西服部又可分為二組，一組是估衣部，一組是定服部，日本人，不論男女，體格都很平均發展：不高的身材，肥肥的，肩膀寬寬的，屁股大大的，絕對沒有大胖子之腰大三圍，

細高條之一捏柳腰，西服原是衣不大分，不過因為日本人身材都很一律，所以「不知足而爲履，我知其爲筐也。」

報

日本各百貨店，常常一次做出大批新衣服，運到市場上去賣，每天賣出很多。買估衣，穿在身上，並不難看，定價却十分公道。法蘭絨西服，在中國一身三件，起碼要三十多塊錢，在日本買估衣，不過二十圓，所以有許多人，都去買估衣穿，不必定做。中國人，十之五六，都是畸形發展，買估衣，不易找得合適，只有定做，價錢比較貴的多。要定做一身西洋貨，動則一百多圓，日本貨，也要二三十圓。日本關稅自主，對於外國貨，常課極重之稅，以保護本國產業，所以同樣材料，本國貨與外國貨，要差至二三倍。不過日本之所謂西洋貨，是真正西洋貨，不像在中國，許多西服莊，拿東洋貨，冒充西洋貨，這是可以保險的。

五樓是教育用品的地盤，各種文具，筆墨紙張，圖畫儀器，兒童玩物，無一不備，日本國民教育異常發達，全國文盲，掃除殆盡，九千萬人口中，有學齡兒童一千二百萬，個個人都受義務教育，所以文具商，都很發達，各大百貨商店，莫不關專樓售貨，并搜集各種有興趣

的玩具陳列。

六樓專售照像機，鐘表，珠寶，戒石等珍貴品，照像機分本國造與外國造二種。外國造以德美二國出品爲最多，每具價值有在千圓以上者，日本本國造者，價值二三圓，至多不過二三十圓。鑽石戒指，定價七八圓起碼，白金戒指，恆值百元以上，乃至二三百圓。鐘表，亦有本國造與西洋貨之分，瑞士表價值七八十圓至五六百圓，亦有價值一二千圓，本國造者三五圓耳。所以在日本，惟有購買本國貨，價廉物美，花錢買洋貨，非大頭不爲也！

七樓桌椅傢具，八樓是食堂。地下一層冷食部，專售汽水，冰激凌，冰西瓜，刨冰，情人夢，冷牛奶之類。地下二層出售水菓，花草，點心，生魚，鹹魚諸品。記者當晚承李孫二君招待，吃了一片冰西瓜；冰西瓜者，西瓜之上，撒以刨冰，再澆上些果子露汁，這種吃法，在中國還沒見過。西瓜吃完，又用油紙管吸其餘汁，其甘如蜜，其冷如冰，一氣吸，但覺自口鼻以至肺腑，莫不清爽。

三越商店，自地下二層，以至地下一層，再上乃至一樓，二樓，三樓，四樓，除升降機外

· 尚有電梯（並非升降機），其形如水車，一個橢圓形的樓梯，以電氣為發動力，不住地旋轉，顧客們如願由一樓升至二樓，除乘坐升降機，或爬樓梯外，可以乘電梯而升。乘電梯，極為方便，你只要站上第一階，自然旋轉，就會把你運上樓去。在樓梯口上，站立着兩個女郎，一方面保護乘客，一方面向顧客道謝。日本東京，是全國的首都，每天由各地來往的鄉民很多。都為觀光帝都文明而來。鄉下人進城，和老媽鬧嘮一樣，不免少見多怪，萬一用神不專，便會出危險，例如電梯把你送到最上一階，你不能再像死人一般，站立不動，如果還目光發猷，東張西望，電梯毫不留情，還在那裏轉，一個站立不穩，豈不玩個倒栽葱？所以必需有人，在那守望著，保護着。日本人處處講禮節，你來乘電梯，決不僅僅為開眼而來，必定光顧她們，她們為感激起見，所以要道謝。日本商人之週到，無微不至。

大公司，大商店，管理方法，井井有條，絲毫不紊，前面說過：一部有一部之司帳，一樓有一樓之司帳。司帳者泰然安坐，面前一架自動計算機。計算機的形狀，和打字機有些相似，下面一排字碼暗號，手指一按，機簧即動，跳出一張小紙條，把金錢數目印上了，按畢，

紙條落在小盤內，取出來，即是收據。計算機，不但可以打收據，並且把這數目，自動登了帳，每天晚上，司帳者，只要把計算機打開，本日收入總數，赫然在內。日本各百貨商店，凡購物件，均需現錢交易，女店員把貨物同金錢，一齊交明司帳，司帳者撥動計算機的機簧，收據便出來了。所售貨物，必需由司帳者眼同包裝，紙包的封口，帖上一張小小的門票，嬌小玲瓏，類似郵票，一面有膠，一面花紋，十分美麗，門票之上，蓋以經手人之名章，以爲信守，大百貨店，生意興隆，設非有此組織，豈不混帳一團糟？三越百貨店，在日本首屈一指，聽說去年十二月二十九那一天，僅僅東京三店，全部售貨八十九萬圓，中國一省收入，也沒如此之多吧！

這天晚上，天時不早，當記者遊覽時，三越百貨店各處電鈴齊響，知道已經鐘鳴九下，應該休息了。但見各顧客紛紛退出，樓梯與雲梯同時封鎖，只有六七架升降機，許下不許上，同時並進，把顧客送至樓下。門外若干輛汽車，魚貫而行，一個工友，在門口指揮，也用不着手槍，指揮刀，指揮棍，秩序井然，沒有爭先恐後的紊亂現象。是時，小雨未止，記者等

合乘汽車一輛，回日華學會休息。洗澡後就寢，天氣涼爽，攤厚毛毯，倒床便睡。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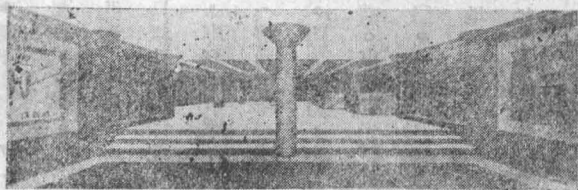
☆

☆

在東京
乘地下鐵

都市愈文明，人口愈集中，繁榮的市區，土地寶貴，一分一毫，價值甚鉅，若是街道與鐵道佔了很大的面積，未免太不經濟，並且同在一個水平面上，尤易生危險，於是想起利用地下層，掘為隧道，修築汽車路或電車道，六十八年前，古老的倫敦，開始建設地下鐵道，迄今已有一千多里長的軌道了。繼其後者有波斯敦，有巴黎，有紐約，有東京，大阪……記者對於「地下鐵」三字，如雷貫耳，久仰他的神秘，抱着極大之興趣，很願意試一試。到東京的第一天，就想去乘坐，可惜因為時間已晚莫能如願，次日方紀生來會，我要求他作嚮導，於是在當日下午赴銀座一帶參觀。

東京地下鐵道，籌備很早，地震後纔開始建設，現在通車部分，自新宿驛以至淺草，經過銀座上野一帶繁榮區域，其深度距離地表二十五公尺，換言之，在七八尺之下，掘了一個



地 下 鐵 的 大 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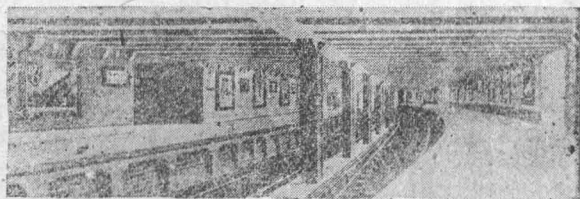
大隧道，約在七八里長。銀座淺草上野一帶，各要道口及大百貨店地下層，都有地下鐵的入口，遠望之，彷彿似個地洞，入其門，又像樓梯口，更降，豁然開朗，一間寬敞的大廳（見圖），廣約數畝，中間立着一個支柱，自四壁以至天花板，酷似一幅圖案畫，整齊而嚴肅。這裏完全是一個市場，也像夜市一樣，有各式各樣的小攤，玩物，點心，水果，文具……多至數十種，煌煌電燈，照耀如太陽光，地下鐵的售票處，即在此層，我們各出十錢賞票一張，驗票後，再降一級，遂入隧



地 下 鐵 之 電 車

道。地下鐵雙軌，一來一去，各有站台，其佈置，與普通火車站，大致相同，不知者幾疑夜間登火車。在站台及隧道裏，有若干個通氣孔和透光孔，我們在隧道中，宛如火車穿山洞，及至登上馬路，看見氣孔，又像北平馬路上的流水溝的口兒。車輛發動力，利用電力，車形如電車，車門，亦用電力自動啓閉；其速度每小時可行百里（普通電車一小時行十餘里至二十里），電車開行之際。車門嚴閉，雖用大力，亦不能開，以免危險。在隧道中，暢行無阻，一往直前。車內燈光明亮，車外黑暗如漆，綠絨椅墊，亮漆地板，富麗堂皇。

地下鐵完全另一世界，工作人們，除下班外，不見天日，終日過其地下生活，地下鐵，冬暖夏涼，冬日無外界寒風，冷的氣流，夏日無炎炎赤日，陽光反照。記者那天乘地下鐵時，正是外間暑氣逼



台 站 之 電 下 地

人，車行絕速，涼氣襲人，非常爽快。

據熟習市政之人談：東京市之地下，除地下鐵外，有水管，水道，陰溝，把整個市區，挖得空空如也，這種空城，危險很大：第一東京地震，常因地下空虛，失却支撐地上建築的力量，故每次地震時，受空城之影響，致綿亘全市，殊少幸免，且地面崇樓高聳，每有達七八層者，苟遇地震，立即場倒。第二，日本爲島國，四週海水，掘地過深，實有透及下陷之虞。據日本某雜誌發表，東京土層，非常薄弱，東京灣內日本橋銀座一帶，其地層，每年平均陷落一尺，好事者依此統計，預計五十年後，該地將陷於海中，所以有許多大的百貨店大銀行，大公司都紛紛向新宿一帶遷移，地下鐵也有向該地延長之計劃。

夜晚的工作
吃牛鍋看書

記者乘地下鐵到上野下車，本想到上野動物園參觀，天公不作美，忽又降雨，出地下鐵口，便忽忽忙忙上汽車回日華學會。六時，王益滔自外歸，一同晚飯，吃火鍋牛肉。日本的牛鍋流到中國，名曰鷄素燒，其鍋像電爐子，三條腿，架上一個小淺盤子，盤子裏放着幾片生牛肉，洋葱，豆腐以及醬油五味，下邊

一個瓦斯燈口，啓開龍頭，用火燃着，一回兒，鍋開了，牛肉煮熟了。二人一壁飲酒，一壁吃牛肉火鍋，天雨氣寒，食畢，溫暖異常。兩人又在書店裏看書，神田區是東京文化中心，有些像北平的琉璃廠，新書店有十幾家，都是好幾十萬圓的資本，最大者有東京堂，丸善書店；舊書店一二百家，資本較小，自數百圓至數千圓不等。在日本買舊書，價廉物美，八成新的社會科學書，每本售十錢至四五十錢，自然科學書，比較貴些，每本自二三十錢至一圓左右，記者以一圓二十錢，購新聞學書籍四本，又以八十錢購植物學圖譜一本，這些書，在中國至少非五六圓不辦；此外如言海，日支對照詞典之類字典，印刷精良，裝訂美麗，影響文化甚大。

八 乘遊覽汽車

次日，是八月九日，天仍降雨，王益滔，赴北海道考查農村合作，記者邀其在熊本一帶駐

足，考察森林，未果，遂罷東北之行。乃至東京驛前，乘「東京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之遊覽汽車，參觀東京市內各名勝地點。上午七時五十分，到東京驛前，見有黃色車身大汽車三輛，停放於東京驛降車口處。這汽車，比北平公共汽車還大，乘客座位，一排一排橫列着。車分三種，最大者容三十人，次焉者二十五人，小者十六人。是日天雨，乘客較少，但亦有四十人之譜，分乘大車兩車，由二名女子，担任導遊，招待一切。記者上車，導遊婦人名安西樹美子者，歡迎備至，與記者週旋，記者不能答，安西知爲華人，遂以英語會話。安西氏是十七八歲的女子，西裝，高跟鞋，態度婀娜，彬彬有禮；同行，有英國中年男女二人，安西看我們都是外國人，特別優待，讓至第一排椅上坐下，其本人，則在車門口上，斜倚門欄，和我們問長問短，和藹可親。導遊女子，先期售票，大人三圓三十錢，小孩二圓三十錢，軍人學生優待，每人二圓二十錢，每購一票，贈遊覽地圖一張，記者籍隸外國，另贈英文地圖一幅，裏面並有英文說明，乘客莫不滿意。一會兒，安西伸出手來，看看手表，到了八時的鐘點，通知司機者說：時候到了。安西把車門關上，站起身子，向衆乘客報告開車，並聲

明先至櫻田門，汽車由東京驛出發，經中央郵便局，東京市市役所，帝國劇場，寶塚劇場，愛宕公園，海軍省，文務省，外務省，內務省，警視廳，這些地方，總名曰「丸之內」，是東京市的衙門區等語。每至一處，安西樹美子，必懇切介紹，詳爲解釋，乘客多半是四鄉來京的觀光者，對於帝都之繁榮，衙門之莊嚴，久仰大名，亟願一睹廬山真面目，安西解釋，莫不洗耳靜聽，不敢作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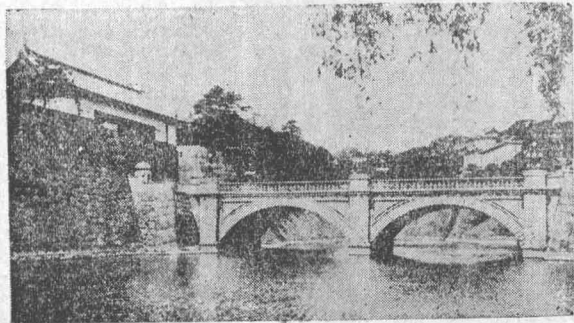
遊二重橋

中央郵便所，是日本全國郵政總局。建築之雄偉，不用說比北平郵政管理局，要大若干倍，就是比南京總局，上海管理局，都要大若干倍。房後面有郵政汽車數百輛，停留待發，汽車紅色，有些像北平消防隊大汽車。記者甫至東京，常見紅色郵車，疾馳而過，觸目驚心，初以爲東京市終日火警頻仍也，殊不知此即郵局之郵車，爲易於識別計，塗以赤色。東京爲全國首善之區，而財富精華，更集中於銀座日本橋一帶，據昭和五年統計，日本全國國富一千一百億圓，東京佔其十分之一強，計一百十六萬圓，因其財力之雄厚，市役所每年收入，竟達二億三百二十三萬圓，除付少數行政費及市公債還本付息

乘遊覽汽車

外，土木費，教育費，衛生費，電氣瓦斯費，均佔極大之支出。尤有進者，東京市路政極佳，馬路不論大街小巷，一體爲柏油敷成，一塵不染，路基堅固，當其興工之始，一勞永逸，不似中國各都市，今日修馬路，明日敷缸磚，後日修便道，鎮日裏忙個不亦樂乎。

遊覽汽車開抵櫻田門，大家都下來。安西樹美子，向一行解說這櫻田門是天皇的皇門，某年某月興建，某年某月某大，天皇在此作某種事件，某大臣在此作某種事件，啓發後人，景仰先賢。言畢，安西爲首，一行人等肅立，向櫻田門內行一鞠躬禮，達九十度，對天皇表示敬意。一行遂沿御河，步行至二重橋前（見圖）。此間已入禁地範圍，車馬禁絕入內，細雨中，一行四十人，人手一傘，在砂



礫中走過去，比至橋前，又有一番解說，並對天皇行敬禮一鞠躬，相率而退，渡過二重橋，登汽車。安西女士，點驗人數，是否有缺，點驗無誤，開車繼續前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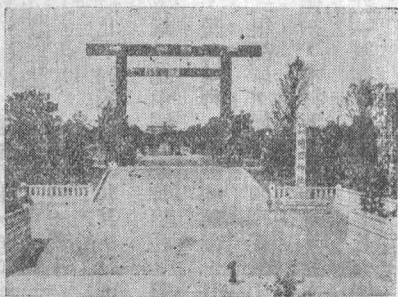
第二個參觀地點，是靖國神社，日本呼廟曰「神社」，神社者，神之社也。自二重橋至靖國神社，道經馬場先門，和田倉門，都是皇宮的大門，門口有禁衛軍一人把守，情勢並不嚴重。再進達中央氣象台前，可惜未能下車前往參觀，不過聽說內容設備，極為完善，在東亞要算首屈一指。該台有無線電收發機，電力很大，其天線鐵架，比天壇雙橋兩電台還高還大，該台每日把測得氣候之結果，報告全世界，並與全世界相交換。日本地處大洋之中，氣候變化無窮，每當颶風，沿港巨埠，海水上岸，波浪濤天，直立如柱，故陸地常沉，巨艦常沒，損失極大。政府方面，力求預防，故不惜以重資辦理氣象台，並在全國各地，設分台若干處，各台密切聯絡，技師以豐富之經驗，推測氣候之動向，每日交各大報紙，公佈二次，各大報亦時以氣象消息，列為頭條新聞，並用驚人標題，引起讀者之注意；記者居東京，十日九雨，煩悶異常，青天白日，望眼欲穿，每日晨夕，讀報二次，首先注意之問題，即為明日

氣象預測如何，其次爲颱風之強弱，蓋記者已身臨其境，不得受環境之限制，而加以敏銳之注意。

靖國神社

遊覽汽車，經過神田書店街，而達於靖國神社，該社建於明治二年七月，每年四月三十與十二月二十三日，兩度大祭；靖國神社在日本，顧名思義，應該類似北平的護國寺，其實，是南京的陣亡將士墓一類的機關，也可說是烈士紀念堂。日本崇拜英雄，比中國人崇拜關岳，還有過無不及。過去的先神先哲，有功於國家者，無不列有神位，受人禮拜。神社的前面，有個廣場，廣場中間，樹立一個木牌坊，名曰「鳥居」，鳥居形式很簡單，僅僅四個花柏架子，橫二，豎二，站立其間。（花柏爲日本特有樹種，類似中國側柏，木材芳香，雖數十年，香氣尤能達於三丈以外。）鳥居前，樹一石碑，上書「靖國神社」四字。鳥居裏面，是一條石子敷道，長二三十丈，兩旁樹木茂盛，其盡頭，爲雄巍大殿，殿前又一鳥居，與入口同樣，大殿也是花柏檜木各種貴重木材建築的，未加油漆，保存本來面目的色彩，大殿兩旁，石亭二座，有泉自內流出，亭內有石槽，槽內貯水，旁有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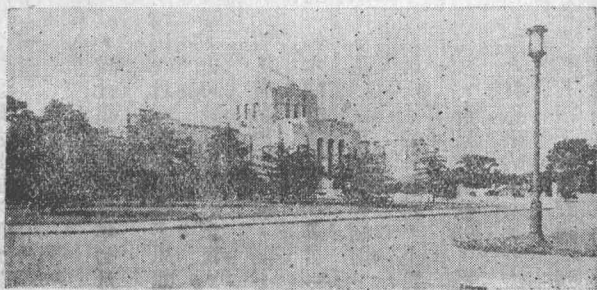
東京靖國神社



約二個，遊客至此，持木杓，飲泉水，洗面淨手。日本到處皆山，凡山皆有樹，樹多則泉湧，其水潔白，引至都市

，達於神社，凡朝山拜廟者，其心必誠，飲泉者，齋戒沐浴之謂也。心既潔矣，面亦淨矣，肅立廟堂之內，俯首敬默，經過相當的時間，雙手合十，先作祈禱狀，然後分開，再度合十

，作雙擊掌，其聲「呱呱」然，擊掌凡再，祈禱之人，各掏腰包，多少不拘，或一二錢，或數十錢，一聽尊便，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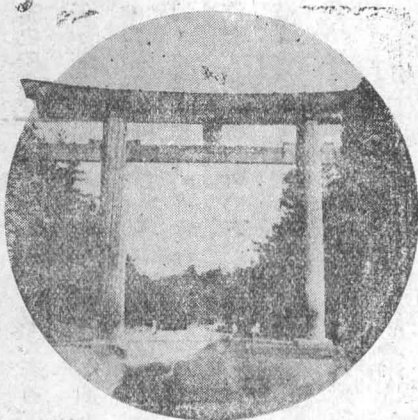


視其財力，踴躍輸將，此款於祈禱完畢，自由向內拋擲，表示敬神的意思，敬畢，再一鞠躬禮，退出；然後瞻仰廟堂，考查古蹟，各人行禮如儀。安西樹美子，在神社內，講述該寺之歷史與義意，相率退出。登汽車，沿御河南行，河內爲禁地，綠草成茵，殿宇成陣，忽高忽低，若隨波逐浪，細雨霏霏，綠柳與烟雲輝映。汽車行經士官學校，復由原道北折，士官學校與陸軍省，比隣而居，此二機關，在中國人腦海中，有極深之印象。中國大部高級軍事領袖，如軍事委員長蔣介石，已故將軍楊宇霆，徐樹錚，孫傳芳等，均爲該校之畢業生。遊覽汽車，經青山御所地方，向赤坂離宮前進，在大門外停留一分鐘，仍由原道折回，在神宮外苑又少停，安西說我們先到明治神宮，隨後再返外苑。汽車遂直開明治神宮前停着，大家紛紛下車；瞻仰明治大帝之神宮，日本對於大帝，崇拜異常，故神宮之建築，極爲雄壯。

明治神宮

在明治神宮，飲泉沐心，雙手合十，行禮如儀。及至廟剎，見其建築式格，與其他各殿無異，惟面積較大，樹木較多，地勢較高，形勢頗爲雄壯。出明治神宮，轉赴神宮外苑。神宮外苑，可謂明治文獻館，大帝之一舉一動，皆繪爲圖表，以資

紀念，外苑另售門票，金二十錢，是日天雨，遊客中西服皮鞋者，拖泥帶水，恐污地板，各給黃布套鞋一雙，連鞋帶襪一齊套上，和服者，俱脫木屐，或赤脚，或布襪，地板爲大理石



明治神宮之鳥居

敷成，極平滑，光明如鑑。圖畫在樓上，分東西二部，一部爲日本畫，一部爲西洋畫。日本畫爲中國唐派，皆工筆，中古時代，王大臣俱道衣道帽，行跪拜禮，宛如中國唐宋時代的朝庭。明治始維新，如「練兵」「侍講」「行幸」「觀農」「會議」「大婚二十五年祝典」「日支之戰」「下關講和」「英日同盟」「日俄之戰」以至「明治歸天」情景逼真。西洋畫內

容，大同小異，惟藝術上另有價值。遊畢，時已十二鐘。一齊在四谷區一家小飯館吃午飯，承安西女士特別招待，代索洋食一份，金三十五錢。吃完，乘車繼續遊覽乃木故邸。旋至泉

岳寺，這一帶都是麻布區，山嶺起伏，不是平原地了，房屋道路盡隨地勢築成；我國大使館，設於此區半山坡上，風景宜人，爲德川公爵故邸，建築費二百萬圓。泉岳寺也是一座英雄廟，有小廟堂。更進至愛宕公園，經過芝公園，增上寺，均未下車，愛宕公園，在一座孤山上，其入口，如泰山南天門，登高一望，均入眼簾，安西女士，爲衆解釋，何處爲外務省，何處爲中國大使署，瞭如指掌。第七個遊覽地點，爲日比谷公園，已入於市中央區。

日比谷公園出來，乘遊覽汽車，經原道回東京驛，未停，繼續前進，在三越商店門前停住大約十五分鐘，的光景，男男女女，各携所購的貨物，滿載而出。安西女士，手持五彩明信片若干份，分贈各遊客，每份二幅，一幅爲江戶時代之三越吳服店畫片，古色古香，恰像北平大柵欄的同仁堂，一幅爲三越百貨店近影，已躍進二十世紀的陣線，兩相對照，使人對該商店之發展，一目瞭然，這也算三越宣傳方針之一。

一行在三越門口登車，繼續東行，經過有名的兩國橋，兩國橋橫架隅田川上，橋之寬大，比天津法界萬國橋北平的前門橋寬大的多，附近都是繁華市場，高大洋樓。隅田川與東京之

關係，頗似倫敦泰晤士，巴黎賽納河，上海黃浦江，橫穿市內，直通海灣，構成發達之主因，川內貨船雲集，汽艇縱橫，貴冑男女，每當夕陽西下，蕩漾川心，或歌或唱，或飲酒，或賦詩，風雅韻事，正不減西子湖畔也。

兩國橋過去，南面是國技館，北面是兩國驛車站，汽車穿過省線堤洞，逕赴震災紀念堂門前。

東京地震

民國十二年，日本各地，都有極大地震，東京市內，受害最大，一刹那間，能使若干層大樓倒塌，電線走火，瓦斯管自來水管破裂，洪水橫流，赤焰飛天，若干萬人，居無立錐之地，食無一斗之糧，傷心落淚，爲空前未有之悲劇。記者猶憶當年適在中學讀書，諸同學聞得鄰邦生靈遭此塗炭，莫不慨然解囊，積腋成裘，共集數百萬元，交邦友誼，可謂無憾。據地質學家談，地震多係突然發生，不能預知，故人無法避免，日本研究多年，亦無良策，僅在帝國大學內，設立地震測驗所一處，測量地震之強度而已。至於地震之原因，學者一致認爲與地層斷裂，有莫大關係，此外如火山爆發，地內岩穴陷落，

亦爲震動之主因。日本火山甚多，極易引起地震，記者居東京十餘日，常覺有地震現象，惟不甚劇烈，但亦心驚肉跳。據老東京談，東京地震，幾乎每日皆有，一般市民，已司空見慣，不足爲奇，至其震動，數度亦不過一二度而已，若大正十二年之十二度，尙爲數百年來未有之劇變云云。

當年地震，東京市大混亂，但天皇宮城，完整無恙，淺草一帶，災象最烈，而神社不與，因此，日人對於宮城與神社之信仰益堅。據目睹災難之某君談：地震發生之時，爲正午十二鐘，是時家家戶戶，正在午餐，瓦斯管齊開。強烈之地震發生，瓦斯管爆炸，全市於數分鐘內，同時燒着。在那時，日本的房屋，仍多以木料爲建築材料，純鐵筋洋灰者尙少，故施救極不容易。雖然是全體警察，紅十字會，義勇隊，分別出發，也不能救天火於萬一，所幸市民均能恪守秩序，絕無不逞之徒，乘機滋事，意圖擾亂。但熊熊之火，至爲猛烈，先是隅田川的西岸着火，人們都逃到東岸去避難，西岸有個「被服廠」，那時尙爲一空場，逃難而來者，不下三萬八，但見西岸一座大樓被焚，其橫樑「拍」的一響，竟跳入對岸，落到一陞大

樓上，於是也被燃着了，結果四面是火，把三萬人圍在核心，活活地悶死，沒剩一個！

大震之後，一片焦土，舉國上下，臥心嘗膽，振興實業，恢復繁榮。故不數年，東京市已煥然一新，昔日之陋巷，一律改爲寬大馬路，昔日之木房，均改建爲鐵筋洋灰，十級大樓，不怕震，不怕燒，對於人事方面，可謂謀之盡善盡美。東京市，日新月異，一日有一日之進步，一年有一年之改變，許多中國留學生，別來方幾年，再回東京，已不辨東西南北。近數年來，物力財力，較前進步百倍，一般市民，追懷往事，不禁傷感，於是捐資數百萬圓，在被服廠遺址，建「震災紀念堂」一所，超渡亡魂，警惕後生。該堂完全代表東方美，望之殊類北平的皇宮。四週草皮地，中間一座廟堂，規模大體已具，正在粉飾油漆，一切距竣工不遠，牆壁上有些油畫，描寫地震時期流亡圖：如銀座一帶高大洋樓之傾倒狀態，焚燒情形。市民扶老携幼之逃亡慘况，警察救護隊救災之勇敢，繪影繪形，歷歷如生。望之足令人傷感不置。日本對於地震，深惡痛絕，雖其科學進步，亦無如之何，認爲天數，故每至該堂，矢忠矢誠，深致懺悔之意，鞠躬捐款，嘆惜而去。該堂印有東京公園一覽英文說明書（Parks

of Tokyo)分贈外國遊客，該說明書印刷，文詞精良典雅，其封面印有「震災紀念堂參拜紀念」橡皮圖章一個，記者得一冊，永作紀念。

東京的天橋

出紀念堂登汽車沿隅田川，渡吾妻橋，在淺草雷門前停駛，雷門內有一座大廟堂，名「觀音堂」，有些像北平隆福寺。其市場，又有些像天橋，亦平民社會之集團也。附近滿設地攤，出售神符及干支玩具，又有相面相手相骨等術士，如我國的拆字攤，桌上放一盞八卦燈籠，對觀衆現身說法者。另外又有命士，以八卦周易爲人批命，稅小屋而居，衣日本古時衣服，狀如袍笏登場的優伶，日本舊式歷本，亦詳述每月節氣吉凶方向。

前面說過，淺草公園神社，在地震時，幸免丙丁，故日本信仰甚深，香火頗盛，每日焚香拜廟者，不下數萬人，一般信徒，近更大事修繕，煥然一新，該寺爲一完全佛化寺廟，與普通神社之紀念英雄者，迥然不同，有佛像，有香火，有寺僧。日本和尚，道衣道帽，與中國和尚，毫無異態。且該廟有貴族及有力者作施主，勢力甚大，赴廟堂參拜的，納銅幣一枚，

即可將往年之罪惡，完全消除，羣以白紙結神殿窗架鐵鈕上，以結佛緣，後至者以無結紙餘地，並殿旁之樹枝上，亦滿結白紙。神廟蓄鴿無數，馴不避人，鴿糞滿塗屋上，殿角小佛龕，均爲觀音的化身像，男子不來參拜，爲獨供女子膜拜的神像。有的持花手帕，掛在佛龕上，有的搖鈴膜拜，喃喃祝告，旁有松枝，婦女拔取松針，選其長短相等者若干對，以白紙包之，謂可以避邪，故殿角婦女匍匐地上，選松針者不少，老婦髮上插符籙過市街，亦恬不爲怪。

淺草附近有電影街，數十百家電影場，比鄰而居，每日兩三場，星期日，星期六及例假四五場，每場二三十錢至五十錢。淺草電影有一特色，即是翻版電影，日本電影公司，生財有道，把西洋（尤其是美國）電影片子，以很少的金錢，租來一份，用之翻版，印爲多份，如係有聲片子，更把英語譯爲日語，說日本語；人人都懂，在低級社會中，能引起趣味來，於是一本萬利，生意非常興隆。不過聲音可以改，片子不能改，以致常見銀幕上的明星，張口的形式，明明說英文，却以日語發音，例如說『謝謝』，英語兩個音便了，日語起碼要九個音

。所以當明星一句話早已說完，發音機，還曉曉不休。淺草一帶的電影院，最大者不過能容七八百人，他們不登報宣傳，也不用氣球廣告。但是好玩之人，必到淺草去，習慣成自然，淺草便成爲娛樂的中心。但是影院都在大門口，張貼驚人廣告，什麼半空中飛人呀！五十年後的新世界呀！并雇用宣傳員，在門口演講，用女郎拉座，其不脛而走，則又類似天橋賣藝之拉座者。

淺草的交通，非常便利，有寬而平的馬路，四通八達的電車，好幾路的公共汽車，東京地下鐵，並以此爲終點，每日遊客，不下二十萬人，此爲北平人所想像不及者。

淺草附近有妓院，麻雀場，吃茶店，咖啡館，都是製造罪惡的淵藪，一切犯罪的行爲，恆以淺草爲其出發點，舉例說：搶人之事，在文明國中，應當沒有纔對，但是東京的淺草，却屢見不鮮，尤其是淺草附近小胡同內，黑漆漆地，到了新年的前夕，因爲飢寒的迫切，債台的高疊，使失業的人們，無法維持生活，挺而走險者有之，殺人越貨者有之，坐使大好的東京市，罩上一層恐怖的空氣！還有一層，醉鬼的無法無天，亦常使警察束手無策，他酒醉之

後，不知天高地厚，看見美貌的女子，抱着接吻，看見行人的物品，搶了就跑，所以一般有身份的人，都視淺草爲畏途，尤其是女孩子，莫不談虎色變。

當日我們在淺草匆匆而過，在電影院的西大街重上汽車，轉了一個大圈子，在下谷區北稻荷町「東京乘合自動車株式會社」門前停住，安西首先下車，她彷彿姑奶奶回到娘家，活潑潑地，請一行乘客下車，進門休息。該會社爲有限公司，資本一千萬圓，東京市各路之公共汽車，不下千餘輛，統歸該社經營。社址爲三級大樓，樓下係營業課，二樓爲遊覽課。安西引導遊人至二樓客廳休息，有女給二人，雙手捧盤，數盞冰鎮咖啡，搖搖幌幌過來，各遊客依次遞送，莫不暢飲，無一客氣者，一杯方完，一杯又來，倦遊飲冰，也算一件快事。飲完，安西手持「全國遊覽案內地圖」若干本，各遊客各贈一本。該圖訂價三十五錢，印刷精良，對遊客不取分文，人手一本，於是皆大歡喜。還有當我們出門的時候，幾乎全社的職員，在大門口，樓梯口以及各處，向我們行九十度鞠躬禮，口中不絕說「謝謝」。記者和兩位英國人，少見多怪，很覺過意不去，日本人究竟司空見慣，視爲當然，昂然而出。白吃白喝，

白送地圖，這都是該社經營商業的手段，他們對遊客施小惠，講面子，雖然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遊客莫不痛痛快快，心滿意足；這種手段，中國的商人應當留意，加以改良，使其適合中國的環境。

遊覽汽車，離會社大門，赴上野公園兜了一個圈子，未停，又至日本橋，銀座，這一帶是高級社會的銷魂場，王揖唐有幾句話，描寫銀座一帶的奢華：

電燈與皎月爭輝，紅袖共春花一色，歐戰前之森堡柏林，光宣間之上海四馬路，浮華奢蕩，蔑以過之。不獨樸醇之美俗，掃地無餘，似把握不住之青年，罔不受其陶醉，各百貨店，綺羅森列，錦繡錯陳，殆無一不挑起青年侈靡之心，而使之墜入沒落之途者也。袖廣髻高，都市倡之，波及全國，婦人稚子，漸靡薰染，更無論矣。

遊覽汽車，經過銀座，漸入築地，築地二字，前面已解釋過，是人工造成的，我們在地圖上，可以看得築地的地形，有些像美國舊金山，地震大斷層的稜角整齊。記者乘汽車行經其地，除高大洋樓，熙來攘往之人外，什麼也看不見，安西女士，指着窗外道，這是築地本

願寺，那是東京劇場，這又是中央市場，都是些很負盛名的「名所」。拐灣抹角，抹角拐灣，在寬大的馬路裏，來來去去，糊裏糊塗，到了新橋驛前，未停，繼續前進，由丸之內原道返東京驛，各人下車，安西女士又再三道謝，週旋於乘客之間。

日本人的
十項觀感

記者乘大汽車

，遊覽東京名所，自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遊覽時間約八小時，參觀地點共十一所，與多數日人，作正面之接觸，觀感較深，作如下之結論：

1 在日本本國之日人，對於待人接物，均極誠懇，尤其對於來日觀光之外國遊客，決不示弱於人，造作備至，舉國上下，毫無異態，這一點值得令人欽佩，認為是個



銀座街頭之廣袖高街

禮義之邦，此與國家前途，民族命運，關係至大，吾國國民，首應注意。

2 日本人民知守法，一切有組織，不敢任意胡爲，在法外求自由，積習成風，守法爲榮，違法爲恥，循序而進，決無越級而求之心理，故其國不治而治。

3 日本國勢，與我相比，懸殊甚巨，但其國民，不驕漫，不囂張，講禮節，態度和藹，並無氣燄，偶談中日關係，莫不以中國地大物博爲幸，未加開發爲憾，將來兩國應互相提携。

4 日本國民，崇拜英雄，信仰佛教，到處是英雄神社，各地盡佛教寺院，敬神如神在，不敢存輕狎玩弄心理。

5 日本國民教育普及，訓養得法，其男子皆德智體三育並重，其女子則以造成未來之賢妻良母爲宗旨，故男女均能負重任，克勤克儉，不以虛浮華貴相尙，朝氣勃勃，如日之升。

6 東京在大地震前，多半是木頭房，自不經地殼強度震動與焚燒，地震之後，完全

改建鐵筋洋灰，記者遊覽東京時，各地無不見大興土木之工，其建設力，與恢復力，令人欽佩。

7 日本人好清潔，生活嚴肅，在大街上，很少見有吸煙的，吃東西的，任意吐痰的。且行路靠左邊走，彼此相見，雍容禮讓，上下車，生人不相搶，好友不相讓；絕對看不見打架的，吵嘴的，互相謾罵的，任意調笑的，以及難看的面孔，完全合乎中國的新生活。

8 日本內政清明，生產發達，差不多人人有職業，除精密考察外，大街上走馬看花，不見一個失業的人，在日本無所謂乞丐，無所謂浪人，這是因為政治良好，對於失業之人，予以救濟，不使流為乞丐，法治嚴明，不容浪人活動。浪人至日本本國，也變為良民，假如惡性未退，在本國絕對不能立足。

9 日本人說話，聲音很小，除軍隊叫操外，不見有粗大尖銳的聲音，使人見而生厭，此雖末節，也得注意。

10日本風景幽美，一般人之遊興頗濃，每逢星期例假，空城出遊，汽車也，火車也，充滿了紅男綠女，交通機關，收入十倍往日。查遊山逛水，匪特有裨於衛生，並且可以陶冶性情，比較打麻雀吸大烟，整日花天酒地，不好得多嗎？日本有許多人，專能吸收遊人金錢，依此爲生者，不下數百萬人。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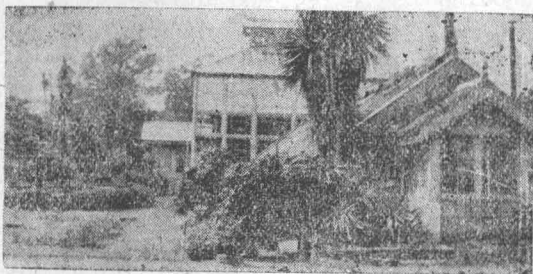
☆

☆

東京植物園
搜羅極詳盡

記者當日下遊覽汽車，疲乏已極，在東京驛食堂吃了點西餐，回日華學會休息。次日，天仍降雨，氣候較寒，溫度降至攝氏二十度，穿土綢西裝，還有些冷，換上厚法蘭絨的，方覺合適，八月上旬，達到這種天氣，真是奇怪。買了幾份報紙看，日本全國各地霖雨，氣候寒冷，日光箱根札幌諸地，其氣溫竟降至十五六度左右，能不令人咋舌！各報紛紛登載，因氣溫之降低，早晚稻均不能開花，本年收穫，恐受莫大影響，一般輿論，均引爲憂。記者因爲天雨，上午休息，在日華學會寫通訊稿，寄回新北平報，同時，寫了幾封信，分致國內各友好。午飯後有李忠樞方紀生二君來會，

我乃請他們引導參觀植物園。該園在日本爲最大最完備的植物園，在小石川區，隸屬於帝國



東 京 植 物 園 之 溫 室

大學，帝大學生，入門免費，遊人參觀，售入門券。植物園面積約十頃，有山，有水，植物園因勢利導，高山之地，植以樹木，低濕之區，培植下草，水塘有水塘之植物，山崖有山崖之鮮苔，總計不下數萬種。森林植物方面針葉樹，闊葉樹，單子葉植物及穩花樹類，無不俱全。針葉樹類如赤松，黑松，偃松，唐檜，蝦夷松，白檜，金松，杉，扁柏，花柏等；闊葉樹類如：赤楊，柯，櫟，肉桂，烏樟，桂木，椴木，伊豆，楓樹，櫻花等，俱爲日本特產，生長極爲旺盛。

台灣，訪寒暖溫熱四帶，他的山脈，都是南北的，而非東西的，在冰河時代，許多珍重植物

在地理上說，日本國面積雖不甚大，但北起樺太，南迄

，沒有受寒冷的威脅而絕種，所以日本植物，在品種方面，除中國外，在世界各國，要首屈一指。東京植物園，有數十年之歷史，若干學者之指導，搜羅極爲詳盡。加之東京氣候溫暖，濕氣充分，適乎多種植物之存在，並建有極大之溫室（見圖）培養熱帶植物，如香蕉，荔枝，椰子，鐵樹，橡皮樹，仙人掌類等，均有很大的活樹，香蕉開花結果，纍纍滿樹。

李君對記者說：帝國大學，除附設這個植物園外，農學部還有一個小規模的標本園，農學部原在郊外，爲辦事集中起見，合併於本鄉區大學本部。現在各部業已遷移完畢，正在移植樹木，有古榆一株，高四五丈，圍二三抱，蔭廣半畝，根長十丈，時方七月，枝葉繁茂，樹液流動，一般人都知道在這時移小樹，小樹必死，何況數百年老樹？記得袁世凱歿。葬於項城原籍，其黨羽，擬移北京中央公園社稷壇及天壇古柏於袁陵，用壯威風，當時朝野人氏，莫不斥其荒誕，認爲異想天開。一九二四年，德國明星大學。在五月天氣移了一株古樹，掘土數千立方公尺，用大起重機移走，這棵樹，由此地移至彼方，若秋毫不犯，照舊生長，莫不驚奇。於是一般人的眼光，爲之一變。日本帝大之勇於任事，也鑑於明星大學試驗之成功

。不過移植這樣大的老樹，也太不經濟，農學部的搬家費，聽說六十萬圓。

植物園，不但在學術方面有地位，在歷史上，以及文藝界，俱有不可滅之事實。日本雖有數千年之歷史，但已往

之過去，均在昏天黑地

中，近數十年，方入於

明朗化之境地，一切的

一切，纔上了軌道。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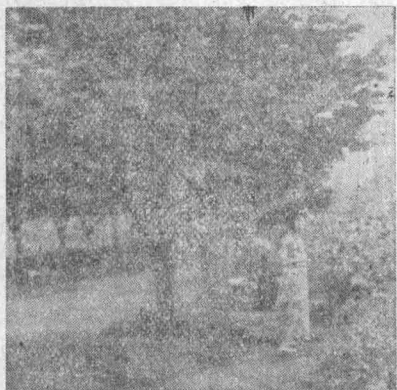
是追懷往事，啓迪後生

，對於一切有歷史關係

的名事名地名物，都擴

什麼孔子手植檜也，故宮太平花也，也用個木牌把他的來歷盛事，盡量的記載，或景仰先賢

，或紀念新種，予人以深刻之印像；以上所述，乃是關乎歷史方面的供獻。復次，關於風景



富於詩意之植物風景

大的宣傳，所以在植物

園裏，也把近古時代的

樹木，插上一個木牌，

標明出來，某樹爲某天

皇所手植，某樹爲外國

品種，本株爲首先輸入

日本國之標本……這

正和我國的古蹟一樣，

方面，文藝方面，也都有相當的地位，植物園點綴得很幽麗，有山，有水，有亭台，有樓閣，老樹參天，生籬圃地，春日有妖媚之櫻花，粉白齊天，秋日有丹朱之楓葉，鮮艷奪目，於是佳人才子，認爲大好江山，盡是言情之所，幽僻之處，常見青春男女，屈膝談心，像北海（北平名所）小西天扇面亭所見之喜劇，在植物園中類能見之。故日本若干小說，有以植物園爲背景者，描寫青年男女之煩悶，於是若干可歌可泣之文章，在日本文藝界中，轟動一時，說者遂有以植物園譬譚紅樓夢之大觀園。

中國青年會

記者遊罷植物園，乘電車想回日華學會休息，在學會門口，原有一站，因忙着和方紀生談話，忘了下車，多坐了一站，在神保町下車，忽然想起中國青年會住有同船朋友高君等三人，又因久聞該會與中國留學生關係密切，遂藉訪友之便，前往觀光。該會會址，距日華學會很近，拐灣便到，地基面積，與房屋格式，俱和日華學會相仿，也是一座兩層樓。樓下進門處是大廳，有沙發椅，有閱報架，有通信櫃，該會在東京，要算中國留學生的集合場，舉目無親的，到了東京，莫不投宿青年會，信件無法投遞，也

以青年會爲轉信處，所以在通信櫃內，陳列着五光十色的信件。在大廳的一邊，有櫃台一座，台內坐男女職員四五人，中日人俱全，這就是青年會的辦公廳，櫃台前站着兩名男子，向青年會交涉事務，一名是廣東老，說廣東話，一名是日本人，說日本語，廣東話與日本語，自有其不同處，但入於記者之耳，却有秦晉不分之概。

青年會樓上，有日文補習班，由中日人教授日文，除桌椅板凳與黑板講臺外，別無長物。樓上課堂二室，餘爲學生寄宿舍。會內所住學生，係住店性質，隨來隨走，鮮有作長居計劃者。屋內橫七豎八，秩序紊亂。（按青年會已於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午前二時五十分，因食堂起火被焚）。記者訪高君未遇，回日華學會。是時，雨下的更緊，記者扛傘，走在馬路上，看看行人，不論貧富，人手一傘。日本愁年下雨，不論汽車階級，政府要員，也手不離傘。故雨傘與國民，相依爲命，傘商營業，非常發達，上自大百貨店，下至夜市低頭齋，無不代售，每具自一圓至三四圓，男子黑傘，女子花傘，其質堅固，不致漏水。東京即以下雨爲家常便飯，於設備方面，非常完善，汽車的兩輪，到了陰雨之日，附掛毛刷，阻止泥水四濺。

，其效甚大。此外，馬路也修的很好，兩旁便道，完全用缸磚敷成，出門歸來，絕對不致泥淋滿鞋的。

記者回日華學會，略事休息，在附近須田町食堂吃飯，該食堂，在東京市內有十幾個分號，一律不用女招待，侍役都是十七八歲小伙子，看來傻頭傻腦，其實應酬週到，不亞少女，貧困的苦孩子，報酬比較低些，影響於物價，當然也低些。當茲提倡女權，高唱入雲之際，該食堂轟然屹立，落落寡歡，維持其莊嚴之態度，古色盎然。但是營業方面，非常發達，午酉兩時，每日滿座，候缺常以十餘人計，北平禎源館，天津華北大食堂，也不過如此吧！

食堂裏，有一份「料理新聞」，記者隨便拿來看看，是一張大報，正面有要聞，其餘都是各飯館的新聞和廣告。這報紙，是東京市料理店聯合會所主辦，凡在會會員，差不多都訂一份，東京市料理店不下三四萬家，據說「料理新聞」也日銷二三萬份之多。

日本許多食堂，備有無線電收音機者，放送各地電台節目，這晚正在放送一段演說，食堂老板聽得討厭，撥來撥去，忽然間放送中國大戲，記者靜聽好似梅蘭芳女起解，大概南京中

央電台吧！但是很短的工夫，又撥到日本電台。當那一刹那的光陰，記者像似觸了電，自頭至脚，全身由麻木而愉快，異邦聞國樂，如歸祖國，興奮流涕。

九 從日本的教育談到留日學生

八月十一日，我和中川義彌參觀東京帝國大學，該校在大地震時，全部被焚，歷年陸續建設，高樓大廈，羅列如雲，圖書館，大禮堂，若于教室，仍在大興土木，學校四門大開，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有婦人穿行，有兒童遊嬉，大學教育平民化。是日正值暑假，學校除去築建房屋的工人外，看不見什麼動靜，我走馬看花，看了一遍，於是走出。我乘此機會，把日本高等教育，和我國留日學生的概況，分述於後：

日本高等教育，約分大學，高等，專門，女子，特殊數種學校。就中大學方面，又可以分為帝國大學，官立大學，公立大學，私立大學四類。帝國大學，為日本惟一之國立大學，組

織異常龐大，分佈於日本全國，共計八處，各個大學，均名帝大，但冠以地方之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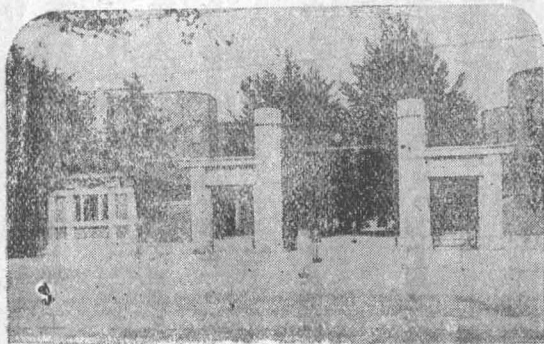
帝國大學

1 東京方面，有東京帝國大學，創立於明治十九年，分農，工，法，醫，文，理，經濟七部，校址均在市內本鄉區富士町，佔地約二千畝，有中國學生數百人。

2 在京都方面，有京都帝國大學，創立於明治三十年，校址在京都市左京區吉田町，也分農，醫，工，法，文，理，經濟七部，其組織與東京帝大略同。

3 仙台市內，有東北帝國大學，創立於明治四十七年。分醫，理，法文三部。

4 札幌市內，有北海道帝國大學，創立於大正七年。



東京帝國大學之外景

，分農，工，醫，理四部，另設豫科及土木專門部。

5 大阪市內有大阪帝國大學，創立於昭和六年，距今不過四年歷史，分醫，理，工三部。

6 福岡縣內，有九州帝國大學，創立於明治三十六年，分農，工，醫，法文四部。

7 在朝鮮京城，有京城帝國大學，創立於大正十三年，為日本殖民地大學之一，分醫，文法二部，及豫科。

8 台灣台北市內，有台北帝國大學，創立於昭和三年，分文政，理農二部，及附設農林專門部。

各地帝大，設總長一人，其地位相當中國之大學校長，各部設部長一人，即中國之大學院長。日本的大學院長，及大學教授，為終身職，其地位超越一切，其職務，除担任一二門講課外，餘則完全為研究工作，生活餘裕。至於學生人數，東京帝大為最多，約八千餘人，京都次之，五千餘人，北海道更次之，二千餘人，總共八校，二萬一千餘人。

日本尚有官立大學十三處，公立大學二處，官立大學最著名者，爲東京商科，東京工業及旅順工科三大學，公立大學爲京都府立醫科及大阪商科二大學。

私立大學

日本私立大學，有二十六校，總共學生四萬餘名，比較有些聲譽的：

1 早稻田大學，在東京市澁橋區，有學生八千人，分政治經濟學，法學，文學，商學，理工學五部。該校以理工學部最負盛名，故中國政府規定：凡考入早稻田理工學部者，與考入帝大，同一待遇，即有補給官費之資格。但中國學生有考自然科學之志願與能力者，則入帝大，而不屑入早稻田，因此該校的中國學生，仍以社會科學各部爲多，其數有四百餘人。至於該校文學部，在日本亦負盛譽，文學部長吉江喬松，久掌文壇，有早稻田派之稱，在日本頗佔勢力。

2 明治大學，在東京市神田區駿河台，有學生四千名，分法，商，政治經濟三部。該校以法商兩部見長，法學部長水口吉藏，吉田町太郎，均係第一流學者，中國學生赴日研究法律者，多以該校爲目標，現有留學生約四百人，綜計畢業歸國者，以

數千計。

3 慶應義塾大學，在東京市芝區，有學生七千人，分文，法，醫，經濟四部，但中國學生不過一百名。慶應大學，在日本私立大學中，佔第一把交椅，功課嚴格，設非素有根基者，不足以應入學考試。經濟學部，馳名國內，文學川合部長，三田教授，亦負盛名。又該校素重體育，明星輩出，每次出席遠東運動會及全世界運動會，慶應學子，均能為國家爭體面，尤以棒球一門，為遠東第一，全世界第二，該校歷次所得錦標，已不下數十個。

4 東京法政大學，有學生二千六百餘人，分法，文，經濟三部，是一個完全的社會科學學校，沒有自然科學的靈魂，在中國絕對不許稱為大學的。但該校與中國政治關係，却非常密切，政治上第一流人物，如汪精衛胡漢民輩，皆為該校之畢業生，當前清末葉，該校曾有「清國留學生特別班」之組織：二年畢業，程度不拘，長幼咸收，於是革命家，保皇黨，無不網羅在內，濟濟一堂。自取消特別班後，中國留

學生，日益減少，現在的趨勢，都歸於帝，早，明，三大學，留於該校之中國學生，不過百名左右。

5 東京日本大學，有學生四千人，分文，法，商，工，醫五部，中國學生不多，與法政同。

6 東京中央大學，有學生二千餘人，分法學，經濟二部，中國學生一百餘人。

7 東京立教大學，有學生一千三百人，分文學，經濟二部，該校係美國教會創辦，爲外人在日本主辦之唯一大學，其地位與北平燕京大學相同，中國留學生甚少，北大教授周作人係該校畢業。

此外尚有私立大學十九處（南滿醫科大學在內）在日本無地位，中國學生不多，從略。

總之日本高等教育，其重心全在東京，而東京帝大，實爲文化界之領袖，該校法學部長末弘太郎，爲法界泰斗，醫學部長永井潛，爲世界有名的醫學家，京都帝大，昔日曾與東京帝大，分庭抗禮，獨樹一幟，尤以經濟學部長河上肇，在思想界，能博得大眾同情，聲譽煊赫

，不幸於前年以宣傳共產罪提起公訴，押於法院，迄今未放，六大名教授，不久也被右派排擠，相繼出校了，該校地位，於是一落千丈，形成東京帝大獨霸之勢。

各私立大學，爲圖易於號召起見，也常聘請國內第一流學者，担任校長，以便向資本家募捐，並用種種方法，吸收學生。私立大學之學費，自然要比國立大學貴，普通每年每生學雜費，約一百元，如慶應早稻田兩大學，每校人數，均以七八千計，每年學費收入，恆達七八十萬元，再加上基金的利息，也就大可維持了。

他們對於運動選手，十分重視，一個選手，在校內彷彿天之驕子，不但免收學費，並且予以種種便利。東京有六大學（帝大，早大，慶大，法大，明治，立教）運動會，一年二次，比賽之時，轟動全國，會場在明治神宮外苑，可容觀衆二三萬人，座無虛席，入場券恆於四五日前，出售一空（票價每張五十錢，但臨時可抬至三四圓，有些浪人，專門壟斷，先期大批收買，臨時以高價轉售，從中漁利，如我國戲園之搜包匠）每次運動會，門票收入，不下一二萬圓，除少數開支外，體育指導員，學校和選手按成平方，一個選手，常分得五六十圓

至一百圓。非特此也，運動選手，在學校是明星，在社會成名流，一個大學選手，有許多大公司，如三越松屋之類，競聘爲高級職員，做爲宣傳招牌。尤足怪者，一個中學選手畢業，在高等學校時（即高中）如果在運動上有一技之長，足以造就者，在未畢業前，各私大都來預約，許以免試入學，免收學費及種種利益，六大學中，除帝大外，莫不爭先恐後，四出約角，以期上等選手，入學之後，能使本校增光益譽。但帝國大學，他有他的地位，他有他的身份，他有國家經費，絕不做此無聊勾當，於是學究風味十足，各部學者，人才濟濟，在世界文藝科學界中，能佔一把交椅，此則又非各私大所能望其項背者也。

日本政府，對於各私立大學，無津貼之說，在過去各私立大學，任意招生，出賣文憑，誤人子弟，故政府對於基金不充實之私大，嚴加取締，並規定：凡私立大學，要想立案，必需預繳鉅額保證金，此款爲保證其「不妄爲」，否則，政府便要沒收保證金。像早稻田慶應明治各大學，都預繳二十萬圓，其他各數萬至十餘萬不等。記得有一次，明治大學，要建築大樓，經費無着，特向政府要求發還一部保證金，被文部省（教育部）批駁了。拿明治大學在

日本的地位，還碰大釘子，其他就可想而知了。

其他各級學校

日本高級中學，名曰「高等學校」，官立者廿六處，公立者三處，私立者四處，以學齡青年如此之多，學校數目如此之少，各學校不得不廣設

班次，擴充人數，故每個高校，均擁有數千名之學生。日本對於高等學校學生，管理非常嚴格，不但在功課方面，在思想界以及行動上，均有合理之指導，是其規律之嚴，不亞我國科班徒弟，私塾門生，所以每個高中學生，畢業後，均有切實之基礎，考入大學，可以自由研究，無須有人監督。

與高等學校同等學力者，有各種專門學校，如高等師範學校四處，女子專門學校三十五處，實業專門六十二處，盲聾啞學校二處，醫藥專門二十八處，其他官立專門學校十二處，私立專門四十九處。比較負些盛名者：①東京美術學校，校長和田英作，是西洋派元老，他一幅畫，能值數千圓。②東京音樂學校，那裏中國學生很少，北平女子文理學院李雅妹，及游泳女選手白富文，得考入該校，留學生莫不稱慶。③東京高等農林學校，學生配佈全國農林

下級機關。④山口高等商業學校。⑤神戶高等商業學校……此外還有一個特別官立學校，名曰「學習院」，在東京市內，學習院是大學程度，一切學子，多係貴族，皇子也，親王之子也，比比皆是，在前兩年，該校也被左翼作家的煽動，共產份子，層出不窮，使社會一般人，莫不大驚小怪。

在軍事方面，有陸軍學校二十六處，海軍學校十一處，航空學校十七處。陸校之中，中國人都知道的，除陸軍士官學校外，還有經理，軍醫，獸醫，砲工，步，騎，重砲各學校，都很馳名，最高級者，是東京市赤坂區的陸軍大學，陸大在日本，彷彿似個研究院，必須在各專科陸校畢業者，方得入學，中國軍人中，畢業於陸大者，頗不乏人，在東北軍全盛時代，有過「保定軍官派」「士官派」「陸大派」的名稱，所謂陸大者，非當日北京的陸大，乃指東京之陸大而言也。今日軍界中，「陸大派」已成鳳毛麟角，閩主席陳儀，以十餘年之苦功，先後畢業於士官，經理，陸大三校，與日本軍界中堅，在鄉軍人多係當年同窗，他自命為日本通，故當華北危急存亡之秋，何部長北上時，曾偕此公同來。

中國海軍，除接送要人與鳴砲敬禮外，別無工作，海軍人才沒有出路，於是學習海軍的人，日益減少，日本海軍大學，竟無一個中國學生，還不如航空學校人才輩出呢！但是，這類專門技術，在上課與實習時，遇到「機密」的關頭，教授要臨時宣布：「外國學生退席」，所以學來學去，也不過學些皮毛而已。

日本自明治維新，實行全國強迫教育，已通國知書，據昭和八年度（民國二十二年）調查，日本全國小學校數，共計二萬五千六百七十三所，教員數共二十三萬四千七百七十九人，每年畢業人數一百八十一萬七千一百二十八人，全國學齡兒童總數一千二百萬人中，正式就學者一千萬名，已達就學年齡尚未就學者，不足一百七十萬名，每年支出經費：市立小學（幼稚園除外）六千一百八十餘萬圓，町村公立小學一億七千三百餘萬圓，兩共二億三千餘萬圓，日本人口不過六千萬（本部）平均每人担任四圓，每對父母，不要担任四五十塊嗎？這也是驚人的數目。

日本還有：

1 實業補習小學，全國一萬五千餘所，教員一萬九千餘人，每年造就人才四十三萬餘名。

2 各地勤勞學校，爲補助職業的教育，保障其畢業後生活有着，職業之外，授以普通教育，凡學校用品及被服膳宿，完全由學校供給。

3 露天保育所，此係利用寺院或公園之空地，爲簡單之設備，收容附近貧苦兒童或私生子，保護撫育，改善其生活環境，與大自然終日接觸，增益身體。

留日學生

關於中國留日學生之費用，大體可以分爲：①學雜費②住宿飯食費③書籍費④零用。安分守己的學生，每年六七百圓日金，便充充裕裕，至於一般荒唐

鬼，鎮日沉醉於花天酒地，則毫無標準了。日本咖啡館，喫茶店，料理館，妓院，最能誘人入彀，一夕揮霍，動需數百金，父兄造孽發財者，其子弟一年能浪費好幾萬圓，說來固然嚇人聽聞，但求之實際，這般人在日本還不能算闊大爺，不過到處當個冤大頭而已。

中國留日學生，據說現在有六千多人，達到全盛時代，其因如下：

1 日本金價跌落，在廿四年八月中旬，每圓日金僅值七角多錢，普通一個學生，每年不過花費四五百元，便可得到鍍銀的頭銜。

2 年來中國各地中學，勵行會考，不及格的中學生，走頭無路，遂想出這條不脛而走

3 政治關係。

談到補官費，是留學生唯一的希望。官費種類甚多，約分爲下列五種：

1 各省官費或獎學金 各省教育廳，爲培養人才起見，有官費或獎學金之規定，

二者頗相類似，惟時間有久暫之別；先談官費，官費是有永久性的，一經補上名額，在留學期內，年年可以領津貼；獎學金則不然，一年一度，考核成績，本年成績優良，呈准之後，明年可領獎學金額，如成績少差，則無希望。年來因官費學生，生活餘裕，甘心墮落，不好用功，故各省多取消官費制，而改爲獎學金制，但各省情形不同，經費困難，學子倍出之省，有粥多僧少之勢，其獎學金數目甚少，每月

不過二三十元乃至四五十元，其他邊遠之地以及富庶省區，如甘肅廣東各地，則達八十元乃至一百元。

2 機關保送官費生 年來各省軍事財政行政教育機關，以及中央黨部有選派優秀份子，出洋留學，以資深造者，此類學生，年齡較大，不作正式學生，任意在著名學校旁聽，或在上野一帶居住，每日到上野圖書館看書求學。其經濟來源，當然由原來保送機關發給，生活自然優越。

3 日本文部省外務省選拔費 中國退回之庚子賠款，大部指定作為中日文化事業之用。所以日本外務省，設了一個「文化事業部」，專司其事，文化事業部撥出一筆款子作「選拔費」，獎勵中國留日學生之優秀份子，選拔費可分特別普通兩種，前者每月日金八十圓，後者五十圓，特種選拔費名額二十名，故非成績特別優良者，不能應選，大抵每年均為帝大學生所包辦，其他各校，頗難望其項背。普通選拔費，定額一百名，比較易得。

4 旅費 日外務省文化事業部，指定專款，凡中國留日學生，在正式學校畢業者，可領得歸國旅費二百圓。但中國各省亦有規定「歸國旅費」辦法者。

5 貸金 各縣教育局，爲培植本縣貧寒有志青年留學起見，亦有貸金之規定，其法爲每年由教育局匯寄若干銀元，此款不作發給，作爲借貸形式，言明此人將來學業成就歸國服務後，每月在所得薪金項下，分期歸還貸金，但是一旦歸國，有了差事，就是衣錦還鄉，誰也不還前賬了。但是不論那種官費，也不能從天而降，必需備文呈請，並託個人情，有了「面子」，自然好辦事了。

管理留學生者，有中華留日學生監督處，地點在東京小石川區，監督之下，設總務學務兩科，其工作爲：①登記②寫介紹信③管理各省市官費津貼。一個留學生到日本，必需到東京登記，並攜帶四寸照片三張，由監督處加蓋戳記，一份送教育部備案，一份存查，一份交學生攜帶。凡留日學生不在該處備案者，歸國後無地位，不啻私生子。故大多數學生，皆往登記。登記後，由監督處發給介紹函，介紹該生赴某一學校讀書。但其主要工作，仍爲代收各

省官費津貼，證明各生成績，因此，與學生關係甚為密切。

神田區原係文化區，最合乎學生居住，區內有「東亞預備學校」，在青年會附近，中國留日學生，初到日本，最感困難者，即為語言文字，故到日之後，必需暫住神田區內，以便就近補習日文。年來國內各地學校，嚴格舉行會考，落第之士，貧無可奈者輟學，富有者多東渡扶桑，自金解禁後，日金大落，往日年需二千元者，今則四五百元即可求學一年，故日本留學生，由數百人驟增至七千餘名。且日本對我留學生，取放任主義，其「既定政策」與「一貫主張」為「來者不拒」。大多數學校，對於中國學生之入學手續，馬馬糊糊，只要有一張文憑，不論真假，便准入學，考試時，也是隨隨便便，鬆懈的很。還有若干私立大學對於中國人，仍有特別班之設置，聚集若干中國學生於一堂，這也算是「日本留學」了。

在日本的
中國文化事業

中國留學生，在東京有六千人，他們組織一個四開小報，名曰「留東新聞」用新五號字，印活版，每週出報一張，這是在日本全國中，唯一的中文報紙，也是唯一的小報。因為主辦者是中國人，所以特別加以限制

，每期的稿件，要受當地警視廳的嚴格檢查，遇有不滿意的文字，立刻予以扣留，不准發行。留東新聞，定價很貴，每份日金五錢（合五分），內容方面，在以前大部是中國留日學生的動靜及廣告，最近被郭沫若派接收，一變以前的作風，政治分析，追蹤嚮導，各種小品文字，亦可與國內第一流小報相抗衡，中國學生，大部日文程度，尙屬幼稚，不能直接看日文報紙，讀留東新聞，也大可解悶，現在該報銷路，有青雲日上之勢，聞已超過三千之數。記者看出留日學生的苦悶，向他們介紹新北平，一致滿意，於是新北平報在東京風行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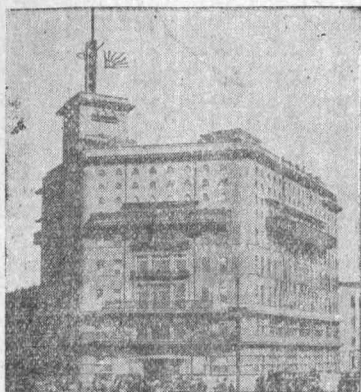
在日本居住的外國人，據昭和八年（民國二十二年）冬調查，共計二萬九千餘人，中國僑民佔三分之二，約一萬九千九百餘人，其中男子一萬四千餘人，女子五千餘人，不用說，就中五分之二是留學生，散居於東京各地，五分之三，是商人，以大阪神戶長崎東京四大都市，爲其集中區域，中國居留日本的商人，以廣東籍最多，有居住數世以上者，但一切生活習慣，尙能保持固有風俗，在神戶中山手二丁目地方，在一個山麓的根脚，華僑們創辦了一座學校，名曰「神阪中華公學」，是小學程度，有學生二百餘人，男女兼收，有七八歲的小孩，

有十七八歲失學的青年，教師七人，都是由北平請去的。學生的父母，盡量是廣東人，說廣東話，其子弟一口北京官話，有一位教師對記者說：那學校的經費不過一千元，都是各董事樂捐的，但辦理得非常有精神。所聘教員有兩個條件，第一要說北平官話，第二要大學畢業，雖區區薪俸（每月日金六十圓），人皆樂就。因為許多中國大學生，在找不着工作時候，很願意藉此機會出洋走走。

在東京，也有一個同樣學校，名曰「東京華僑小學校」。新校址在豐島區長崎町，陳堯君任校長，每月經費三百十五圓，多為各方之捐款，經費異常拮据。現有學生八十餘人。

十 日本的新聞事業

是日和方紀生，到麴町區有樂町，參觀朝日新聞社。朝日新聞，是日本最有名的一個大報，創立於明治二十一年，已有一萬多號的歷史，本社在大阪創辦時，不過一小張，其大小尺



東京朝日新聞社大樓外景

新聞，日銷一百三十萬份，兩共二百八十萬份左右，在世界佔第三位。該社慘淡經營的歷史，很值得紀念，在創辦的時代，一切需款孔亟，社長的房屋，太太的首飾，當賣一空，維持前途遠大的嬰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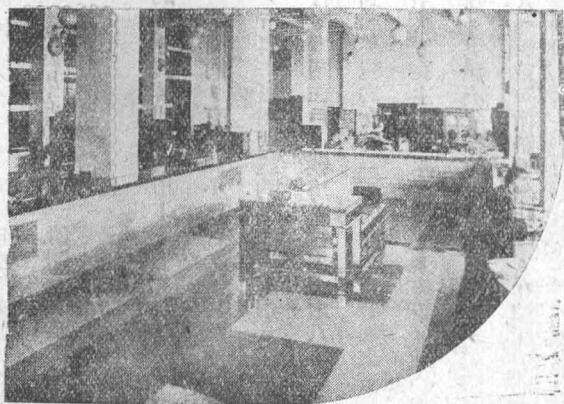
寸，相當於新北平報的一半，用的字是四號字，報頭橫形，佔去一張報四分之一，所登的新聞，不過皇宮的奏文，大臣的行動，沒有出人頭地的新聞，其幼稚也就可想而知了。經過中日之戰，日俄之戰，他的銷路突飛猛進，一日千里。戰後，天下太平了，人民富足了，隨着識字人數的增加，報紙銷路，日益增多，現在大阪朝日新聞，日銷一百五十萬份，東京朝日

→ 前途遠大的嬰兒

女號房衣香鬢影
營業局富麗堂皇

的人，真是門庭若市！

大門內，有一個小櫃台，裏邊坐着三位妙齡女子，手裏有拿筆亂寫的，有持耳機打電話的，有與來賓相週旋的，這便是朝日新聞的傳達處。呀！日本人處處講求美觀，在中國，不論什麼機關住戶，號房差役，十之八九，是老弱殘兵，提起了「號房」兩個字，沒一個會連想到「美麗的女郎」。因此，在中國來賓與號房的衝突，時時刻刻會發生，不用說，來賓拜會主人，在主人有點譜兒的，來賓總疑心號房依勢凌人，氣餒萬丈，而這般老弱殘兵，陰虛肝旺，也免不了時常動火。我常說，要想免除這種衝突，最好用少女，在消極方面，少女不令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在積極方面，溫存賢淑，能令人息怒於無形。日本各報社的號房，爭聘美女，便是這個用意。



角一之局業營社聞新日朝京東

記者未出國時，有北平電通社橫田社長，朝日新聞北平特派員本鄉君，分別介紹東京朝日新聞社論說委員大西齋，記者投刺請謁，號房小姐，一面把我的姓名挂上號，一面打電話問大西是否到社，經過二分鐘的光景，回答說：大西尙未來到，我們於是說明來意，並非完全拜會性質，還要求參觀，號房小姐請我們在裏面坐一坐，並說：「一會兒便有人來領導」。裏面即是營業局，（見圖）磁磚敷地，大理石櫃台，坐着好幾十號人，彷彿像似銀行的外櫃。

一會兒，由外面來了一位五旬男子，西服分頭

，由他的步伐中，看出這位先生，一定老於經驗者，手裏拿着記者的片子，前來週旋，纔知

道這位是奧田君，乃朝日新聞社的招待員。緣該社爲東京之著名機關，不論是本國或外國人，來京觀光，不到該社參觀者，引爲遺憾，該社派有專人，指導講述，奧田在該社有些類似中國商店「大了兒」，所以應酬一切，都帶些老奸巨滑的神態，據他說：該社大開方便之門，來者不拒，一體歡迎，故每天前往參觀者，不下數十人，並且在報紙上，天天把參觀者的芳名，逐日發表，以廣招徠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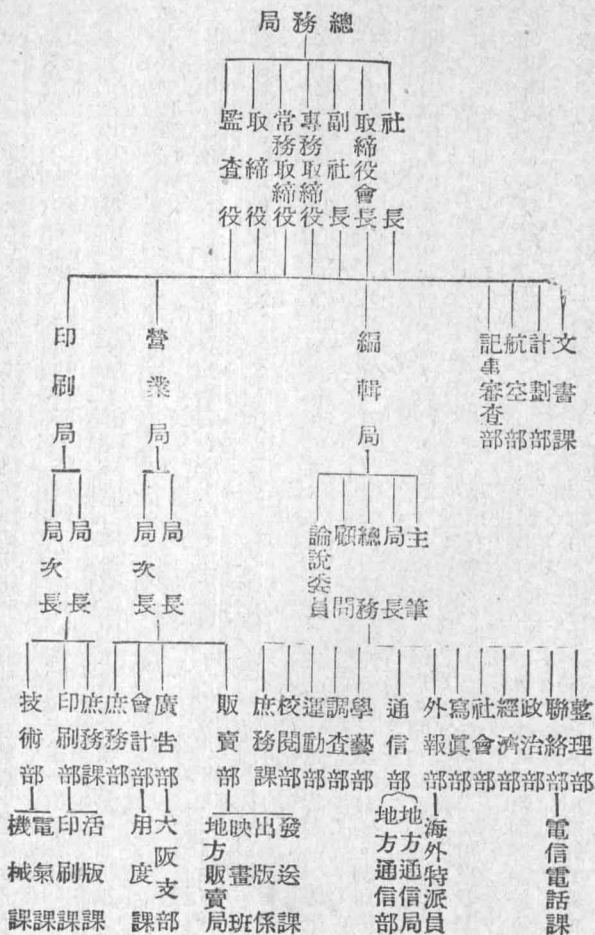
奧田引導記者往外走，這時號房又來兩位制服學生，作同樣要求，遂一齊出來。在大門口內，有升降機三架，水平排列，這時兩架休息，一架載客，門楣自動表告訴我們，現在正在五樓接人，一會兒由五樓而四樓……降到一層，升降機停止，鐵門裏站着一位摩登女子，西服束腰，高跟皮鞋，燙髮，香蕉鬢兒，堆着滿面笑容，向我們一行微微鞠了一個躬，同時把鐵柵欄門開開，口裏說着：「請進」。一行人等，循序而進，轉運手（司機者）問了問上那一層樓。奧田老氣橫秋地說：「五樓」。升降機垂直而上，各樓牆壁，若過眼浮雲，閃閃即逝，一直到了五樓，才算停止，這時升降機的鐵柵欄開開，女司機又向我們鞠了一個躬，說

「請下」。我們隨着奧田，魚貫而出，拐了兩個灣子，到了一間寬敞大屋子，擺上千餘張椅子，前面一個大舞台，這便是朝日新聞社的大禮堂。

日本新聞的
組織與資本

到了大禮堂，奧田君請我們坐下，他站在舞台下面，手裏拿着教鞭，像講台上的教師，開開了話匣子，他說：「東京朝日新聞，和大阪朝日新聞是聯號，本社分編輯，營業，印刷三局，而以社長取締役（董事）監查役等分別總其大成，為本社之最高級統制集團。說着，他在黑板上畫了一個組織系統表：

業事聞新的本日



萬能的
大禮堂

奧田畫完了系統表，接着說：東京朝日新聞社，資本四百萬圓，全社工作人員一千六百餘人，社樓凡八層，佔地四千三百坪，營業局，在一樓前部，印刷局佔地下層及一樓之後部，編輯局佔三樓全部，四樓為食堂理髮館，五樓以上為社長室，取締役辦公室等。

組織的輪廓說完了，他給我們講些編稿發稿的手續，排版校對各情事，都是些老生常談。末後談到大禮堂的功用，他說：日本各報，不是簡簡單單的，只發一張或兩張報就算了，新聞社常做些社會運動，真正替社會去服務。就拿大禮堂說罷，並不是「做紀念週」「開全體大會」「或召集所屬訓話」之用。而一個問題出來，報館裏就開一個「座談會」。例如中日問題緊張時代，他就請些著名學者，教授，或政客，在本報大禮堂，開「日支問題座談會」詳細評述中日間之各種問題，講時，公開的，請讀者聽講，並且把講演詞第二天在報紙上發表。開座談會，是報館的家常便飯，一個中心問題出來，必有一次座談會，使讀者對於事態，能有深切的了解。此外，大禮堂還有大戲院的功用，你要想玩個票活，找不着好的舞台，

可以向報館去租用，例如中國留學生，時常租用報館的大禮堂做會議廳，或唱中國的大戲消遣。還有，每逢一個大的事件發生，各大報的映畫班積極地活動，分赴各地攝成電影，能在當天，或在次日，即將該事的影片，在本社大禮堂放映，如今夏有一隻大船，被颶風吹襲沉覆，映畫班積極活動之結果，不但次日的報紙上，登載巨幅的插圖，並且該天的下午，即映演沉覆的活動電影，真是神速。像大阪朝日新聞，大禮堂設在一階，他更生財有道，每日演戲，這樣，報館方面，不啻戲園的老板。他如有些畫展會，結婚大典，大宴會，找不着適當地點，也有借用報館大禮堂者云云。由此觀之，日本各報的大禮堂，其功用之大，不但有機關以及學校禮堂之用，且把北平的公園中山堂，飯莊子，會館，以及戲園子，電影院的功用，兼而有之了。報館方面，一面為營利，一面為宣傳。像這樣報館與讀者之間，發生密切關係，報紙的銷路，當然大展鴻圖，這是他們的用心，但是他們爲了擴充銷路，纔有花樣翻新的把戲。

編輯六百人
濟濟一堂

奧田引導我們參觀全社，在四樓上，有理髮館，食堂，也和大禮堂一樣，

具有營業的性質，可以外賣，

不過一切東西公道些，本社同

仁推頭吃飯，還可以打折扣，所以全部職員千餘

人，多在社內吃飯。記者到過大阪朝日新聞食堂

參觀過，裏面有冷氣設備，一切都很清潔，侍役

也很有訓練，並且價廉物美，所以座上客常滿，

杯中酒不空，這類副業，在中國各報中，還沒有

聽說呢！我們循梯而降，在三樓編輯局外面參觀

，這時是下午三時半，夕刊（晚報）編輯下班，

日刊還沒到鐘點，編輯局，正在青黃不接時刻，

政治社會兩重要部，只有一兩位值班，比較冷落些，不過約有四五十人，在裏面坐著，只有



角一之局輯編聞新日朝

文藝寫真各部的人們。記者走到編輯局門口，自然要登堂入室，詳細考察一番，以便借鏡。奧田攔阻道，這裏正在工作，請勿進內，以免影響他們心思，記者不便再進去了，只得在門外端詳一下，但見這間大屋子，有一百多個辦公桌，聽說工作人員，却有五六百人，每個桌上，有公文筐子，電話，文具，和各種必需工具。一般人嘲笑報館編輯，手中不離剪子漿糊，記者觀朝日新聞編輯局，也離不了這兩種寶貝。奧田引導我們進入調查部參觀，說道：這裏可以多停留一會沒有關係。調查部之組織，有些類似中國各報館的圖書館，不過調查部所担任的工作，比較有計劃有系統罷了。朝日圖書室備有最新式鋼鐵書架，自由加除器，內藏漢文日文圖書五萬冊，洋文書籍一萬餘冊，專供編輯參考之用，調查部一方面負搜羅各地報紙各種圖書的任務，一方面担任整理各種插畫，據說插圖方面，有三十六萬幅，其中日本人物佔半數，計十八萬幅，世界人物七萬四千幅，飛行機艦船建築物八萬五千幅，最怪者，關於中國人物攝影，有二萬幅之多，不用說黨國要人，各省主席，都有他們的肖像，就是比較有名的大學教授，梨園名伶，電影明星，甚至勾欄名花，也都有他們的玉照，搜羅的責任由

全球各地特派員分別辦理，而調查部總其大成，各有專責，所謂養兵千日，用兵一時是也。一旦有關於此類人物的事蹟發生，立刻把像片登載出來，各報風氣所尚，非此不足以圖存。據傳襄謨在國聞週報統計：「日本各報時事寫真插圖，較歐美報約多出一倍，平均每天約佔六十方英寸以上，竟佔去文字地盤二十分之一。」但各報插圖雖然五花八門，并沒聽見賣報僮子的口號：「帶像片的新聞」，蓋已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了。

日本各報，對於排版藝術，非常講究，在編輯方面，設有專人，計劃每日版式，務使其花樣翻新，美而脫俗，據熟悉內幕者談：掌其事者，每日將全部新聞，剪為各種方式，貼於紙上，至最美觀之方式為止。又日本各新聞紙，競用插畫，普通每篇小說，有一插圖，均係名家作品，朝日新聞插畫，每幅三十圓至五十圓，時事漫畫，尤為名貴，每幅竟值五十圓以上。讀賣新聞，號稱婦孺日報，插圖之多，幾乎日必十幅。要人方面，畫家異想天開，勾成種種臉譜，光怪陸離，中國各報，近亦盛行人頭插圖，蓋即本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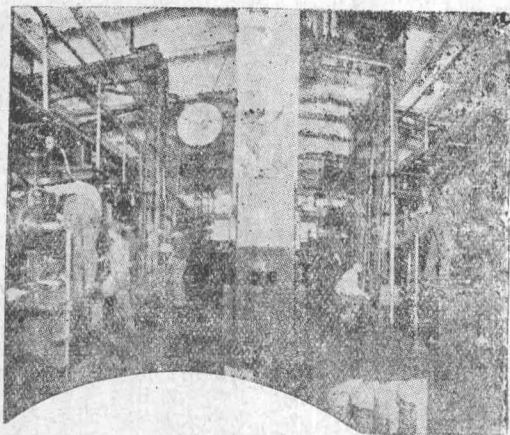
一個政治問題出來，各地報紙，馬上就寫出一篇「時事分析」，將此事之源原本本，詳詳

細細，剖析給讀者看，指示讀者，以時事之認識，關於這一層，與新北平報的「時事分析」
「國際講座」大致相同。

日本各地報紙，很注意「特寫」文字，一年春夏秋冬，有春夏秋冬的特寫，一個大遊藝會，有大遊藝會的特寫，特寫的文字，美而流俐，並且時常派些記者，分赴各地，考察一切，如最近朝日新聞大西齋之來華北，太田宇之助之來華南，給他們以長篇有價值的特寫文字，使報紙生動起來。不過，這一筆費用，太可觀了。記者出來，代表堂堂報社，飲食起居，都不能太泄氣了，聽說大西此行，花費了兩三千圓，全都由報館支給的。

每日能鑄字五十萬
每小時印轉二百萬

參觀了編輯局，下樓訪問印刷局，活版工廠，是一間大屋子，面積約有二畝地，裏面有一百多名工人，站着排字，原稿由編輯局用電機發下，交活版係領袖分配，原稿一頁四行，每行十字，通常排字工人，每人三頁，約需四五分鐘，工人人數衆多，故能以極迅速之光陰，排出大量文字。名曰「植字」，由植字而小組，更由小組而大組版，大組版，即中國所謂「拚版」。拚版要好



廠工課械機聞新日朝

手藝，在活版係中，掙頭份錢，他必需與編輯局畫大樣者，密切聯絡，使版式美觀。

活版係的對面是鑄字課，有萬能鑄字爐十五台，每日能鑄字五十萬個，奧田說：工場中活版課常存字一千萬個，以備不豫。各號字的壽命，至為短促，如五號以下的小字，每字僅用一次，一號至四號字，限用七次，初號以上大字，限用十五回，因為電機壓板的力量太大了，每經一次打版，必有一次之磨擦，若不更換，則版的表面，必有高低不平之現象。所以隨

鑄隨分，隨分隨用，日日用新字，印刷上自然精美了。

朝日新聞用的機器，是日本國造的超速度輪轉機，他有每小時印刷十五萬份輪轉機七台，

每小時八萬份的十一台，總共十八台，同時開足馬力，一小時印刷能力達一百九十三萬份。記者進到機械工廠，正在印刷夕刊（晚報），十八台同時動作，其聲震耳，一捲一捲的報紙，由地下層轉上來，直立如瀑布，好幾個滾桶，不住的亂轉，看來眼花。印畢，自動切開，自動疊折，自動送入樓上，樓上的發行人，分別裝袋，運至各地。

由一樓降至地下層，這裏是庫房，捲桶紙堆積如山，大概有五六千捲之多，但是這紙僅够朝日新聞一天之用，報出的越多，紙也銷耗的多，趕上報紙高漲時候，就會賠錢，對於紙價的損失，恆以廣告價目爲挹注，所以日本新聞報廣告，除小廣告外，無一定價目，紙價高亦高，紙價低亦低，這種買賣要在中國實行，必有人來責備一句「太不規矩了」。

電傳照像

奧田又引導我們參觀「電傳寫真部」。電傳照片，是利用電波光波，在很短的時間內，把一張照片，傳至遠方，電傳照像，分有線無線兩種，前者已有九十年的歷史，後者爲近數年的新發明，還沒有普遍。朝日新聞所用者，也是有線電。在傳影的地方，有一個發送機，把照片放在一個圓筒上，用極強的電燈光，把原影經過一度透射

後，光源變爲電流，再經增幅器的擴大，即可傳到遠方去了。

在受影機方面，係利用電磁線輪。把遠方傳來的電流，經過震動線輪而起一的種震動，把光線改變了位置，再經過兩次透光鏡和隔扇的微孔，光線就集中起來，影響到感光紙上，以後的原理，即與普通照像相同了。

在一九二八年，日本新聞紙纔開始利用電傳照像，各大報競以此相號召，電傳照像，遂成爲最時髦的把戲。越到最近，電傳照像，越是發達，例如義阿大戰，世界運動會，日本的新聞紙，每天必把萬里以外的事實，在當天的晚報或次日的早報，連載巨幅照片，以資宣傳，科學的發明，實令人驚嘆不置！

發行敏捷

日本各報的發行所，在一個都市中，有好幾十處，這些分銷處，名曰「出張所」，記者會到東京朝日新聞神田出張所參觀過，那是一間門面的小舖房，門口有個大玻璃窗，裏面有欄櫃，住着一家老小，在白天門前冷落，一點生意也沒有，但是每晨破曉時候，門庭若市。報紙出版之後，各大報，用自備汽車多輛（見圖）把報紙送到各

所以在破曉時候，全市各地，皆可讀報。有好幾位留學生居住在市區之外，對記者說過：他



車汽重載報運之聞新日朝

區出張所，出張所接到報後，一分而散，日本都市面積很大，拿東京市說，東西南北百餘里，報販要是一個個安步以當車，走到報館取報再回頭，早報豈不變為晚報？日本各報齊報時間，非常嚴格，像北平的一般大報，時常等候五六點鐘的新聞，延至八九點纔出報，在日本絕對沒有。奧田對記者說過：朝日新聞的政治新聞，一時半齊稿，本市新聞二時報齊稿，過此以後，天塌下來的新聞也不要了。

們每天絕早起床，總是點着電燈看報。這不能不歸功於發行得法，出張所配達其間，綱舉目張，傳遞迅速。

各大報館，如朝日新聞，每日新聞，都有飛機若干架，司運報與通信兩種工作。長城作戰時，各社新聞機，充分發揮活動能力，担任空中攝影及投遞長篇通信等工作，上午六時由錦州出發，當日午後三時抵達大阪。戰後，中日兩國締結和約，朝日新聞機，一度飛平訪問，把當日報紙，運抵北平，歸國之時，又把當日中國報紙，帶歸本國。我們知道，一架飛機總在十萬左右的成本，報館經濟力量不充分時，絕對辦不到，何況十架八架之多？上海時報，有一架飛機，在上屆全運會時，由滬飛京，攝取種種影片，當晚飛滬製版，次早又把時報運到南京，大出風頭。又五中全會時，杭州東南日報，用飛機把當天的報紙運京，分贈各地代表，代表們都驚訝報紙來的神速，不知飛將軍在日本，早已普遍到各社，飛將軍在國內無風頭可出，只得向外國去發展。

另外有一種動物，運用好了，其功用也不次於飛機，這種動物，就是新聞鴿。

鴿子有一種特性，你帶出很遠去，他能在不久的時候，回到原地，近古的時代，就有人利用這種特性，作為通敵的工具，在鴿子的腳上，拴上一封書，使他飛回原地，把敵人的陣容和盤托出。新聞事業進步後，就把這種軍用鴿改為新聞鴿。新聞鴿便宜多了，不用很大的成本，不消耗很多的汽油，在都市中飛來飛去，影響不了治安，可謂價廉而物美。朝日新聞，常用傳書鴿帶像片及通信稿，試用的結果，由橫濱至東京，約需三十分鐘，伊豆至東京，一時四十五分。明治神宮一年兩度的野球賽，新聞記者身邊都帶好幾隻通信鴿，照了像片，拴在鴿子腿上，四五分鐘，便回到本社。

廣告費
的驚人

報館不能專靠賣報，專靠賣報紙，一定要賠本，機關報靠津貼，營業報靠廣告，日本各報比較有名的，營業獨立，廣告費非常大。大阪每日新聞平野峇一說過：「大阪每日新聞，佔有百行面積之廣告，每日收費一百八十元，不可謂不多矣，但本報日銷一百五十萬份，平均每份不過一毫二絲，每百份不過一錢二厘，無論什麼印刷品，都沒有這樣便宜，並且分散的沒有這樣普遍。」日本各報，廣告分為三種，一種是

案內廣告即小廣告，收費最廉，朝日新聞朝日案內，每三行每日收費三圓五十錢，比新北平小廣告貴二十三倍。第二種是普通廣告，大約每行一圓五十錢至二圓，全版廣告，每天大約三千圓至五千圓。第三種是特別廣告，在新聞內，報頭下或紅廣告。日本生產發達，百業活躍，他們爲事業之推廣，不惜支出大筆廣告費，例如仁丹公司，武田藥房，花王石鹼，森永牛奶，每年廣告費，總要支出幾千萬圓，各大公司，皆願登載整版大廣告，互相競爭，廣告擁擠，要想登廣告，必先預約，否則不易找出地盤，像東京朝日新聞等數家大報，每年廣告費可收一千萬圓以上，平均每月一百萬圓左右，這個數目，很可以驚人。各大報的收入，每年收支決算，總在三千萬圓左右，這裏，他們可以有一成以上的盈利，像大阪每日，大阪朝日，東京朝日，讀賣新聞等數家報紙，每年總有一二三百萬的耗利。

據東京朝日新聞的統計，各廣告中，以藥品爲最多，約佔百分之三十一，化粧品次之，約百分之二十，整版的廣告，以這兩類爲最多，出版界次之，約百分之十六，百貨店又次之，約百分之八。

日本各報也有旺月淡月之分，一二月是旺月，七八月是淡月；一二月中，人人都閑散，生意發達，報紙賣的多，廣告也收入多，謂爲旺月，七八兩月，農事繁忙，富人避暑，報就銷的少了，謂爲淡月。

日本政府，管理報紙，非常嚴格，你要想開報館，辦刊物，也和對待私立大學一樣，必須繳納相當的保證金，用以取締野鷄報館，充斥市面，影響正當報社之營業，但據東京新聞研究所出刊「日本新聞年鑑」載，日本全國出版物，有一萬一千六百九十種，其中日刊一千一百七十九種，比較馳名的，也有一百五六十種，但是全國最負盛名的，有東京朝日，東京日日，時事，報知，國民，大阪朝日，大阪每日七大報，號稱東西七紙，每家銷路都在七八十萬以上，百五十萬份以下。日本國比中國小，人比中國少，居然有這種龐大的數目字，很值驚人的，經記者詳細研究，始明真像，其因有五：

一、教育普及 不論是一位農夫，老太太，下女，苦力，都有讀報的能力，日本人口七千萬，有讀報能力者，姑以三分之二計，也有四五千萬人。

二・人民生活充裕 普通人家，每天花十錢八錢買報紙，毫不在乎，常見一家之中，訂報數份之多。

三・都市人口集中 日本各都市有人口集中之趨勢，如東京市人口達五百餘萬，大阪市三百餘萬，上述七家報館，在本市的銷路，都能達到好幾十萬。

四・交通方便 日本大都市火車電車，每五分鐘一列，運輸報紙，至為方便，能在短時間，將大量報紙，運給遠方讀者。

五・設備完善 各大報紙，都有自備飛機，自備汽車，以最迅速之方法，將報紙分配於各地出張所（派報社）。

基於上述五種理由，報紙很容易銷售，同時因為工商發達，廣告收入增加，報館自然發達，印刷方面都用最新式機器，出版時間可以盡量提前，於發展上毫無障礙。

日本大新聞紙，都發行有「地方版」，舉例說：東京朝日新聞，在愛知縣地方，特為發了愛知縣地方版，除去兩大正張外，另加一張地方版，在這一張內，專門登載該地方之新聞廣

告。地方版大都由本社印刷，用最迅速方法投遞，一家大報館，常有好幾十個地方版，在特別情形之下；也有由地方支局印刷者，如大版每日新聞設關門（下關門司）支局，發行長崎朝鮮等十個地方版，據奧田語記者，朝日新聞社準備在長崎地方，設立支局，其報紙能於當日下午用飛機運至上海，把勢力伸張到中國來，大約不久可以實行現。（按地方版事，上海新聞報曾一度仿行，在杭州市內，發行杭州地方版，並且在當地印刷，一切與本地報紙完全相同，曾引起當地報界的激烈反對，中央宣傳部爲了此事，曾通令各地取締，在華北各報除天津益世報有北平版外，其他不過僅有外埠通信欄罷了。）

朝日新聞
橫遭壓迫

日本報紙最多，但是規模最大，銷數最多的報紙，要算朝日新聞與日日新聞兩大系統。朝日分東西兩社，一在東京，一在大阪，日日亦分爲東京日日與大阪每日，兩兩互相輝映，操縱了一般的輿論，把握着全日本新聞界的中心。朝日的讀者大半是小資產階級和知識份子，因爲他的言論，自由主義的色彩很濃厚，很能得到一般人的同情，而且它的通訊網和發行網，比日本任何報紙都佈置得周密，內部的組織

和規模，也比日本任何報紙來得偉大，在國際尤其是日本國內建立下了巍然屹立的地位。在中國知道朝日新聞的人也比較多。的確，一般的批評，都認為朝日新聞是日本的代表報紙。可是，年來因為法西斯主義之流行，「日本主義」之抬頭，給予自由主義以莫大的威脅和打擊。二二六事變時，朝日新聞社被搗毀，並得到不少的嚴重警告，於是不能不順應環境，而一變其本來的面目了。因此，許多讀者都感覺失望，甚至有朝日新聞，已入於反動期的批評。故二二六事件以來，它的銷路和一般人對於它的觀感，都有不少的變動。在此時足以和朝日爭霸的日日系統；既得到了爭取讀者的機會，於是想盡方法來迎合讀者的心理。菊池寬是一般人所崇拜的善於描寫戀愛問題和婦女問題的文學家，日日特別聘他作顧問，長期刊載他的作品。又網羅村松稍風，岸田國士，宮本三郎，邦枝完二，岩田專太郎，石井鶴三，大宅壯一，橫光利一等名小說家和名畫家，專門在報紙上撰寫富有趣味的小說。至於圍棋，將棋，也是一般人所嗜好的消遣品，日日特聘極有人望的選手連續比賽，將比賽情形連同佈陣局勢在報紙上長期發表。其他如運動消息之詳盡，家庭欄之擴大，消夏讀物之連載等，無一不

是為了投合一般讀者的口味而用盡心機。不管他爭取讀者的手段如何，他的銷路據說較前增加了，據他自己的宣傳，東西（即日與每日）的讀者已達三百萬，一躍而為日本第一位大新聞紙了。

報紙發行的確實數字，是不容易得到的，據記者去年的調查，日日與每日的銷行份數，不過百三十餘萬，而一般宣傳為二百萬以上，現在又有三百萬讀者的說法了，不知道是否確能到二百萬份。如果是事實的話，不但在日本要算第一位銷路最廣的新聞紙，就是在世界新聞紙中，也可以獲得第三位的榮譽。

日本各大報，也都受新聞檢查的束縛，在內務省，時常有通知給各報，某某問題，禁止登載，某某思想，禁止宣傳。自二·二六事件發生，軍人干涉新聞，成為公開之秘密，許多家大報，都有軍部派來的「顧問」，作近水樓台檢查，但是他們的統制政策是一貫的，法令是統一的，其注意點，在政治思想，而不在微末，關於請託式的檢扣，不平等的檢扣，是不多見的，在日本只有沒收全部報紙，一天不准發行，「開天窗」之事，却從未聽說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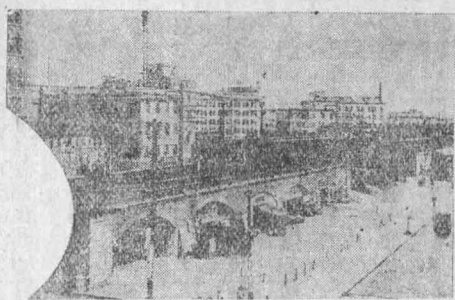
我們在下午四時，在朝日新聞社的四樓，與大西齋晤面，并承他介紹論說委員太田宇之助，與我們見面，他二人都是支那通，在北平任新聞記者，有十餘年之歷史。年來中日關係密切，他們的地位也日益重要，遂任支那顧問。不論中國發生了什麼問題，必要請教於他們，他二人關於中國問題，都著有專書，風行一時，成爲新聞界的名流，而每一個重要問題發生，除請他們作社論外，並常作公開講演，即是某某座談會。台下的聽衆常達一二千人之多。

報社的
副業

八月十二日，天雨未止，九時，方紀生至，打開「讀賣新聞」，看封面上，有一個大廣告，畫一個時髦女子，除去乳峯與生殖器兩部外，赤身露體，一絲不掛，做着邁大步樣子，十足表現肉感美，背景是大瀑布，她一手指着「納涼大

瀑布之國技館」，「百五十尺之大瀧」，大瀧是華嚴瀧，在日光，高一百五十尺，自半山下垂下，直立如布，在世界上馳名，印入日人心理極深，這個廣告表示：把華嚴瀧的大瀑布，移至國技館內，在盛夏之日，也要算納涼佳地，引人入勝。下面寫「主催日本觀光會」，「後援讀賣新聞」。記者心想，這種情形，和中國報館主辦的搭桌戲，義務戲有些類似吧！方

君告訴記者：日本觀光會，與國際觀光局，是有關係的組織，他的使命，是策動人們的遊興



丈二面地出高道軌車電線高

，爲達到這個目的，不惜想盡種種宣傳方法，這次遊藝會，是把各名勝風景，用縮影方法，排列在人們眼前，使人們看到這個縮影，誘惑想身臨其境，他與報館合作，骨子裏當另有合作辦法。記者看了報，身不由己，於是二人冒雨前往，在水道橋乘高線電車，直趨兩國驛。高線電車在城牆上走，經過明治大學，有山有水，風景如畫，到了兩國驛，我們下了車，循階而降，在出口地方，有一個行人，攔住去路，把我們嚇了一跳。他很客氣脫去了帽子，給我們深深地鞠了一個躬，原來此人向我們問路？哈哈！這不是問道於盲嗎！記者是異邦之人，初次來到東京，既不認得路，又不會說話，方君看出我的手忙腳亂，便向那問路人，說明我們也不知道，同時又向其他一個路人問了路程告訴他，

這人感謝而去。因為東京為日本全國的首都，各方觀光之人甚多，鄉下人進城，一定有時要迷路，所以這種問路之事，在東京數見非鮮，被問者也應該盡其所知告訴他。

國技館的建築，輝煌壯麗，是一個國營大戲院，一年幾度的國技比賽，在這裏舉行，比賽時天天滿座，票價賣至二三圓，王公大臣，甚至於天皇，都要御駕光臨，其實所謂國技，也就是天橋摔跤之類罷了。日本對於摔跤，十分認真，他們認為這是鍛鍊身體的運動，不論在都市或農村，夕陽西下，工作完畢，三五相聚，舉行國技練習，於是門前積人如山，爭看熱鬧；國技館中的選手都可稱為國手，無怪乎決賽時轟動一時的朝野。但是到了夏天，有錢的人們到海濱去，國技館無用武之地，觀光會借為會址，介紹名勝。

記者買票入門，裏面黑漆漆，電燈如豆，別顯神秘，把整個大劇場，用木板搭成窄道，忽高忽低，忽曲忽直，如登高山，如臨海濱，一切佈置，悉仿各大名勝，具體而微之，其名稱如下，①鴨川四條橋②布引瀧③湊川大合戰④長良川鶉祠⑤奧多摩御嶽⑥二見蒲⑦十和田湖⑧琵琶湖⑨川中島⑩江之島⑪無人島⑫不思議之家⑬鬼怒川川治⑭奧日光⑮五華

嚴瀧。其中以華嚴瀧最爲奇特，用很多大石，堆成山形，更引大量自來水，從屋頂上灌下，直立如瀑布，完全模仿日光之瀧，使人不疑其假。

國技館中，抑揚悅耳的音樂奏着，紅黃綠藍紫五彩雷燈，閃來閃去，從屋角高處斜照在瀑布之上，越顯得秘密。這裏佈置很特別，有一個水晶洞，曲折紆迴，外面是大玻璃窗，裏面養着金紅色的游魚，綠茵茵的水藻，電燈照耀着，十分幽嫻有趣。另一塊園地，砂土敷地，上面種着棕櫚蘇鐵，有原始時代的駱駝，猿猴，鴉鳥，野熊各種野獸。這些野獸，不是活玩藝，乃是紙老虎，暗中有機關，指揮活動。

我們遊罷了佈景之美，知道還有一台戲，於是跨步入劇場。劇場在國技館中割據一部，是一座臨時舞台，舞台前面，有一個空地，大蓋是樂器所，空地後面，一塊站台，站台後面，是蓆棚，蓆棚裏有六七家茶座；上面寫着字號名稱，裏面有女招待若干人，敷粉一分厚，老少少，站在蓆棚邊上，向遊客兜攬生意，這個說：「請進吃茶」，那個說：「隨意便飯」，嘈雜一片，但是蓆棚裏空無一人，不景氣空氣吹到了國技館。記者看了這種情景，有些類

似北平什刹海的茶攤，又有些像遊藝園（十年前北平娛樂場）的大鼓場。這時戲還沒開場，我二人走來走去，無聊之極，立刻成了各茶棚女招待的目標，她們在生意蕭條中，認爲我們是空谷足音的好買賣，一齊出馬，請我們做她們的打泡生意，結局我們軟化了，被她們其中一家拉去，各自叫了一杯咖啡，從女招待的嘴裏，知道不大工夫，戲便開場，我們靜候着。大約十分鐘光景，電燈忽明忽暗，大蓋是開幕的表示，於是音樂奏起來，場內觀衆越來越多，數目在五六百人之譜，但是都站在席棚的前面，茶座裏也不過十幾人，像早晨的星光，稀稀落落散佈着，女招待們毫不灰心，他們在開戲的前一分鐘，還站在茶座前面拉客。

第一幕「初日之出」，佈景是一塊青藍色布帳子，中間畫一個半輪紅日，由兩旁出來十個舞女，穿着貼身緊衣，暴露肉體之美，做出各種解析幾何式的舞蹈，台下看來，不像肉體，好似十個機器人，一壁舞一壁唱，唱流行歌，麻醉了觀衆的心神。第二幕「梅鶯」，乃一古裝武士與梅鶯藝妓的故事，唱如牛鳴，一點滋味也沒有。日本古裝戲，和中國崑曲，有些類似，高意深奧，唱詞費解，不合潮流，但是一般文人雅士，多惡新戲之俗，而喜舊戲之

典雅，但是舊戲還有相當勢力，不致像韓世昌派在中國之潦倒。第三幕「天津繪藤娘」，乃古裝宮闈故事。第四幕「狂亂蝴蝶」乃蝴蝶女神思凡之一幕，第五幕「月光兔」是一段神話劇本，和嫦娥奔月，多少有些類似性質，是十三個少女，扮裝十三個小兔子，大鬧月宮，這一幕有很長的唱詞，這時在舞台與看台空隙地方，突然躍出三丈紅焰，這是利用自來水的噴霧方法，把舞台與觀眾之間，罩了一層薄霧，然後用紅光照去，越顯得舞台上的神秘！有不可思議之概。

第六幕是七福神，第七幕柳蛙，第八幕菊水，第九幕赤紅葉，第十幕水中海底龍宮，都是有水噴霧，目光的透視須穿過噴霧，所以彷彿在水中表演一樣。於是該會大標語，公然揭示「日本最初水中大表演」。戲自表演完畢，大約十一時。

☆

☆

☆

☆

☆

☆

八月十二日，日本陸軍省軍務局長永田鐵山被刺，這件事轟動了日本全國，東京朝日，日

日，讀賣，時事等四五家大報，都出號外。這件事是上午九時四十分發生，十時半，各家的號外，已見於街市，記者事後調查，日本報館，在各機關中，部設有眼線，一事情發生，能馬上得到正確的報告，報館遂分派大批探訪員和攝影記者，記其事而攝其影，例如永田事件發生。岡田首相由首相官邸出門，永田夫人到場，永田屍身抬出，十幾個記者，包圍上分別攝影，回到社裏，洗出來，看誰的成績好，就用誰的片子；總之，不論攝影，記事，排字，組版，打版，印刷，都異常迅速。記得在民國二十一年，山海關事變發生，日軍上午四時入榆關城，新北平報在上午九時，出了一個號外，發行五萬份，震動了北平全市，一致認為迅速，記者赴日調查後，覺得慚愧。

日本報紙，好出號外，在九一八事變後，各大報一天能出十幾次號外。有一位日本朋友，對記者說過：他訂了東京日日，朝日，時事三大報，記得有一天送號外的報僮，光顧他們的門庭，達四十一次之多，輕健的步法，活潑的鈴聲，擾亂他的心神，這些號外，在訂戶方面，白送不另收費，至於號外零售，則無定價，也賣二三錢不等。

日本賣報的，有男子，有女子，有大人，有老太婆。不亂叫，不串電車，在大街上，擺個小攤，手持小鈴不住搖動，釘釘嘴，釘釘嘴；有許多報販愛好讀書，一面搖鈴，一面讀書，有顧客光臨，他也不理會，拿一份報，照例給錢就走，他還是低頭讀書，這種精神頗有達摩老祖而壁之風。大科學家弗蘭克林，美總統願理治，幼年時代，都會度過報僮生涯，報僮不忘求學，故有後日之成就。我常說：北平報僮，應大覺悟，在等候電車的時光，與其打架，互相謾罵，不如讀書看報，陶冶性情，增益知識，作將來出頭露面的準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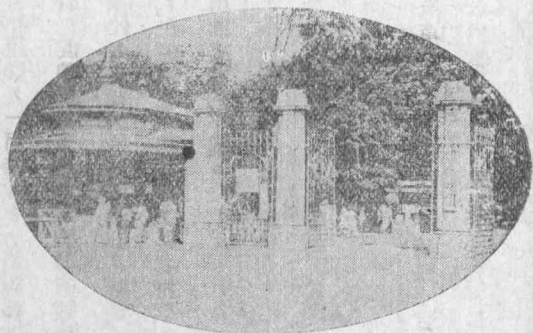
十一 上野動物園

日本公園，與北平公園，性質不同，在都市的中心，一塊草皮地，種植花木，建築亭台，任人休息，便是公園。所以在公園裏，和大學校一樣，也是芻蕘者往焉，雉免者往焉，沒有圍牆，不售門票，普通公園面積很小，方圓不足一里，惟上野公園，規模較大，爲日皇的御

園，捐助給國家，故名「上野恩賜公園」，是鐵柵欄大門，有塊豎匾，上書「上野恩賜公園動物園」，旁邊有一間小屋子，是售票處（見圖），門票二十錢，二人買票進門，裏面樹木參天，內容比北平農事試驗場的動物園大的多，面積二萬坪，明治十五年創辦，附屬於農商務省博物館，一切動物，分門別類陳列之，但動物學中，分動物爲脊椎，節足，軟體，蠕形，棘皮，腔腸，海綿，原生八門，該園陳列者，則僅脊椎動物一門，分哺乳，鳥，爬虫，兩棲，魚，五類。哺乳類中，除鯨魚外，幾乎應有盡有。

最高等動物，當然要算猿猴類，這裏有猩猩，黑猩猩

，大猩猩，獼猴。猩猩赤褐色，身長四尺，婆羅洲產，大猩猩，黑赭色，身長六七尺，性凶



上野恩賜公園動物園之大門

惡，直立如人，面目醜怪，非洲產。獼猴，即沐猴，又名胡猴，毛褐色，面赤，亞賽一個酒糟鼻子的人。

肉食類方面，有非洲獅子，一雄一雌，雄獅如大黃狗，雌獅披毛散髮，一對獅子，住在一個圓亭子

裏，好似

一個小家

庭。他倆

感情，異

常濃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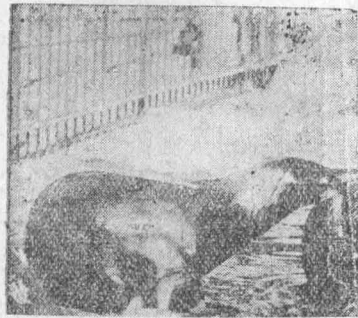


黑狗熊之姿式

兩旁的鼻腺，不住的放射，拒人於千里之外。於是看大黑狗熊，碩大的身體，靈活而輕捷，那時一個黑狗熊，倚欄直立，記者看他姿式雄壯，在鐵窗之際地給他攝了一個影（見圖）。

上野動物園，有一種珍貴走獸，科學上的名詞是「臘鼈獸」，俗名「海狗」，是足鰭類動物

已經有了結晶品。與獅子同類的，有老虎，虎為萬獸之王，頭上果然有個「王」字，此外還有非洲金錢豹，日本看家豹，狡黠長尾狐，短毛黃鼠狼。黃鼠狼身軀柔軟，能穿狹隙，迷信先生們，恭維他為「大仙爺」，但是大仙爺的肛門



狗海看中園野上

，身體紡錘形，足趾如鰭，體身七八尺，重達七八十貫，能游泳水中，故又稱水棲食肉類，是兩棲動物之一。在水中游泳，非常敏捷，神出鬼沒，不易捕獲，據看園人談：捕獲海狗，要利用雌雄交尾時期，先捕牝狗，放在一個陷阱附近，這時牡狗，四出尋覓，看見牝狗，爭先恐後而至，醋海生波，必有一番惡戰，捕狗者乘機一網打盡。公狗的生殖器，即是鼎鼎有名的「海狗腎」，是補腎的妙品，壯陽滋陰，但是中國各地所賣的海狗補腎丸，有真正海狗

腎的很少，偽造的太多了。假如沒有人用陷阱捕他，則海狗們的醋戰，一定要打得你死我活，戰勝者挾牝狗而去，公事完畢，竄入海中，再也不好捕獲了。海狗在西伯利亞海岸一帶甚多，春王正月，向北洋移動，四五月間生子，急出水面，至八九月間，再携子入海南下。

這裏有大象，那天，大象特別歡迎記者，放聲大號，人人都知道，象鼻子特別長，力氣特別大，中氣特別足，

一聲叫喚，如五音喇叭，雄壯的很，並且變化無窮。

這裏還有一種吉祥走獸，即是偶蹄類中的麒麟Giraffe，俗稱長脖鹿，身高丈六，昂然屹立，一個管理工人，正在飼養，他爬上一個大梯子，拌些乾草燕麥小豆，梯子距地一丈，麒麟還要俯首取食，其身體之高，就可想而知了。

十二 日本澡堂子

我參觀日本澡堂子，是到神田區神保町，和日華學會在一條街上，座西朝東，一所平房，門口釘了一個小木牌子，上書「松原茂男浴室」，松原茂男四個字，是這個浴室主人的姓名，自然是堂以人名了。大門座在一個小弄巷內，有兩扇木門，門口站着一個十五六歲男孩子，浴客來此，先行脫鞋，鞋子交給男孩子，他給你一個木牌，算是扣了牌子。這浴室很大，中有一牆，牆高六尺，分爲男女兩部，女子部在南半邊，進南門；男子部在北半邊，進北門。

；男子不得進女部，女子不得闖男部，似乎男女有別也。焉知，這一座半截牆，在近門那一半，男女兩部，完全溝通，有一位二十四五歲少婦，高坐在櫃台上，櫃台介乎男女兩部之間，她的鼻子，正對着這座牆，左右兩隻眼睛，一隻眼看男子的摩脫兒，另一隻眼，看女子的曲線美，櫃台前面，是一個木框門，但有框無門，門楣上挂一塊白布，長不及二尺，下半截又是空着，電扇吹來，簾布輕啓，男女兩部空氣，遂打成一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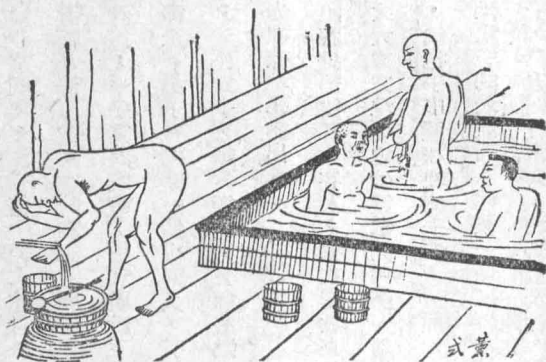
還有一件奇怪事，日本澡堂的夥計，男女皆有，混合聘用，女子部也許僱男夥計，男子部也許僱女招待，不過用女子者多，用男子者少。松原茂男浴室，男女兩部，完全是女夥計，男子部的侍者，是十八九歲一位女郎，看來好似處女模樣，身材不高，赤雙足，挽輕髻，穿日本和服，如花蝴蝶，記者一進門，看見數十名男子，赤身露體，圍繞一個妙齡女郎，大吃一驚，倒退了三步，幾乎捧一斛斗，但見這位女侍者，不慌不忙，說了一聲「請進」，伸出玉手，遞過一個大竹筐子，放在我的面前，記者愈發莫明其妙了。

在日本，客人都爲洗澡而入澡堂，入門便洗，洗完即走，不像中國澡堂子，正當工作之外

，有若干副工作，如理髮，修腳，撮澡之類，甚至於高臥終日，泡蘑菇沒完。日本澡堂子，設備非常簡單，沒有椅子給人休息，更沒有衣箱，給客人存衣服，浴室的外面，就是更衣部，裏面是洗澡部。這時和記者同時進門的，還有一位日本人，他當然是老於經驗者，一手接過竹筐，一手寬衣解帶，把衣服脫下，放在竹筐裏，原來日本人不分男女，不論冬夏，都不穿禪子。男子有的穿一個小褲叉，有的僅用一塊白布條子，兜在兩腿之間，如女子的月經帶兒；至於女子，越發痛快，月經來臨，兜個月經帶，平常連月經帶都免去，他們的天真，完全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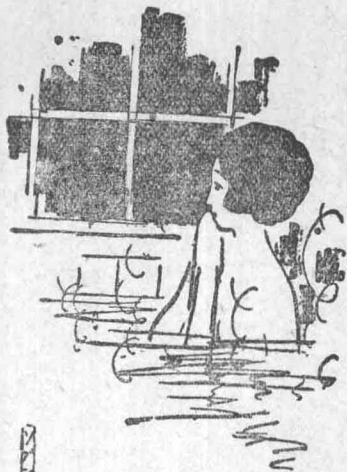
記者見那位日本客人，把衣服放在竹筐內，也如法脫衣，脫得光光淨淨，女侍者立在面前，大大方方地，把竹筐拿開一旁，讓出一條去路，記者把手巾忘在竹筐裏，女侍者招呼我一聲，就把手巾遞在我的手裏，這種大方態度，令人驚訝！

澡堂子的最裏面，建築一個磁磚水池子，池子裏的水，是翠綠色，一種硫黃氣味，很刺激鼻子，三五個日本人，在那裏洗澡，前邊有好幾個自來水管子，有好些人圍着洗臉，旁邊小



木桶小木盆一大堆。日本人洗澡次序是這樣：脫衣後，躍入池中泡一泡，洗洗下身，出水後，找兩個小木桶，拿一個木桶放水，另一小木桶翻扣過來，權充小凳，坐在屁股底下，於是大洗特洗起來。不過有一點須要注意，池內絕對不許用腕子，肥皂搓身，必要在小木桶內，洗完後，把木桶中水，從頭灌頂而下，比較完善的地方，有噴水壺之設備，越發方便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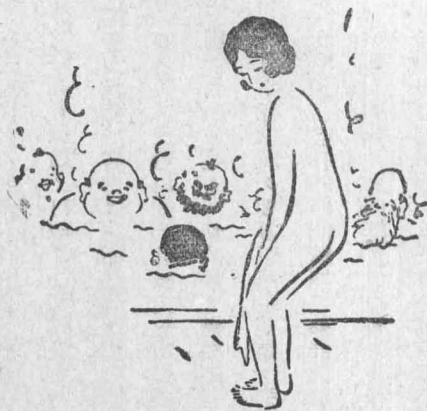
魚游泳着，呀！真是快樂的仙境。記者赤身露體，三跑兩跳走到這仙境，花蝴蝶般的女侍者帶到更衣部，那裏有電扇吹着，無線電唱着，紅綠電燈照着，新聞紙陳列着，玻璃牆內赤紅色的金



，撲將上來，連忙把竹筐送到記者的面前，記者又有些羞答答，半天不敢抬頭，抬頭一看，越發使我難乎爲情。男女兩部門簾子，不知又爲那位好事者掀起，打破了一切界限，兩個少女，正對着大玻璃磚鏡子，向她們的乳房及玉臂撲粉，她們的臀部，肥而高聳，對着男部的浴客，彷彿誇耀她們的健康美；另一方面，從鏡子的透視，反射出她們乳峯突起與纖腰的柔媚，相映成趣，一切的妙，盡在不言中。

日本澡堂子，要算東京最規矩，那裏男女有別，盡管掌櫃的騎牆，夥計們兩邊竄，客人們只得由門縫裏試偷香，不能明目張膽的男女同浴，這是由於東京爲全國首善之區，萬邦僑民雜處之地，男女同浴，在日本固已司空見慣，但在其他各國——尤其是中國人，要大驚小怪。據老東京說

：三十年前東京浴室，仍然男女同浴，最近政府纔命令改良。日本鄉村浴室，直至今日，還都是男女不分，這且不表。單說各名勝的溫泉，旅館的浴室，那裏就隨隨便便，記得有一次，記者到有明館，去訪一位中國朋友，那天天氣很熱，記者去洗澡，正在水池游泳，忽然室門輕啓，兩位日本女郎嬉娜而入，她們毫不客氣，把衣服脫去，不管三七二十一，跳入水池，便去洗澡，記者有生以來，從沒見過這種情況，幾乎嚇得魂不附體，只得藏在一個牆角穿衣服，她兩人却很自在的洗澡。又有一次，在鬼怒川的溫泉，一位中國人，在那裏洗澡，見池子裏一大羣男子中，忽然來了一位麗姝，在岸上站着，不禁大叫起來，引起日本人的不快，這都是少見多怪，和記者犯了一個毛病。



日本澡堂子，無小費之說，並且全國一致，北起北海道，南達九洲四國，走遍了日本全國，洗澡都是五分錢，因為洗澡不貴，普通的人，都能每日一浴，我們知道，洗澡對於人類身體有益處，日本人洗澡方便，所以身體健康。不過一般貴族，官僚，重臣，財閥們，他們爲了體面關係，不肯與平民爲伍，他們都備有家庭浴室。

在普通浴室中，有「三助」的名稱，是擦背的夥計，完全是男子，就是女浴室，也由男子担任，在一羣活摩脫兒中，跳進一個「三助」，是多麼可驚的一件事！但是在日本司空見慣，泰然自得。

十三 東京寶塚劇場

八月十七日下午，記者應文化事業部長岡田兼一之約，赴東京寶塚劇場觀劇，該劇場，爲東京最新最大之舞台，在市中心區日比谷公園旁，樓上下共八層，可容七千餘人。

寶塚之所以得名，起自寶塚地方，緣大阪之北，有名勝曰寶塚，具山川之秀，溫泉之水，十里櫻花，不啻人間桃源，在若干年前，設有歌舞學校，培養貧苦子女，教以歌舞，其性質，類似北平富連成與戲曲音樂學校，人才濟濟，盛極一時，主其事者，利用山川之勝，吸引遊人，開設劇場，建築電車，直達大阪神戶京都三市，三市之人，前往觀光者，費時不過三十分，往返不過六十錢，遂視爲市外樂園。

寶塚劇場，專排新戲，每一新劇，演期至少一月，或一個半月，樓上樓下，三十錢均一（一律三角）所以天天滿座，風雨勿阻。該劇場亦常重金邀請東京名角客串，臨時加價，有一次東京名角水谷八重子，西遊大阪，爲該場經理邀請，每座臨時加價至二圓，但平日本場演員出演，絕對不加分文，抑且每排一戲，在首次公演之日，減價一半，以資號召，此與我國演新戲，臨時加價者，大反其道了。故每演新戲，前十天必須預先定座，否則臨時購票，沒有不向隅的。該場執事，兢兢業業，不自飽滿，力求改良，近更聘請大批學者，担任教授，其中以美法留學者最多，歐西人氏，亦有數人，教課方面，以西洋戲劇佔三分之二，日本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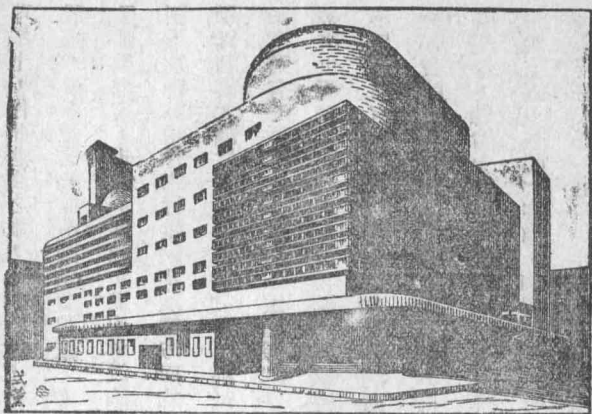
佔三分之一，積之日久，人才備出，聲譽日隆，遂將歌女明星，分爲「風」「花」「雪」「月」四組，輪流演唱，如小夜福子，葦原邦子，均成第一流演員，其在社會上之地位，實不亞馬連良譚富英之在中國梨園行也。但該園經理，對於演員待遇，其刻薄情形，有出人意料之外者。

在東京寶塚劇場未建之先，有東京「松竹座」者，爲帝都唯一歌舞劇場，女演員名「水之江瀧子」，其地位之高，即如胡蝶梅蘭芳之在中國，胡梅二人，享第一等生活，飲食起居，貴比王侯，但瀧子在日本，月薪不過六十圓，其居處，不啻平民窟，甚且空氣不通，所謂香巢，南京蟲來去自由（日人稱臭蟲曰南京蟲），瀧子等一度罷工，登報啓事，聲明真像，結果，加薪二十圓，至今不過八十圓耳；以此類推，寶塚演員，至多不過百圓左右，日資本家可謂工於牟利矣。東京寶塚劇場，落成未久，每日滿員（滿座），最近更聘著名導演家秦豐吉担任經理，生意益隆。

八千觀衆
潮湧而來

是日岡田特爲招待中國各地赴日考察員，並無他客，到上海聖約翰大學教授童君等三人，定縣平教會主任馬君，華北朝陽兩學院教授方紀生君及記者，共六人，分坐於十五十六兩排，事先，岡田部長，派林課長原田課員，在門外招待，由原田引導，先將雨傘雨衣，入地下層存衣室，交付女店員，扣牌收存，即行入場，劇場龐大無倫，樓下正面，前低後高，地板作傾斜狀，椅座弧形排列，約容客三四千座，樓上三層，亦可容三千人。記者入場時，上座不過數百，在龐大戲園中，可謂寥若晨星，但頃刻之間，數千觀衆，如潮湧而來，樓上下已無隙地，日人對於任何事件，均守時刻，準時到場，看戲雖末節，但不願虛把光陰，作無謂之犧牲。

東寶劇場，建築很講究，不用說沒有台柱子的障碍物，就是劇場的收音，也很有研究，坐在最後一排，也可以把舞台上的一舉一動，瞭望無遺，一言一語，送入耳鼓。還有一種設備，值得注意，在東寶走馬看花，隨隨便便，巡一週，只聞禮樂聲，不見樂器，記者詳細打聽，方知音樂足有數十百種之多，分配於各地暗處，一部分藏在舞台的前面暗處，一部分在左



東京寶塚劇場之外觀

右兩面牆裏，還有一部分，在屋頂的上面，分配很均勻，所以前排坐客，不致被吵得腦漿迸出，後排坐客，也不致聽不清楚，在表情極度緊張的時候，時常台前音樂突然停奏，但聞有細樂自屋頂而降，或自兩壁吹來，令人莫測高深，幾疑置身仙島，過去了緊張這一幕，數十百種樂器，又同時大奏，能使人的血液，由凝固而沸騰。

日本戲劇，多武士道派，濃眉大目，長髮束頂，單絃獨唱，其歌如牛鳴，傳聞這種唱曰「乞丐歌」，在日本古代，一般窮愁苦悶的可憐蟲，一無衣食，二無居處，入晚羣集皇宮門外

草地上，作此悲哀之歌，日久天長，宮人都學會了。遂成爲高尙娛樂，風行全國，前面我會說過，這種歌唱，與中國崑曲相似，太不易於了解，不但中國人不懂，就是摩登日本男子以及多數婦人，也都不喜歡。武士道派的歌唱，將成爲時代落伍者；東寶劇場，認滑了這個目標，加緊地培養流行歌以及歌舞方面的人才，果然一鳴驚人，天天滿座，這天記者入座後，舉目四望，滿坑滿谷，十分之七，都是婦女，衣香鬢影，盛極一時。

這裏有一種特色：充滿莊嚴肅靜的空氣，觀衆如學生，劇場如課堂，婦女都不帶孩子來，帶來也不哭，七八千人中，聽不見喧嘩之聲，嗅不着臭腳的氣味，劇場中不准吸烟（小販更不用說沒有），吸烟請外面，這種莊嚴氣象，在我國唯有廟堂法庭纔看見。

東寶的票價，每位一圓五十錢，六時半開演，九時半散戲，本晚共演三齣，當第一場完了的時候，舞台上懸下一塊木牌「休息十五分鐘」，岡田部長以次主人，循序出門，入地下層食堂吃飯，一間大客廳，佈置歐化，非常精美，在最裏頭，一個小套間，彷彿似個雅座，我門分賓主入座，主客共計十四人，岡田舉杯敬客，未作演說，匆匆吃飯，卽入劇場，繼續看

戲。

全場共三齣，二齣摩登歌舞，一齣古裝彈詞，古裝戲中，並不完全趨重高深藝術，乃是三分清唱，七分滑稽，我們雖不解其詞，但當做啞劇看，也很有興趣，歌舞劇，人才輩出，大舞台上，數十人同時登場，但「唱」「舞」二藝，分工合作，有長於歌而不能舞者，有工於舞而不善歌者，歌舞兼能，謂為全才。大抵跳舞以身段美容為主，彼師範面（日本女子面貌姣好者，婚姻不成問題；蒲柳之姿，無人問津，伊輩為求自立，入師範學校求學，故女子師範學校學生的面孔，十之八九，均係醜陋不堪，日人依此邏輯，師範學校學生，盡係醜陋面孔，故有師範面之名）者，往往不能勝任，她們假如工於歌唱，可以做舞台上的唱手，每當麗姝婆娑妙舞之際，唱手成羣結隊，站在舞台的兩旁，一唱一拍，暗合舞節，這也算洋雙簧。

第二齣完了的時候，又休息十分鐘，原田君引導我們參觀東寶劇場的上層，乘升降機直達七樓，舞台的屋頂，有食堂咖啡館，原田請我們喝一杯冰咖啡，清涼可口，食堂外面，有若干擺小攤的，售賣日本手工業玩具小品，擺攤小商，也是女子，穿粉紅衣服，披豆青色袈裟

，十分艷麗，窗外憑臨遠眺，東京市夜景，完全入於眼簾，涼風襲來，尤爲清爽。本想流連些時，突聞電鈴齊鳴，觀衆紛紛下樓，知道第三齣快登場了，我們也跟隨大衆，一齊乘昇降機下去，這時空氣有些緊張，東寶五架昇降機同時并開，滿載客人到舞台去。

第三場，在九時半如期閉幕，全場七千觀衆，循序出門，存衣者取衣，存傘者取傘，戲院四門大開，黑漆漆盡是汽車，停放千餘輛，其中自用者不過四分之一，餘均爲野鷄汽車，兜攬生意，至於散戲之情形，也和北平戲園門口一樣，不過洋車代以汽車罷了。但是秩序非常好，不出十五分鐘，一千多輛汽車，全都走淨。

記者隨大衆出東寶大門，原田君令隨來之外務省小當差，在門外僱用汽車二輛，送我們各回寓所，這時細雨如毛，大街上，汽車來往馳驅，如過江之鯽，多半是戲園電影院歸來客，非常熱鬧，自東寶劇場至日華學會，中間僅隔一個皇宮，須繞道而行，回到寓所，十點多鐘了。

十四 日光之遊

記者爲明瞭日本森林狀況及官場情形，曾赴農林省，訪問山林局貴島業務課長，在傳達處遞過名片，傳達長按動電鈴，出來一個僮僕，年約十五六，傳達長對他說：「這位先生是中國客，拜會貴島課長，望你領去。」

農林省辦公處，在地震時，化爲灰燼，地震後暫移麴町區大手町，一座破樓，樓上走路，樓下落土，記者跟隨僮僕，拐了七八個灣，經過若干個辦公室，公務員工作緊張，毫無喧嘩雜亂聲音，於是在二層樓上，走到貴島辦公室，門口掛一小木牌，上書「山林局業務課」，停止脚步，僮僕把名片遞進。不大的功夫，裏面發出一聲命令「請進」，記者遂走入他的辦公室。一切陳設簡陋，公文堆積如山，課長課員技士辦事員練習生，滿滿坐了一屋，貴島課長的辦公桌，特別加大，放在中央，其他各桌，圍繞擺放，若衆星拱月，這位課長是五旬開外老叟，分頭，戴眼鏡，鼻尖下有一撮小鬍子，滿面莊嚴氣象。

貴島高坐在課長的寶座上，一位屬員，偶像式的站在面前，一動也不敢動，課長用命令式的口吻，發號施令，某處應如何防水，某處應如何造林，某處應如何除蟲，如數家珍。每當課長發一命令，屬員鞠躬連忙稱「是」，好似一個機器人。課長坐在中央，大有龍蟠虎踞，八面威風之勢。記者常說：中國官場，屬員對長官，不過三分服務，還有七分獻媚工夫，混合並用，日本官場，要變本加厲，長官一言，不啻聖旨，只有奉命執行，毫無反抗餘地。長官素日，居移氣，養移體，不苟言，不妄動，日久天長，造成神聖不可侵犯之尊嚴。還有一點：日本各機關，在辦公室內，絕對禁吸紙煙，讀報看書，準點上班，到時下班，在工作時間內，努力奮發，毫無倦容，故其政治效能，迅速敏捷。

當記者跨入業務課辦公室，貴島課長，馬上收斂閻王面容，一團和氣，好似一尊歡喜佛，向記者握手為禮，並遞過他的名片，彼此寒暄一會，記者說明要到日光千葉一帶參觀森林，請他介紹，予以方便。他兩肩一聳，對記者說道：「對不起，這不在我職權範圍以內，日光名勝，直屬內務省，其森林為帝室私產，屬帝室林野局，千葉縣是帝國大學演習林，也非農

林省的地盤」。但是，貴島並不使我失望，他很誠懇地接着說：「先生有志森林，彼此同道，我願盡力介紹。」他於是在百忙中，親自叫帝室林野局東京支局的電話，找局長津村昌志說話，他倆人交談約有五分鐘之久，回答說：「津村局長極表歡迎，先生有暇，請移步該局就近商洽；千葉方面，也有朋友在那裏工作，亦可介紹」。貴島這種誠摯的態度，令人感激。他接着叫屬員取出「第十次農林省統計表」一厚冊相贈，作為紀念。並道：「如有疑問，請隨時駕臨敝課晤談」。記者稱謝而出。在農林省門口，僱一輛汽車，直達東京帝室林野局，又蒙津村局長竭誠招待，他問明記者赴日光的日期，我說八月十七日，他馬上叫長途電話，要都宇宮日光出張所，找橫田所長，通知他說：「月之十七日，有中華民國凌撫元君參觀日光森林，望你搜集各種材料，妥為招待，切要」。津村局長並告知我，是日在何站上車，何時出發，何站下車，橫田所長，即在該地歡迎等語，詳細週密。記者這時有一種感想：日本官吏，都是認真辦事，態度誠懇，視公事如己事，雖微末亦不苟且，中國的官吏，應當注意。

在八月十七日上午八時，我和方紀生到上野驛候車出發，該驛爲東京三大車站（東京，上野，新宿）之一，每日上下行人，總在十萬之譜，在春日櫻花會時，可達五六十萬。

日光行之火車，九時五分，由該站出發，至八時五十分，廣播電台報告：「火車進站了」。乘客排成一字長蛇陣，魚貫而入，秩序整齊，進站時，檢閱車票，爬上樓梯，直入站台（日本火車走城牆上，故需上樓梯）。

由東京至日光名曰東武日光線，其列車，和東海線相同，一體電氣化，列車沒有單獨的火車頭，第一輛車的前段，一位司機生，管理行車速度，並司車門之開關。因爲在日本電車，火車，地下電，不論一列車共有若干輛，車門都是電門，司機者撥動電門，所有車門，同時啓閉，行車時，車門緊閉，雖有猛虎之力，不能啓其分毫，故無跳車抓車慘劇發生。這天，記者在火車上，一聲笛響，電門自動關閉，車輪移動，我們離開上野驛，向東北方開行，經過東京市內，繁榮區域，兩旁街道整齊，車馬輻輳，往還於電車軌道之下，居高臨下，逸趣橫生，行十餘里，高樓漸稀，平房一片，更進，碧稻與烟肉，交雜田野，這算是出了市區，

稻田裏，樹立無數廣告招牌，如仁丹，大學眼藥，森永牛奶，太陽啤酒，某某旅館，廣告樣式，爭奇鬥勝，力求美觀，自東京至日光二百餘里，不絕於途，點綴風景不少。

出了東京市，一眼望去，除了綠的顏色，找不着第二色，平原地上，完全稻田，像翡翠那樣鮮艷，山澗裏，茂林修竹，亭亭玉立，一點空隙也沒有。

津村局長在東京說過，已令日光橫田出張所長在都宇宮車站迎候，但我們到都宇宮下車，在車站上左顧右盼，看不見官員的模樣，直等至火車開了，車站上安靜如子夜，也看不見橫田，我二人無奈，在車站僱了一輛汽車，直趨出張所辦公室，方君下車，與該所職員接談，方知橫田所長已赴日光去了。原來我們和橫田並未見面，他不知我們怎麼長像，津村局長令橫田在都宇宮車站迎候，他在車站上，亂七八糟，沒有找着我們，乃逕行登車赴日光去了。該所職員，初以記者沒來，認為中國人又失信了，及見我們來到辦公處，彼此都有三分惆悵，乃由職員叫長途電話，懇請日光車站站長，注意橫田所長行踪，倘其來到，務留車站，站長初不允，職員乃告，謂係中華民國人士，來此參觀，東京方面，電令妥為招待者，站長乃

破格准如所請，我二人於是復返車站，準備搭下次車東行。

記者擬定搭下次車，於十二時二十分，離都宇宮，赴日光，即刻赴車站等候，該站是三等站，沒有東京那麼偉大，但至少也可以趕得上北平的西直門車站，站台平地式，不像東京，火車走在屋頂上。站內小販數名，荷食品往返奔馳，火車來了，小販更像瘋狂似的，賣冰激凌者有之，賣便當者有之，記者和方君，購便當冰激凌各一盒，準備開車後在車中用餐。

火車來了，我們上去，停留一分鐘開行，在車上先打開便當，菜飯猶熱，食畢，以冰激凌爲飲料，然後把木盒一齊放在坐位下。火車繼續往東北行，穿山越嶺，直達日光町驛。橫田所長携青木技士，已在車站迎候，中日兩國人，模樣本不好分，很難爲了兩君，在亂紛紛中找人，尤其是沒有會過面的人，幸虧彼此心照，在行人走散後，我二人仍在站內不去，橫田上前打招呼，彼此寒暄些時。橫田所長是一位五旬老叟，慈祥的面孔，頭髮已半白了，青木技士是中年男子，身軀魁梧，在日本要算出號大個兒。

日內務省考証官文學博士宮地直一，在介紹日光風景時，有句話說：「日光爲關東重鎮，天下名勝，其天然之美，人工之麗，自古以來，膾炙人口。」因爲這種緣故，在明治中，成爲國立公園，與富士山箱根齊名，號稱國立公園之一。日光面積，異常偉大，週圍遶數百里。有名山大川之勝，森林瀑布之美，殿宇樓台，富比阿房，他如爬山電車，汽車，湖中汽艇，空中繩索電車，廣開眼界，兼承橫田青木兩長官，親自導遊，見聞特別多，寫在下面：

△御旅社▽ 橫田青木兩君，事先已有準備，飭屬僱汽車一輛，言明每天八圓，當我們下車時，便乘定備汽車，應橫田所長之招待，在御旅社略進茶點，「御旅社」爲日光町最大飯店，完全歐化，進門不脫鞋，其陳設，輝煌壯麗。食堂內，有西籍男女三四人，飲酒閑話，我們四人，每人一碗咖啡，隨便吃些洋點心，食畢，遊輪王寺。

△輪王寺▽ 輪王寺並不很大，清淨雅潔，寺內有泉，飲水洗心，入殿祭神，轉道遊東照宮，兩旁古杉（日稱行道樹曰并木）參天，高達八丈，大可三圍，三百年前遺物，綿亘九里半，這一段馬路，完全柏油敷成，車行其上，又平又穩，這時烈日當頭，天氣很熱，汽車走

進叢林中，微風山車窻吹入，頗覺涼爽，記者瀏覽山林之勝，不計途程，已抵東照宮。

遊東照宮

距今三百二十年，德川家康公薨，遺言葬於日光，其子遂在二荒山下建築神社（即寺廟）以祀之，元和三年，御賜「東照大權現」神號，寬永十一年，其孫家光將軍更大興土木之工，歷二年，完成今日之規模，正保二年，勅賜「東照宮」之名，有不少古跡，列爲「日本國寶」。東照宮在日本之地位，大可與北平妙峯山娘娘廟，浙江普陀山，同享盛譽，廟宇之大，風景之勝，又可與平西檀柘寺，等量齊觀，但是清潔雅靜，煥然常新，我國廟宇中，還沒有一個能趕上。

△石鳥居▽ 汽車停在東照宮甬道口外，有石墩一座，豎石碑一塊，高達丈餘，赫然「東照宮」三字，字大如斗，字體介乎柳趙之間，筆力雄厚，不知是否出於中國人的手筆。甬道內石階數成，緩緩上升，有石鳥居一座，普通日本神社之鳥居，大都爲花柏杉木的材料，以石頭爲材料者，尙屬少見。東照宮的石鳥居，高二丈七，更有天皇御筆勅額，遂列爲國寶之

▲五重塔▽ 石鳥居之西，有五重塔一座，塔凡五層，因而得名。五重塔，高一百五十尺，爲慶安三年酒井忠勝奉獻，文化二年，被天雷焚燒，至文政元年重修，銅根銅瓦，雕樑畫棟，朱欄蠟屏。

▲國寶多▽ 東照宮的

正門，叫着「表門」，牆

根屋瓦，都是紅銅造成，

裏面豎有五彩狼狗二頭，

左右分立，好似天王殿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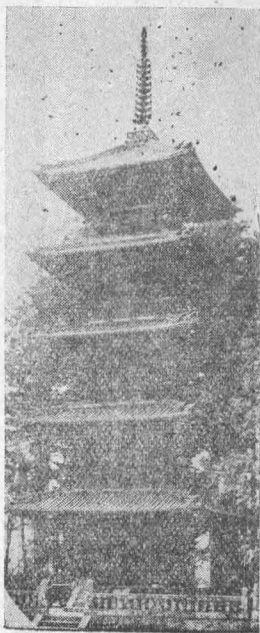
口的哼哈二將。表門內有三神庫，內藏御祭甲冑樂器，及其他祭典用具。在神廡長押上，有

木刻猿猴三個。神氣倒有三分，記者看來，也不算稀奇，但却也列爲國寶之一，日本國寶，

也太隨便了。

▲陽明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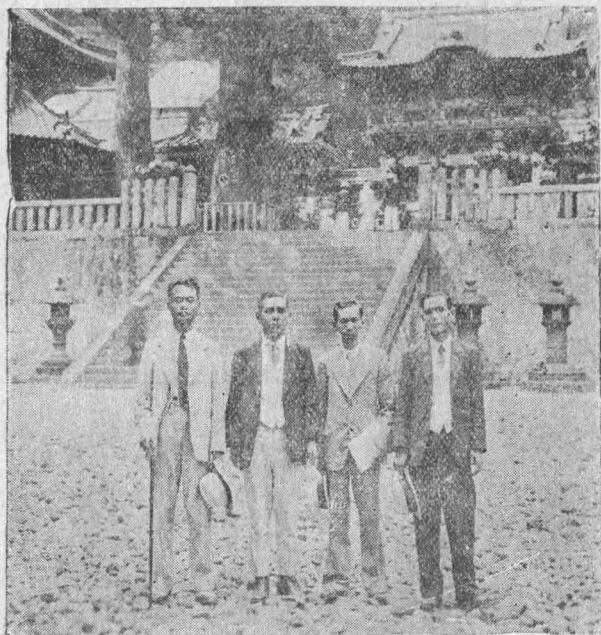
我聞明朝，有一位大賢，弘治進士王守仁，正德時巡撫南贛，平大帽山諸賊



日光五重塔



，定宸濠之亂，嘗築室於陽明洞，講學究理，桃李滿牆。日人對於陽明先生，極端崇拜，在京都御所，十二門中，即有一門，名號「陽明門」。東照宮中，也有一個雕刻絕精的陽明門，佔地約九坪，每坪（六方尺）建築費達十一萬圓，完全中國式，其樣式類似大宅木門的二門樓，但是工程精細堅固，又好似太和殿，保和殿，不過其刻體而微之罷了。陽明門，好似頤和園的排雲殿，進門要另購入門券，門券定價二十錢，四人共付八十錢，門內朱廊迴環，地板如鏡，猴須脫鞋，光腳入門，迴廊三百餘間，楣間有動植物雕刻，光彩煥發，其格式彷彿頤和園之萬字長廊，但工程堅固，油漆新鮮，比較起來，另有莊嚴肅正富麗堂皇之概。東西兩壁，雕刻尤細，那裏一間有一間的花樣，花卉鳥獸，無不俱備，總共一百二十餘間，間間雕刻，可與北海九龍碑相媲美，在日本真算空前國寶。陽明門內，全



自右至左：青木技手○方紀生教授
○橫田所長△記者凌撫元

是遊廊，經過神輿舍，神樂殿，上社務所內部，大體說來，都很整齊，記者等都十分滿意，相約在東照宮門外合影，作為紀念。

△御唐門▽ 御唐門

，也算東照宮名所之一，裏面正廳，奉供堯舜諸先聖木刻肖像，塗以五彩，並有鍍金七寶木刻，如木龍頭，唐獅子

，工程極細，這裏要進門，又要脫鞋，穿西服，來回脫鞋，是一件極討厭的事，非特中國人引爲麻煩，就是日本人也覺着不便。有訓練的人，皮鞋要比脚大一套，脫穿方便，巴黎式尖頭瘦鞋，在日本不能風行，但記者的皮鞋，正是這種，平常非用鞋拔子，不易穿上者，至此乃大窘特窘。經過了兩分鐘，脫去鞋子，門口有夫役代爲保存，我們光脚進門，殿內輝煌壯麗，完全模仿中國宮殿：天花板，也是大團花，泥金彩地，油漆見新，象徵龍鳳麒麟祥瑞禽獸，左右兩壁盡是名家彩畫，所有陳設，均仿大內，儼然故宮博物院也。拜殿後套間，有屋名「將軍着座之間」左壁有紫檀，花梨，鐵刀木，檳榔木雕刻，「鳳凰林中飛鳥圖」共四幅，均係名貴作品。寺內方丈，引導參觀，指手畫脚，解釋一切，又到「石之間」「幣殿」兩殿內，這兩殿座宇，嬌小玲瓏，兩面有大玻璃窗，比較歐化，冶中西文明於一爐，顯得更爲

精緻。

參觀林場
深入家庭

出東照宮，乘汽車東北行，赴小倉山林場參觀，沿途完全山道，汽車忽昇忽降，時登山巔，下臨深壑，時降山谷，萬丈屹立，風景是很美麗的。山居賦有詞云：

高山兮岷峨，曾崖垂兮青莎，樹木兮蒼蔚，清風兮振河，猿啾啾兮夜鳴，

禽翔飛兮暮過，陟崔嵬兮四望，青山疊兮若螺，幽人兮空谷，羌獨處兮浩

歌，目極千里兮曠奔，思美人兮傷如之何。

橫田所長說：「日光公園，大部歸內務省管轄，但其中仍有若干名勝，歸帝室林野局者，如小倉山諸地便是，本林場歸青木技手經營，其住宅，即設官邸內，少時我們可以到他家休息。青木接着說：「賤內聽說兩位遠來敝國，也很願與二位一晤，請賞光。」

青木的住宅是日本新式家屋，具有圖案之美，無所謂陳設，一切佈置單純化，席地而坐，雙腿直灣，以脚代凳，吃飯時只用一張小桌子，想睡覺，散開被褥便睡。地板上除去七八領蓆外，很少有些陳設，這正表現清淨整潔。其室外佈置，分外幽雅，門前有羅漢松，喜馬拉

亞松，針葉杉，楓樹，稀稀落落，種在草皮地上，庭園佈置像圖案一般，野草閃花，分植其間，燦爛奪目。更還有小池一方，遊魚跳躍，活潑潑地，日光照耀，水面上憑添萬點金光。我們走進青木的內宅，少事休息，其夫人自內出，是一位中年婦人，完全日本裝束，滿臉堆着笑容，態度大方，向我們週旋幾分鐘，遂即走去；須臾，端進四盤冰西瓜來，一盤一盤，高高端在手上，舉與眉齊，然後放在桌上，以示敬意。

在日本進膳飲茶，器具放在一個木盤上，這個木盤，名曰「案」。家庭之間，有禮法者，當進膳時，婦之於夫，舉必齊眉，這便是我國古禮「舉案齊眉」典故，記者常見這個名詞，最初不明所以，到了青木家庭，方知「舉案齊眉」是如何一回事兒。可惜這是我國的古禮，已不見於我國了。

寫到這裏，又想起有某氏說過一段話：「今日欲見唐以上之風俗習慣，求之日本，却不甚難，蓋因我國北方習俗，已雜胡風，若日本國民，孤懸東海，蛻化較難，余一面留心古籍，一面以鄰邦實地之習俗證之，如所謂戶外有二履也，新歲之飲屠蘇也，席地而坐，坐與跪之

區別也，均可於日本見之。昔漢文之於賈生，夜半，文帝前席，若非以日本近事證之，前席二字，亦頗費解。」

日本女子教育，盛行復古，以賢妻良母爲宗旨，女學生之第一要義，爲吃苦耐勞，第二要義即是順從丈夫，丈夫對妻子，還保持着中古時代以前的威風，丈夫是神聖不可侵犯的，是高於一切的，在家庭中唯有丈夫有特權，妻子的任務，是跪着遞茶捧飯，在自由主義者，固然要痛罵日本女子的下賤，沒有革命的天性，但是她們有不可抹殺的特長，這種偉大的精神，關乎民族的復興，至爲重大，特別寫出，以供我婦女界的參考：

一．勤儉 日本婦女，不論在富有的人家，或者貧窮的人家，都有同樣的儉樸情形：她們都能够自己約束自己，不去看電影，不跳舞，不打牌，也不喜議論人家的長短，因爲這些事，在她們的目光中，是徒費光陰，毫無價值的，在中等或中等以下的人家，一切家裏的工作，都由主婦自做，不用女傭，更無所謂丫環。

二．清潔 前面說過：日本主婦都很勤儉，由於主婦的勤儉，便有家庭的清潔。不用說富

有的人家，一定整齊嚴肅，就以中等及中等以下的人家言，他們家裏，都打掃得很清潔，例如友人羅君的房東，爲東京某公司的送貨者，家境當然很小，女傭自然僱不起，然而家庭的整齊和清潔，却勝過中國有女傭之家。因其主婦每天打掃極勤，無論在極小之處，皆用布揩拭潔淨，日本家屋，上自天花板，下至地板，以及屋內傢具，都是木料，雖不油漆，但擦得其光如鏡；記者有一次，在朋友家中，因爲地板光滑，幾乎滑了一個斛斗。

三·工作 她們除了作家庭的工作外，日間閑暇的時候，即替人做衣服，晚上教其子女，溫習學校裏的功課，及聽無線電閱雜誌等。日本婦女讀書報雜誌的精神和能力，多較中國婦女爲高，無論是主婦或傭女，在沒有工作的時候，皆手持一書，詳細閱讀，尤以「主婦之友」一雜誌，爲更普及。又友人陳君的房東，其夫妻二人，均在外作業，家中一切事務及教育子女等，則僱一家政管理，每月約三十五圓左右，至於家政管理和傭婦等，可向婦女派出所或職業介紹所去選擇。一天，陳君的房東向記者說：「中國婦女比較日本婦女適意，因爲任何事都叫傭婦去做，從前尙在男子之下，現在却超過水平線，養尊處優，故有「徐娘半老，

半韻猶存之說。日本婦女，事必躬親，終日勞碌，故未老而先色衰，一過四十，便成了老太婆了！

四、和諧 後來那房

東又談到夫婦間的感情，她說：婦對夫是很讓步的，所以夫婦間很和諧，幾無勃谿之事，嘗聞日本女子，當其丈夫歸家時，往往先以杯茶見奉；相敬如賓友，記



惡狀態，好比土匪，不但不知體卹丈夫，鎮日反和丈夫作對。日本婦女，溫存入微，是以日人家庭多美滿，社會上少有婚變案，納妾之事，更爲法之所不許。（日本有一「外家」之說，

者走了好幾個日本人家，却證實了。不過假使他們的丈夫酗酒回來，於是也會胡亂的爭論，然而不久以後，就互相和諧起來，絕沒有破釜沉舟各走極端的現象。在中國婦女界中，有潑婦之說者，其兇

風流之士，都有一兩處，但是絕對秘密，兩頭不照影子，以免爭風吃醋之事。

華巖瀧瀑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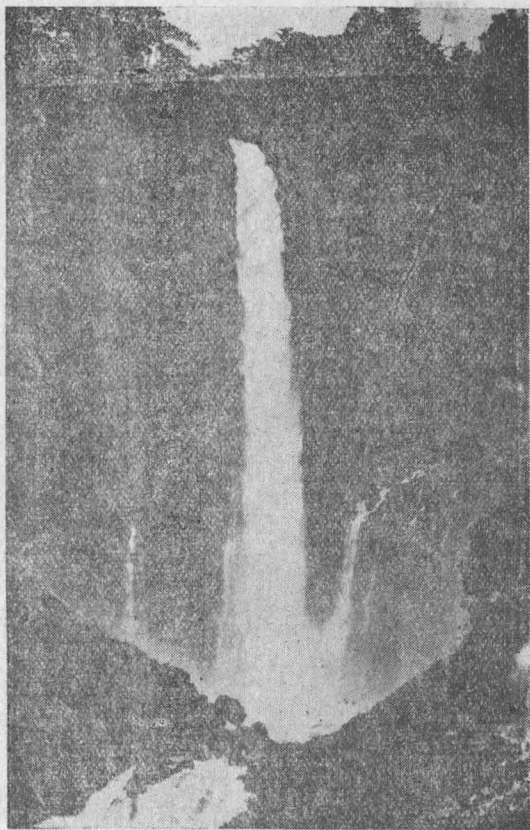
我們出了青木的官邸，乘汽車向中宮祠湖地方進行，沿途盡是森林，往返的車輛有電車，有公共汽車，有小汽車，有摩托汽車以及腳踏車，來往的頻繁，比北平西直門海甸間還要加幾倍熱鬧。汽車經過男體山麓，仰望山形，好似一個大饅頭，碧綠的完全是森林，山雲瀟瀟，也看不清是什麼樹木。須臾，車抵五郎平茶屋，我們下車，茶屋的侍者，招呼我們進去喝茶，橫田告訴她們，忙着遊山，沒工夫閒坐，於是在山坡上走了數箭之遠，看見一條白霧茫茫的大瀑布，高懸在山澗裏，這便是日本鼎鼎大名的「華巖瀧瀑布」，瀑布高達三百六十尺，垂直而降，聲如雷鳴，水花四濺，鎮日裏有數萬小燕，縱橫飛翔，日詩人小野湖山，作漢詩詠華巖瀧云：

瞻
寒
眩
心
膽
寒

水勢奔飛大瀑懸，一落千丈又萬丈，怒號撼地雷霆闐，是水非水雪非雪，

亂爲珠玉散爲煙，山日倒射溪風激，使人耳聾目眩心膽寒。

〔註〕這是日本化的漢詩，不能照純漢詩讀法讀。



布瀑瀧巖華



日
光
明
智
平

瀑布上端爲中宮詞湖，下臨淵池，幾許風流才子，喪身瀧下，連屍身都找不着。日本青年男女，爲着性的煩悶，婚姻的不自由，鸚鵡鸚鵡，逐波臣以俱去者，大約每天總有一兩對，在過去的日本，莫不傳爲美談；現在政府，注重人命，在瀑布上端，派警看守，同時報紙上，對於自殺的男女，時常加以婉轉的勸解，自殺之風，已逐漸減少了。

自日光町至東照宮，一片平地，像城市的馬路，非常好走。過東照宮至華嚴瀧，汽車奔馳在崇山峻嶺之間，在我們理想上，山路應當崎嶇不平，不過修得很好，也和平坦大路一樣。在「馬返」地方，坡度很大，有許多汽車路，其傾斜度達三十度以上，司機生運用微妙的技術，週轉自如，真所謂「上山如猛虎」，「日行千里地」。我們在不知不覺間，已登高二千餘尺，居高臨下，一覽羣山曉。還記得在東照宮地方，樹木方面，以杉木扁柏花柏爲最多，到五郎平茶屋看瀑布，則不見杉木的踪跡，更上，達中宮詞湖，針葉樹方面，以雲杉爲主體，闊葉樹方面，則爲樺木橡樹之類，在兩旁山坡上，針闊葉樹呈混交狀態。以森林帶的眼光看來，前者爲繡帶，後者爲白檜帶，我們知道海拔至少昇高三千尺。

世界上樹種甚多，依氣候分別，有熱帶樹，暖帶樹，溫帶樹，寒帶樹，與極地植物之不同；這乃是由橫的方面來說。假如在一個高山上，集山陽山陰之樹木，山巔山麓之種類，很容易把上述多種植物的氣候帶，在縱的方面表現出來。這種表現方法，學者每以當地之鄉土主要樹木來表現，如櫟爲溫帶，白檜爲寒帶。記者時常考察，在平地爲暖帶氣候者，半山坡上，就能變爲溫帶，更上則爲寒帶，最高峰爲極地帶，還有，同等高的山，在山陽爲暖帶者，山陰則爲溫帶或寒帶，所以富有經驗的人，一看山上的樹木，便能估計山之高度。

中宮祠湖，在日本爲有數高山湖泊之一，那種情景，久居在華北的讀者，除非到日內瓦去過，或者可以理會到，否則萬萬想不到重山峻嶺之間，會有這別有洞天的汪洋巨湖。依地質學眼光看來，中宮祠湖是一塊盆地，在森林茂盛的高山裏，乃是應有的現象。所以有人假想：在北安河妙峯山道中，過鬼見愁三瞪眼地方，假如那裏森林鬱茂，一定也會有一個高山湖泊發生，可惜童山禿禿，一滴水也不住，造成現在的荒涼一片。談到中宮祠湖的可貴之點，乃在面積寬廣，湖水活潑流暢，幾重高山，層層包圍，從山頂到山脚，完全碧綠的樹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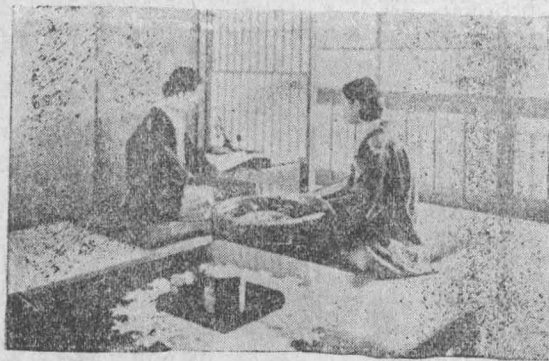
而下端華嚴瀧，一瀉千丈，直立如柱，更爲日光增色不少。

不但中宮湖，寬大得很，就是湖濱馬路，也很寬廣，汽車開足碼力，大約走了半小時的光景，中宮湖漸漸到了盡頭，前面乃是一條小溪，兩岸一片荒涼，樹木不生，寸草不長，此種悽慘的情形，在日本很少見。據記者判斷，一定是沼澤地，在高山盆地中，排水不良的土壤，很容易得到沼澤地的結果。歐洲已有若干學者，研究如何改良沼澤地，種植樹木，這是今日森林學中最時髦的問題，希望日光當局，對於這塊沼澤地，加以改良才是，否則白璧的微瑕，要爲日光可惜。

投宿南間旅館

過中宮湖北上，汽車又爬山路，這時山路，越發險要，像泰山十八盤，蜿蜒而上，大約走了半小時光景，又是平地，這裏也有小湖一塘，名曰「湯湖」，在中宮湖的上游，汽車直開「南間旅館」，此處爲與日光第一流旅社，設備很完善，內部很寬敞。當我們汽車停放在門口時，早有幾名女侍出門迎送，我們坐在門口脫去皮鞋，一女侍接過去，另外幾個侍女把汽車上的物品，分別拿下，她們都認得橫田青木兩

君，知道兩位是地方的行政官，十分恭維，橫田又把我們和南間旅館主人介紹，主人令開最優等房間，我們跟着侍女走，地板光滑如鏡，她把我們引到樓上，推開一間大房間。這房間分一明一暗，明暗之間，有木隔扇一座，以中國建築眼光看來，明間好似房屋的走廊，暗間却是正式的臥室。走廊上陳設籐椅籐桌，供客人遠眺湖山之用，住室極簡單，地上只有十二塊蓆敷着，在牆角地方，有一個小木桌，當我們走進這間屋內，侍女拿進四個蒲團墊子，一個小桌子，我們脫去西服，換以旅館特製日本和服。南間旅館的海拔五千零八十九尺，氣候甚冷，夏日最高溫度，不過華氏表八十度，此時日落西



南間旅館侍女席地而坐之情形

山：氣溫降至六十度，旅館進厚布夾衣並生炭盆，以禦寒冷的空氣。

侍女對我們說，「湯元」馳名遐邇者，乃是溫泉，本旅館自備浴室，專供客人沐浴之用，諸君請嘗試。這時橫田青木，已另闢他室休息，記者和方紀生乃隨侍女引導，攜帶肥皂手巾，下樓梯，直入浴室，侍女退。這間浴室很寬大，一切建築，和湯山溫泉相仿，池子在地表面下，用白磁磚砌成，清靜雅潔。聽說湯元溫泉，水溫很高，大約在攝氏表五六十度以上。所以在未灌入浴池之先，要摻入冷泉水，調和其溫度，當日記者洗澡之水，溫度在四十度左右，並不覺很熱。水內硫磺氣味得濃，洗完擦乾，尙覺皮裏肉外，有刺鼻之臭。

洗罷澡，回到房間，身體頓覺溫暖輕快，侍女進來問候，她們的舉動言語都極恭順。日本住室的屋門，橫拉關閉，當她們要進門的時候，雙膝跪地，輕啓屋門，先之以週旋，繼之以叩首，有話跪着說，說完了關門而去。假如客人叫她進門，或她自己送物而來，在叩首之後，急劇站起，跑到客人面前，其行趨如也，或立着對話；更客氣的，有跪着侍候者。在日本到處可以看見封建勢力的威風，客人的尊嚴，有若王侯，高於一切，下女恭維客人，無微不

至。越是有錢的人，越有人恭維，根據這個邏輯，越受人恭維，越要多多破費。這裏有兩件事實，可以當着名人軼事看：前中國駐日公使汪榮寶，有一次招待一位中國朋友，遊箱硯名勝，投宿某大旅社，汪公使爲避免招搖，沒有道「公使」的字號，化名爲王魯堂，一共住七天，飯宿費二百十圓，行前除照付房飯費外，額外賞小費五十圓，侍女們一聲不道謝，慢聲慢語道：「我知道你是鼎鼎大名的中華民國公使汪榮寶先生」。汪公使至此大窘，加賞四百五十圓，才算出了旅館的大門。因爲在日本的習慣，越是有地位的人，越得多破費，小費之多寡，要和地位之高低，成正比，汪公使微服化名出遊，也是這個道理。再舉一個相反的事實，長腿將軍張宗昌，小住別府，揮霍無度，頗得日人之歡迎，住在旅館裏，和女縱情聲色，興之所至，一擲數萬金，所以提起張宗昌，都稱他爲中國的英雄好漢。

七時，進膳，侍女輕輕把門啓開，向我們叩頭爲禮，然後進門，用半跪半蹲式，把小炕桌蒲團墊整理好，另一侍女，手拿四個木盤子，舉案齊眉，一件一件，循序而進，送到各人的面前，她們臉上堆着微笑，向我們週旋，問長問短，什麼「天氣好啦」「四位東京來啦」，

熱鬧非常。須臾，酒菜齊備，記者一看，是純日本料理，酒也是日本正宗酒，躬趨特別濃厚起來。因為記者有一個特性，走到那裏，必須嘗試該地的野味，連日在東京所吃的飯食，大都洋化，失去了日本的廬山真面目，幾次要嚐純粹日本料理，苦無機會。這天在南間旅社，因為橫田青木二君之特囑，菜味特別加細，食具不用電木碗，也改用細磁器，生魚不是海魚，乃是湯湖的活鱒，淡水魚比海水魚，又別有風味之美，肉色比雪潔白，組織比豆腐還嫩，肉味之鮮，更不用說了。其他湯菜酒飯，莫非上選。還有侍女二人，左右長跪，輪流侍候，她們能把日光之美，介紹給我們，她們能把有趣的笑話，講給我們聽，她們向我們詢問中國的情形，似乎很關心，我們的酒乾了，她們馬上給斟酒，我們喝酒不踴躍，她們鼓勵我們喝，有一位中年侍女，酒量很大，和橫田對飲五杯，又和



式姿之飯吃坐而地席人日

記者對飲二杯，聲色不動，誠巾幗丈夫也。青木君提議召藝妓二人，彈清詞，以佐酒興，徵求我們同意，我們謝絕了。

橫田青木二君，不但是林業專家，而且是文豪。他們對於漢文漢詩漢字，都有很深刻的認識，他們願意和中國人交朋友，更願意和教育界相往還。記者學習林學有年，又在教育界任教，彼此間的感情，越發接近。飯罷後，他們首先向記者宣佈，關於日光林業事務上技術上，有什麼問題，盡量的問，無不竭誠答復，彼此筆談一小時，獲益良多。橫田詩興大作，令侍女取紙墨來，每人或作詩或填詞，或述古人成句，以作紀念；記者素不能詩，更不長於書，無可奈何，只得硬着頭皮幹，用西江月舊調，略加改造，填出下面一詞：

問訊湖邊柳色

重來不知那年

汽車急馳過湖邊

楊柳絲絲拂面

世路如今已慣

此心到處悠然

中宮祠湖水連天

飛起沙鷗一片

橫田青木二君，不斷架秧子，每書一字，必叫一「好」，青木君又拿一張大紙，囑寫對聯

，一不做，二不休，於是揮筆直寫：

春暖觀魚躍

秋高聽鹿鳴

橫田詩興來了，詩云：

桂花含蕾弄秋風

明月照湖冷氣通

秀嶺凌雲林間靜

無窮爲寶在斯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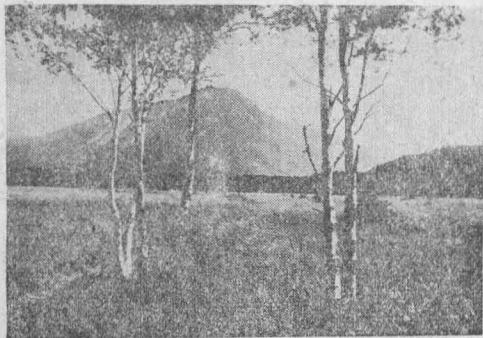
他的一筆行書字，有些像鄭板橋，下筆如飛，須臾即成。他寫完後，以手指詩，念給我聽，引起了記者的好奇心，原來他不照中國音讀，也不照字句的次序念，他把一句詩中的字，顛倒其秩序，七個字讀成二三十個音，最奇怪的，也能成韻，承他作如下的解釋：日本人最喜中國詩，但是中國詩太深奧了，中國音也非常難學，不得已，乃把中國詩譯爲日文，所以顛倒了字的次序。

湯元天氣很冷，當我們飯後談話的時候，雖夾衣亦不能禦寒，侍女把炭火盆加上些炭，又把窗戶關上，空氣重暖起來，想不到盛夏之日，在東京揮汗如雨者，到日光則烤炭盆，日光真不愧避暑勝地了。我們的談話，延遲到十時，大家都有些疲乏，橫田青木二君，回別屋休息，侍者把火盆抬出，炕桌蒲團墊，堆在另一個牆角，另一青年侍女，姿色非常清秀，赤其

雙足，半跪半蹲式，用小掃帚，打掃席上的塵埃，當她打掃完了的一剎那，另一少女，抱進臃腫腫一大捲褥子，都是綾羅綢緞，電燈照耀之下，非常奪目，她們把褥子敷在地上，一連兩三套，又厚又軟，最後抱進厚被兩件，一切整理完備，她們輕啓鶯喉，報告預備完善，請我們就寢，然後深深地一鞠躬退出去了，在日本睡眠，除去極少數歐化者外，大都席地而臥，在方君已司空見慣，在記者要算破題兒第一遭，自不免大驚小怪了。

次晨六時起身，和方紀生，橫田，青木三君遊湯元街市，這裏街市形情，好似香山，有一兩家小型百貨商店

，店員都是女子，除日用品外，還賣本地手工藝土產，如樺皮書頁，柏木玩具，風景照片，別有一番風味，不過價值很貴，記者購樺皮明信片十張，寫了一封家信，寄回北平，留作紀



樺白濱湖元湯

念。又遊山景，樹木以樺，橡，楓，楸，櫻，見風乾，唐檜，白檜，落葉松爲主，完全寒帶氣象，林相整齊，就大體上說，已達鬱閉的狀態，不過枯立木到處皆是，第一有碍觀瞻，第二足以引起病蟲害的寄生，記者特建整理之議，橫田青木二君接受意見，大約冬季可以實現。

由外面遊山回來，南間旅館主人，手持大張宣紙，託青木君向記者求書，情不可却，執大筆寫「羣賢畢至」四大字，旅館主人又再三道謝。九時進早餐，侍女侑酒如儀，飯畢準備出發，先令侍女結賬。該館定價，優等房間房飯費每人每天八圓，因爲題字關係，酒資外敬，在日本的習俗，會賬時不准互讓，我們和橫田青木各會各賬。記者和方君二人除付房飯費十六圓外，另給十圓小費，侍女稱謝而去。

昨天所乘的汽車，是包天性質，當我們進入旅館時，汽車即入汽車房停放，這時我們要出發，汽車夫早接到侍女的通知，在門外迎候，我們出門逕登汽車，旅館主人，率領全館男女職工三十餘人，出門相送，擺成一字長蛇陣，竇爾墩擺隊送天霸之勢，回想那裏滋味，也不

過如是觀罷了。

汽車循原道而降，過「地獄茶屋」，在白樺林間，有瀑布曰「龍頭瀧」，隨熔岩階段之傾斜面，級級相承，分爲數十個階級，高者逾丈，低者七八尺，竟復合瀉，蜿蜒作白龍奔躍之勢，風景之勝，有如泰山水簾泉，自數千仞注於絕壑，如玉虹垂地，銀河落天。

參觀養魚場

日光養魚事業，盡常發達，屬於帝室林野局者共五所：①中宮祠湖，②湯湖，③湯川及地獄川，④光德沼，小倉池等地，⑤日光養魚場，全部歸橫

田的支配。前四湖爲天然湖沼，面積寬廣，像杭州西湖，北平頤和園北海，聽其自然孳生；日光養魚場，則爲完全人工養魚場，管理飼養，都用最新式科學方法，橫田特邀參觀魚場，在龍頭瀧與中宮祠湖之間，有養魚池三十二個，分稚魚，成魚，親魚，預備池四種，佔地七千平方公尺，場內樹木茂盛，風景勝過燕京大學朗潤園，魚池用洋灰築成，自龍頭瀧流下的水，穿魚池而注入中宮祠湖，故養魚池內，不分晝夜，其水常流，其質常清。橫田逕入辦公室，召集全體職員，聽取各人的工作報告，並指示方針，異常忙碌，他令青木領導我們參觀

各魚池，並放魚食。各池的魚，都是同齡的，以免大小同槽，互相殘殺，鱒魚在水中遊着，擁擠擁擠，一池中不下數千頭，看見人來，不但不避，反跳躍歡迎，青木持大把魚食，向水面撒去，羣魚爭食，一躍達數尺高，記者立岸上，衣帽盡濕，鱗光與水花，在日光照躍之下，發生了萬點金光，這種奇景，惟有北極探險家纔能看見。

中宮湖遊湖

橫田知道我們愛好湖光，傳令一位事務員，在湖的西岸，預備汽艇生火待發。一會兒，橫田公事完畢，四人慢步走出日光養魚場，場內全體職員送至湖濱，汽艇在養魚場專用碼頭靠岸，我們端着打魚殺家的姿式，一個個跳上汽艇。汽艇大小形式，與北海遊船相同，在船的前端，有一架小型發動機，以汽油爲原動力，行動甚快，橫田對記者說：「中宮湖，又名中禪寺湖，更名幸湖，周圍二十八公里，計東西七公里，南北三公里，面積一千二百公頃，其水面，高出海拔一千二百六十七公尺。其最深處，達一百八十二公尺，合中國尺五百餘尺」。談話間，汽艇邁進湖的深層，水色由淺綠而漸黑，小船負重五人，似有不勝疲乏之意，仍破浪前進。這天蔚藍的晴空，高懸烈日，八月中旬

的天氣，理應酷熱，但記者身穿厚呢西裝，在日光之下，絲毫感覺不到熱的威脅。橫看環山，左曰男體，右曰大平，遠近高低，各有不同，雖在晴空之下，依然烟雲瀰漫，凡是山高樹旺，濕氣飽和，很容易有「晴天霧」的現象，所以泰山一年七十二場雨，廬山不識真面目，中宮祠湖，又豈不是這個道理？

在左岸過菖蒲濱，在右岸過白岩，湖濱是一片平地，半山之亭，都是各國大使避暑勝地，紅樓白宮，夾雜在茂林修竹之間，湖心倒影，分不出誰真誰假。

中國老媽子

記者自離別祖國，來到日本，沒有看見一個中國婦女，不想到了日光，接連遇見十幾個。最初在陽明門前，一位小脚胖太太，帶着二位小姐和一位少奶奶模樣的半摩登女子；在日光養魚場地方，又遇見二位中年婦人，和一對情侶。不知何故，在日本，一看中國婦人，便覺特別，尤其小脚婦人，更爲刺目。這是有緣故的：

一、小脚是一極怪現象，不用說在外國顯着怪醜，即在本國通都大邑，有了小脚婦人在場，也覺減色。

二。因爲日本婦人的健康美，顯出中國女子的多愁多病，比較起來，自然黃面婆要退避三舍了。

三。眼光習慣一種裝束，便認爲這種裝束美觀，在某一種集團中，如果侵入其他特別裝束，便會刺目。

以上所說，還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記者在日光，還遇到不少普羅階級的婦人，她們是以傭工爲生的，在湯元南間旅館前見兩人，在中宮祠湖中，遊船中見一人，上岸後，又見一人，她們都是江浙兩省的中年婦人，留髻，短裝，白上身，黑褲子，金蓮四寸，哄着洋人孩子玩。她們的惟一特長，是一口流俐的英國話，這是使日本女子，望塵莫及的。還有許多西洋人，對於中國女僕的教養兒童，發生深切的信仰心。有許多西洋人在上海天津工作者，僱用中國女僕，一旦主人因公離華他去，家眷出洋，女僕也跟着出洋，間有解僱者，兒童呼天號地，鎮日啼哭，主人因爲愛子之故，不惜打電報，出重價，把原有女僕火速叫來，中國女僕，便成時代的寵兒。所以她們的年俸，有增至數千元者，俗語說，行行出狀元，這可算老媽行

的狀元了。

空中電車

正午十二時，我們舍舟登陸，在鳥居下，攝影留念。因為要嘗試空中電車滋味，我們在湖濱，等候去明智平地方的公共汽車。青木代我們購票，自湖濱至馬返，經過明智平，汽車電車聯運，每人單程路費八十錢。不大工夫，汽車來到，與我們同時上車的，還有幾位，侍女把門關上，車逕向東方開行，不數伍，去路是一個山洞，黑黝黝，沒有止境，記者心裏一動，怕是西遊記中之無底洞，這時車內電燈齊明，汽車已走入山洞之中了，感覺到此間的山洞，與東京地下鐵，同樣神秘有趣味，山洞很長，大約有一里多路，走到盡頭，燈光齊滅，豁然開朗，真是別有洞天。汽車在半山坡上懸掛着，下臨深壑，不知幾千萬丈。香山至八大處的汽車道，司機者都說是險道，遊歷者都稱為美景，明智平道上，其風景之美與道路之險，更十倍於此呢！但汽車不畏艱險，終於達到明智平。

明智平，也不過是日光小山峯之一而已，因為「日光登山鐵道株式會社」建設爬山電車與空中電車，都以此為起點，遂成遊人必由之路，一天一天熱鬧起來，該地的建築，僅只一所

遊之光日

白房子（見圖），大敞間內，可容公共汽車十數輛，左邊是食堂，分日本食與西餐二部，右邊是廁所，最前面便是爬山電車站（圖上看不見）。另有一間小屋是空中電車的站台，懸於半空中者，即是空中電車。

自明智平至對面山頭的展望台，下面是一個很深的溝壑，佈滿森林，翠綠色的松林中，夾雜幾棵楓樹，混交生長，當然在風景方面說，要首屈一指了。空中電車，日人名空中Carbi。Carbi其意即為繩索電車，電車懸掛在一根極粗鐵索之下，此外還有兩根較細的鐵索，拴在兩頭站台上，當開行時，兩頭車站有人司機，用



一定的速度，把兩根細鐵索，向反對方面抽攪，電車於是隨着細鐵索走動起來。車中有女招待，專供招待遊客，她具有花容月貌之姿，鶯啼燕語之妙，在大自然中，越顯得良辰美景韶光易逝。我們購買來回票四張，每張二十錢，上車不久，開始移動，大約二分鐘即達對面的展望台，遠着華嚴瀧，男體山，中宮祠湖，歷歷在目，有不少賣風景片的女子，擺着小攤，向遊客兜售，生活也是很苦的。

在展望台上，瀏覽風景，約二十分鐘，乘空中電車回明智平，在食堂吃飯，遠眺山景，仰觀風雲，不覺大快，於是痛飲啤酒，記者與青木各飲一瓶，橫田獨飲二瓶。酒飽飯足之後，一羣醉漢，登爬山電車，準備下山，自明智平至馬返，長一千八百公尺，爲日本爬山電車最長者。電車的車身，與普通電車，大致相同，不過一頭高，下山時，前低後高，上山時，前高後低，坐次循級昇降，顯着很特別。至於電車的車輪，也是走在鐵軌上，兩條鐵軌中間，還有鐵索二條，其作用與空中電車相同，否則順流而下，不知伊於胡底。所以日本人呼爬山電車，亦名「繩索車」，而借用英文Cable car的字音。山的傾斜面，在五十年代以上，電車

穿過兩個山洞，一段鐵橋。山洞雖不很長，但很有趣，由上而下，在電車內遠遠望着，好似一個黑筒子，黑筒子的兩頭，佈滿青翠的森林；高山霜早，紅葉黃花，已開始點綴，益增日光之美。到了馬返，又換乘普通電車，直至日光町。在這一段的行程中，記者不勝啤酒之力，呼呼入睡鄉，到站後，我們所包的汽車亦到，總計兩天，付車資十六圓，我們請青木回寓，執意不願，送至車站，慇懃招待，臨別依依，先之握手，繼之以鞠躬，青木下車，在月台上話別，直至火車開動，走了很遠，青木猶手舉草帽，遠望着我們，彷彿說「再見」「一路平安」。橫田與我們同車，直至栃木縣下車，此老的殷切，要比青年人更加深刻，當我們分別的一刹那，幾乎把眼淚流出來。記者說「送君千里終須一別，橫田回去吧！」他總望着火車，寸步不離，直至警笛頻吹，列車蠕蠕欲動，他急走買了兩盒冰激凌，氣喘喘跑來，送給我們，作為臨別的敬意，我們終於分別了。

十五 遊江之島

我在八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時，與方紀生約定赴「江之島」遊歷。我是在水道橋乘省線至新宿驛，與方紀生見面。

東京的清晨，別有一種美態，大街上，已充滿了行人，衣冠整齊，都忙迫着，走路勇往直前，不暇他顧，這些人中，大部是公司的職員，商號的女店員，以及補習學校的學生。提籠架鳥，閑遊浪蕩的公子哥兒，在東京絕對看不見。水道橋站台上，也都是這一類乘客，靜悄悄等候電車，電車一列一列，如金龍遊市，東來西去，攪攘不絕，記者手持地圖，看準車牌的標幟，登車西行，車過飯田町，九段與靖國神社赤坂一帶，臨近皇宮，兩旁整理得和公園一般，車臨碧淵，綠草成茵，樹木的姿式，修理份外美麗，俗語有句話，風景如畫，一點不錯。

新宿驛，爲東京三大車站之一，由此他去之長途列車，有八條之多，市內短途電車尙不計

其數，所以站台之多，若星羅棋佈，在車站內，各分門道，記明門道，循階而昇，即達該路
站台，倘若走錯了門道，誤登了火車，失之毫厘，謬之千里。且喜指揮燈寫得是很明白的，
又有無線電擴大器報告車次鐘點與路線，行路人只要識字留神，便不會錯誤了。記者於七時
半到新宿驛，時方紀生未到，遂在大門外巡風，但見行人車馬，如潮湧而來，一批一批，又
川流不息，其中乘汽車者半數，乘公共汽車電車者半數，三五成羣，多以旅行爲目的，記者
富於好奇心，在十分鐘內，在新宿驛前，對於進站的人，作了一個小小的統計：男子二百五
十六人，女子三百零四人，總計五百六十人，由此可知好遊之人，女子多於男子。這個數字
，不很正確，因爲車站大門是很寬的，出入的人是很多的，稍一不慎，便看花了眼，假如這
個數字，能代表新宿驛的乘客人數，則十分鐘內，出入總計，達一千一百二十人（假設出入
之人，十分鐘內均爲五百六十人）一小時即是六千餘人，一日的人數，達十萬以上之人了。

八時半，方君偕一老者到，向記者介紹，此老姓古賀，爲方君之長親，東京人氏。現年七
十二歲，精神矍鑠，不減壯漢，他的頭上不見一根白髮，眼睛也不花，耳朵也不聾，牙齒也

不落，腰也不彎，據他自己說：在二十年前，曾到過江之島，二十年來，未從跡足。兩君遠來中土，不久離開日本，臨別紀念，前遊江島，鄙人願作嚮導。觀其口氣，不愧老當益壯。

九時十分，電氣火車，由新宿出發，先二十分鐘售票，先十分鐘開放月台，蜂擁而登，直上火車，車凡八輛，捷足先登者，據位而坐，後至者站立，最後來者，竟無立維鍵之地，這天是星期日，旅行的客人特別擁擠。日本近數年來，對於旅行一事，興趣甚濃，尤其對於海水浴，更歡喜若狂，這種傾城傾國的神氣，較天津看皇會，還要熱烈的多。

不大的功夫，火車開了，一開便很快，站着的乘客，搖搖欲動，不勝顛沛之勞，女子們都席地而坐，但是手中懷抱的小孩子，哭成一片，快樂的空氣打破了。男子們還掙扎着，不願示弱。火車經小田急，稻田，鶴間，澁谷而達江之島（以上均地名），沿途的風景非常美麗，火車有時走在碧綠的稻田中，有時穿過高低不平的山谷，結果在汪洋一片之前停住了。

出江之島車站，正面一個花牌樓，是東京日日新聞社的廣告牌，這種投機的宣傳，效力甚大。出站後，要渡過海灘，方達對面的江之島，這時海潮未上，沙灘一片，很不好走，但有

木橋一座，長約半里，行人出二錢，即可渡過，無以名其名，名曰買路錢。

江之島是個小島，面積比頤和園的萬壽山，大約二三倍，島內商店林立，店員都是女子，商品則以貝殼類玩具爲最多，琳瑯滿目，美不勝收，例如墨水瓶，插花瓶，花盆，酒壺，茶碗，以及小兒的喇叭號等物，名目繁多；定價方面，都極公道，以上所述的玩具，都爲內地不經見之物，每件五錢起碼，至六七十錢，最貴者不過二三圓。在若干條街上，女店員站在門口，舉着幾件玩物，向來往的遊人兜售，這種情形，很像北平走私商人的設攤售賣，又像天橋估衣商之狂呼，但是她們盡量地運用嬌喉，甚至於力竭聲嘶，也沒有人照顧，當記者等走進一家商店時，兩個女店員很歡喜地來包圍，她們把家藏密寶，都拿了出來，要求我們購買，我們正忙於遊覽，無暇購物，古賀君要走，却被一位女店員抓着不放，結果買了兩個插花瓶，並且應允倦遊歸途再來照顧，遂放行無阻。

江之島的廟宇，有江島神社，奧津宮前，櫻花楓樹，斜插在松林之中，鳥居旁有石燈台，石燈台北，有洗心泉，我們走到宮前，行日本式的參拜，雙手合十，作祈禱狀，然後緊拍手

掌三下，鞠躬而退，記者歷遊日本名勝，對於這種參拜儀式，已演習嫺熟。參拜後，圍繞廟堂，走一個圈兒，看看宮殿的建築，瀏覽島嶼的風景，然後在山頂上找一家飯館吃飯。江之島的飯館子，都帶着竹槓的意味，我們久仰島上的活大蝦，在日本最負盛名，一盤炸大蝦（其做法與北平西餐館所謂吉林大蝦相同），定價一圓，我們心想，三個人起碼要吃十盤，即是十圓，再加飯菜，此餐非十餘圓不辦了。金錢與食欲鬥爭，結果金錢勝利，於是另叫經濟食品親子丼三碗，各自飽餐，這飯館在島的南向，依欄而望，一片汪洋，風景絕佳，而南面的相模灣，直通太平洋，海風一向很大，門窗啓時，紙片全飛，據女招待說，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雖盛暑不知用電扇，可謂避暑佳地了。

吃飽飯後，又在各商店買些玩物，下山遊「洞窟」。在半路上，有一青年男子，像戲園子的搜包匠，手持照片一本，請我們參觀，他把江之島的風景名勝，一一介紹，並且說：這裏風景如何？這種姿式如何？我們乃知道他是照像館的經紀人，專門跑外，給照像館兜攬生意。我們遠遊此地，很願意留個紀念，他揣摸透了我們的心理，接着便說道：江之島的名勝在

圖。

洞窟探勝

洞窟是一個死山洞，深約二十餘丈，只有一個入口，此與北海小山洞不同處。我們走入洞口，有人索香資，付以十錢，走進山洞，即見有人送給一塊木頭板子，木板上插着一支洋蠟，此即火把。洞內非常窄小，寬度僅能容兩人，高僅六尺，頂



「洞窟」，洞窟之前，即是海岸，能在海岸留一紀念，庶不負此行呢！他的一字一句，都打動了我們的心靈，於是應許照像，他很歡喜地領着我們到海岸，此時海風越颯越大，頭髮在頭頂上跳舞，領帶要投海自殺，照像時常眼睛半睜半合，海水經狂風的動盪，打到岩石上，聲振耳鼓，在這種驚心動魄的大自然之下，記者攝影如

岩滴滴流水，男女遊人，擁擠異常，大家都沉得住氣，魚貫而入，走到洞的深層，洞內光線黑暗，濕氣飽和，但見燭影熒熒，人們都靜悄悄踞躅不敢前進，忽然一個水點，打到一支蠟燭上，蠟燭當即熄滅，持燭者乃係一個少女，身穿和服，如花蝴蝶，不禁驚訝起來，接着一陣格格的笑聲，打破沈默的空氣，我們沒等走到洞的盡頭，先頭隊已撞了一鼻子灰，急轉身時，與後隊撞個滿懷，彼此哄然大笑，都叫了起來，於是一傳十，十傳百，都紛紛向後退出，到底洞的深層是怎麼模樣，也不知道，我想尋奇探幽，知其究竟，被古賀老先生攔着，於是隨着衆人一齊出來。

洞窟之旁，另有一個活山洞，名曰岩屋，屋距地表很高，攀登不易，築有臨空木橋一座，一般人稱曰神橋，循階而昇，直抵岩屋，俯欄望海，倒也有趣。

日本人對於海水浴，如瘋若狂，在游泳場，不分性別，無間老幼，都浮沉於水中，是人類？還是魚蝦？沒有絲毫的分別。他們在大自然中，過着兩棲的生活，當然有一番快樂。海水由淺而深，顏色由黃而藍。在沙灘上嘻笑者，是一般稚子和婦女，簡單言之，可謂家庭區。

漸深練習區，更深則入沒人之淵。由家庭區至沒人之淵，途程常達數里之遙，而大部的遊人，都是練習區域。

記者在一個海邊上，看見好幾位小姐，雪白的肌膚，反射出肉感之美，刺激人們的心靈，旁觀者正在憐香惜玉，覬覦美人出浴圖，小姐們却不顧一切，把一雙肥而嫩的脚，大踏步在沙灘上邁進，頃刻之間，雪白的脚，變為兩個黑煤球了。

一般男子，更變本加厲，有一絲不掛者，有僅用布條兜在陰處者，布條的長短及形式，都與女子的月經帶相同，他們時常半赤裸狀態，走上街頭，吃飯呀，買物呀，拜會朋友呀，偌大的江之島，就成為裸體運動的樂園。報紙也提倡着，時常刊登運動員的肉體美照片。



海底遊船

我們在江之島巡行一週，覺着有些口渴，到海濱一家冷食店吃刨冰西瓜，在那裏看見一段廣告，譯在下面：

東京海底遊覽株式會社，在江之島備有專船，直達鑛倉，該船可以透視海底，不論沙漠植物，魚貝蝦蟹，以及海底鬱蒼之處女林，歷歷在目，不啻詩人遊龍宮，創造

神秘之夢想鄉，誠天下之奇觀也。

記者看到上段廣告，好奇之心，油然而動，心想：這船一定是潛水艇或是魚雷，否則絕不能看得到海底之物。乃問方紀生，他說不知，更問古賀，古賀說是新發明，他也莫明其妙。於是三位一體，皆願一試，購了船票，在碼頭等候，這時海風越颺越大，船有不開的消息，我們爲着好奇，不顧一切，忍耐等候。一會兒，有一隻百噸左右的汽船，由遠而近，漸漸靠岸，名「乙姬丸」，這便是海底透視遊覽船，我有些失望，船底是雙層厚玻璃磚的，在靜止狀態之下，海底泥沙的確看得清楚，但遍尋魚貝蝦蟹，鬱蒼森林，一點也看不見。船開行後，在近海地帶，風浪不大，很有趣味，依欄而望，見泥沙海藻，飛逝而過。漸深，日光不能

透射，則海水漸暗，風浪漸大，巨波如山屹而立，小舟破浪而行，水花打在船艙裏，衣帽俱濕。同船十二人，起始有婦女五人，暈倒船上，繼有男子二名，口吐惡水，記者運氣丹田，以防萬一，初頗見效，尚談笑自若，不少介意，不料一個大浪，如晴天霹靂，氣未運好，已然不支。於是蹲在艙裏，不敢起立，因忙於應付環境，無暇賞玩風景。

鎌倉大銅佛

鎌倉的名勝很多，如鶴岡八幡宮，大塔宮，圓覺寺舍利殿，白旗神社，建長寺，長谷觀音，源賴朝公墓，長谷大佛，都是些大廟，因為時間的關係，不能一一遊覽，乃乘公共汽車，先至長谷參拜大觀音。觀音身高九十九尺，為世界有名巨佛之一，但寺院年久失修，蓬蒿叢生，方丈發宏願，向各方募捐，期以二萬，看他的捐冊，已有萬餘圓之數，於是一面興工，一面募捐，遊客各捐香資，自數錢乃至千百圓，無不歡迎，捐款者，頗為踴躍。

大佛為日本國寶之一，在廣場中，銅質，高四十二尺，重二萬五千貫，相當十萬公斤，已有數百年之歷史，日本人是信仰佛法的，在一二八作戰時，射擊下的日本飛機，發現佛像



鑪 倉 大 佛 銅

，一時中國各地轟動稱奇，其實並不足怪，日本各地飛機上，公共汽車上，常畫着護符，掛着佛像，保佑人車的安寧，西服革履之士，頂禮佛像，司空見慣，則鑪倉之長谷，見大佛下拜，更爲理想之當然！

參拜大佛後，閑遊鑪倉市，街道的結構像天津日租界秋山街一帶，但比較整齊些清潔些。該地出產陶器，以此爲業者，不下萬餘人。記者走到一家磁器店門口，店內的佈置，像北平的書茶館，一條條的棹椅板凳，平行排列，男男女女，高朋滿座，伏案細書，很覺奇怪，古賀說：這裏的磁器，能在十分鐘內，燒成紀念物。我們走進去，裏面以女學生最多，她們有細畫五彩畫的，有題筆寫情詩的，都很專心。看樣是泡躑躅的，一個茶碟子，連畫帶塗色，至少要半天工夫，商店抱定一體歡迎的主義，有女性點綴，

也可號召生意，一切都白供給，只收很少的燒磁工料。記者坐定後，一老者送來多種土坯，請我們挑選，記者選擇一個茶碗，寫「東遊紀念」四個字，交給老夥計，他把土坯送至火爐內，不久的工夫，便燒好了。火爐的形狀大小，與北平烤白薯的爐竈相同，但火焰強烈的多，燒好之後，把茶碗，放在涼水內，作急驟冷卻作用；茶碗，便算完成。

記者由鑛倉，乘公共汽車回江之島，在車中聽說一段笑話：日本稱「汽車」曰自動車，稱火車曰「汽車」，北平某大學教授，原係老牌日本留學生，今年赴日研究，不幸臥病醫院，當他出院時，令女看護僱汽車，他忘記了日本話稱汽車曰自動車，逕說「汽車」，女看護誤會了，回答說「此處不通汽車，先生坐汽車，請先向鐵道省交涉修築鐵軌，再作道理」，這一段笑話，一傳十，十傳百，留東同人，幾無人不知了。

公共汽車到了江之島，火車已開入站台，我們因為購買來回票，遂登車候行，擁擠情狀，與來時相同，乘客仍以女子爲多。到了開車時間，無線電擴大器的報告員，用很客氣的口氣，慶祝乘客一路平安，當開車的一刹那，並有音樂奏樂，其威風，正不亞於中國偉人呢！

我們在當天下午八時回到東京，逕赴日華學會休息。

十六 到農村去

八月二十二日夜，王益滔離東京回國，因為他是我的靈魂，是我的耳目口鼻，於是我也決定隨同離開東京，但是東京之美，使我流連不忍去！

我留戀東京，並非墮落於物質的享受，我是流連於東京人情的忠厚，空氣的新鮮，風景的幽麗，在我經過的若干城市中，不論是中國是日本，找不到一個地方，比東京更美麗，更慈祥。我認為東京是我的第二故鄉（第一故鄉是北平）。在我離別故鄉的一刹那，怎不悲感交集？

我在日華學會，共住十五天，每天一元，共十五元，侍役結賬後，又付五元小費，侍役稱謝鞠躬而去。我和王益滔，在東京各買了大批圖書，以及零星什物，堆積如山，原有皮箱，

勢難容納，各買柳條包一個，布囊一個，於是行李件數，由一而三，兩個人便是由二而六。命侍役代僱汽車，因行李較多，車資六十錢，到東京驛下車，王君持車票，赴行李房交涉扣牌代運，諸事完畢，約十時許。

我們在東京驛食堂內，飲啤酒，各有醉意。十一時半登火車，今回所乘者爲慢車，日本最慢之火車，與平漢津浦之特別快車相較，似乎還快些，因爲最大之站，停留不過五分鐘，普通小站，僅一二分鐘或數十秒不等。我問王益滔上什麼地方去，他說靜岡縣引佐那井伊谷村。王君是北平大學農學院農業經濟系主任，他對於農業經濟，不但有研究，而且具有極濃之興趣，地原是老東京，由中學而大學而研究院，未曾離東京一步，此次乘暑假之便，來日考察，因爲東京帝大一位教授之介紹，說靜岡縣一個小村子，辦理農村合作很有成績，於是不遠千里而來。

我們在八月二十二日深夜十一時五十五分，離開東京驛。

同車有中年婦人數名，態度風騷，言語輕薄，一望而知爲下級妓女，她們的神態，恰合北

平蓮花河黃土坑一帶的四等妓女，也是肥蠢的身段，老醜的面龐，濃厚的脂粉，令人見之作三日嘔。她們數人，怡然自得，高談闊論，旁若無人，得意時打情罵俏，舉動猥褻，同車諸人，均羞與爲伍，她們却毫不在乎。東京橫濱間，兩市打成一片，商店林立，燈火輝煌，原是光明大道，却被數石賤婦鬧得天翻地覆，大好夜景，未得賞玩。她們數人至橫濱下車而去；車中安靜，都入睡鄉。記者有個習慣，車行則睡，車停則醒，夜中經過富士山下的沼津車站，也看不出富士的雄姿，四點到靜岡車站，記者下車洗臉，見一個報僮，手持着當天的靜岡新聞，於是買了一張。

在濱松
坐洋車

上午六時，火車到濱松驛。濱松是東海道上的二等車站，車站的場面，像天津的老車站，來往的客人，比天津還多。支路也有好幾條，所以顯着繁榮。車站上停着汽車人力車各十餘輛。

人力車在中國各地，多如過江之鱗，在日本都市中，却成落伍之交通工具。在東京只見來往不絕的汽車，電車，腳踏車和公共汽車。人力車早已絕跡，不過在較小的都市裏，還有少

數人力車，供給一般旅客乘坐。記者在都宇宮，曾看見過幾輛，當時未得機會乘坐，今回到濱松，又想嘗試一下，遂先到車站探詢去井伊谷村的電車，何時開行，知道還有一小時的工夫，乃在車站僱了兩輛人力車，講明一小時六十錢，在市內任意遊行。

人力車的形式，與天津「膠皮」大致相同，沒有北平的洋車樣式那麼摩登。車箱是方形，車座後也有一個支架，防止人力車打天秤，兩個大馬燈，奇蠢無比，一切的一切，表現十九世紀的遺物，不像北平的洋車，已邁進到二十世紀的陣線中。

我們知道：人力車是日本國新發明，也是該國的特產，所以人力車初到中國：名曰「東洋車」，東洋者即指日本之意。最近日本文明進步，人力車受天然淘汰，成爲時代的落伍者，新興而代之者，爲自動車。人們只見目前，忘去人力車在歷史上的偉跡；所以看見日本人拉洋車，反覺得奇怪。記者當時也受了這種好奇心的驅使，及至坐上之後，反不覺什麼奇怪。經過敷度之談話，知道車夫多半是鄉下人，往往因爲貧困所迫，無工可作，無田可種，祇得拉車。起初以爲是一種臨時職業，可是農村經濟的破產，一天比一天深刻化，使他找不到

別的好生意，因循下去，拉車遂成爲他們的永久職業了。其破產的程序，和我國的人力車夫，如出一轍。

提起了他們的生活，雖然沒有我國車夫那般困苦，過着非人類的生活，但每天總要在清晨

五時以前起床，拉了車子，在車站上候座，往往六七個鐘點，還找不到一錢的生意，等到夕陽西下，只得空身回家。不過這種悲劇，沒有中國那麼深刻，日本婦女，對於丈夫，總是百般的安慰，無理取鬧，逼着丈夫上梁山，在日本還很少見。雖然，越是這樣，越發使車夫的一顆心，格外酸痛起來。

普通車夫的膳食，一天兩餐，在早上只喝些冷水，到上午十時左右，把飯盒打開，沿途吃着，這種飯盒，就是日本人所謂「便當」，往往在家裏帶出，裏面只放着



車力人之前站車松濱

幾根黃色蘿卜和白飯，這種飯食，在他們以爲很苦。（但是一般中國人力車夫，還想不到呢？中國人力車夫，要想吃大米飯，豈非過年不成？）

還有一點幸福，日本的车夫，不會受到警察的鞭打，也不會受到旅客的痛罵，更不會像天津車夫因越界而受驅逐。但是逢到性急的旅客，時常要催促快跑，就是汗流浹背，比起汽車來，結果還嫌慢。有時陪旅客遊玩名勝，倘若時間稍遲，誤了火車鐘點，便要遷怒於車夫，在他的談話中，知道他認爲這是一種精神痛苦，這種痛苦，比什麼都厲害。當時我對他的答詞：中國人力車夫，已不知什麼爲精神痛苦了。

日本的人力車夫，逢到外國坐客，最是歡迎，對於我國留學生，更覺喜歡，原因中國學生，坐車不講價錢，可是我們坐車，却先講價錢，因此他說我是變態的支那人，但他仍露着高興的態度，和我談話，他很羨慕做中國人，他以爲中國人都很有錢。

最後說到車份兒，日本人力車的稅金，每年爲日金四圓。每天不過一錢強，合計北平的錢碼，不過三大枚，此與北平洋車車份兒相比，差得太遠，但他們的收入，一小時便得六十錢

，比北平貴得多，以收入而論，日本的人力車夫，在北平至少與初中教員相當。

在井伊谷村

在松濱乘電車到井伊谷村，沿途經過的地方，都是農村，風景非常幽雅，較高的地方，種植桑麻，水田植稻，山地造林，以顏色而論，除去綠色外，看不見別的顏色。這天，天氣晴朗，萬里無雲，一陣一陣微風，由車窻吹入，稻子正開花，自花蕊吐出的清香，送達到鼻孔，精神越發地煥發。

日本農民，不論男女，都一體下地，勞作的情形，不亞我國農夫。日本人在都市，差不多都不穿襪子，到農村去，更自由些，若男若女，赤裸着上身，脚部以及雙足。其下體用粗布一塊，在腰間圍裹，圍裹的方式，與其比作大司務，不如說是澡塘中的客人，更爲具體些。他們在大自然中，幾乎全部身體，暴露在陽光之下，所以皮膚曬得又黑又紅，非常健康。

井伊谷村村長前島伊藤治，是帝大畢業，年約五十，和王益滔是老同學，談得很起勁，記者端坐如木偶，非常無聊。大約半小時的光景，他們的談話終止了，記者很希望前島村長能領我們到試驗場中，走馬看花，王益滔却不以爲然，又拜晤該村信用販賣購買利用組合社，

與專務理事福田昭研究組合。因爲王君是農業經濟專家，其着眼之點爲農村之制度・組織・規程；記者研究森林，每走一地，對於該地之土壤・氣象・氣候・樹種・林相・生理・保護・經理諸點，要仔細觀察。同爲學農，分別甚大，於是道不同不相爲謀，每到農村，在我以爲津津有味之問題，他不值一顧；反之，在他以爲津津有味者，我又急如心火。直到上午十時，我倆腹中餓了，纔走到一家小飯館，解決民生問題，胡亂吃了一頓親子丼，飯館老闆，問我們府上是那裏，王君道「支那」，老板微笑不信，說：聽你二位的口音，一定北海道中人。因爲該店的老闆，自有生以來，從未看見中國人，他以爲中國人至少也是黃眼碧珠，甚至三頭六臂，絕不會和日本人生長一樣的。

在安城町

由井伊谷村的歸途，改乘了公共汽車，回濱松驛，乘東海道火車經豐橋，岡崎於當日下午二時，到安城町下車。該地屬愛知縣，爲東海道上一小站，農村的建設很完善，有郡農會一所，町農會一所，產業組合聯合會一所，養雞・牛乳・瓜・果等各種組合十所，各種私人模範農場二十餘家。我們下車後，先解決飯碗問題，在車站附近

，逼我不得，乃走進一家吃茶店，那天正是酷暑，店內靜悄悄沒有一個人，我二人走進，如空谷足音，兩個女招待，都是老太婆，面敷厚粉，百般獻媚，當我們坐下後，她却坐在我的身旁，舉起小紙扇子，給我搗風，這正如北平一般女乞丐，給人打扇同一氣味；女招待之醜態，又像蓮花河妓女上勁模樣。我二人氣極了，連忙叫了菜飯吃了，她却看不出眼色，又坐在一旁，問長問短，嘵嘵不休，並且開放無線電，放送名古屋電台的報告詞。我們忍耐着吃飯，其飲食，貴而不好，兩盆牛肉扒，在東京不過五十錢者，至此一圓六十錢，爲酬給女招待的「打扇」，又給四十錢小費，共計二圓，我們算是上了當。

吃罷午飯，王益滔訪問農會，我在街市上觀光，這天天氣很熱，人們正在午睡，小小的安城町，更顯得肅靜安閑，各商店只有一人支持門面，櫃台前冷落異常。該地確是農產區域，大糧店·大醬油店·西瓜組合·貨積如山，使我感覺刺激的，便是西瓜組合。日本本無西瓜，其種來自中國，所以日本呼西瓜，保持中國官話的讀音。歷年對於品種的改良，販賣方式的講求，頗有顯著的進步：第一小籽薄皮沙穰，第二口味甜蜜，第三不生·不老·不腐爛。

；日本西瓜，不但都能滿足上列的條件，並且發育平均，無大小之分，形態之異，這正和日本人的體格，發育得一般大。安城町的西瓜皮上，都貼有組合的簽條，編列號碼，西瓜不論運出幾萬里，在一定時期之內，如果發覺其中有腐爛的西瓜，只要把西瓜的番號記明，寫一封信去，便保管退換。我在讀書時候，曾聽說荷蘭的雞蛋組合，雞蛋上編有番號，運至外國尚可退換，已引為奇，想不到組合的信用，越過越進步，而達於瓜果，商業道德，是隨着商戰而加強，競爭愈激烈，道德愈高尚，這是二十世紀經商的秘訣，中國商人聽者！

王益滔訪問農會後，我二人在約定會面的地點見面，一同參觀「碧海郡種禽孵卵組合」。規模並不很大，僅有三個孵卵器，每具能同時孵卵三千個，不用電力；發熱的原動力，是煤油燈，還保持着十九世紀的遺物，毫無進步。不過日本農民，對於各種組合，已有堅決的信心。不論那一家，孵化小雞，都可以送到組合去孵化；用老母雞的笨法，在日本已落伍了。這一點比中國是有進步的，農村是有組織的。該組合還有一個西鄰，為滿鐵株式會社的附設機關，滿鐵為改良東北的雞種，特委託碧海郡的合組代辦，每年津貼一筆款子，開設有一年

，尙無成績。

安城町有一個私人農場，名馳遐邇，場主名板倉源太郎，農場即取名板倉農場，板倉是一個老農出身，善於經營，長於交際，不愧江湖人物。據他說梨本親王，荒木大將，後藤農林大臣，林陸相，中川海軍中將，暹羅皇兄，都會往參觀，並留題字。他把名人題字，獎章照片，以及多年經營心得，編輯成書，每本售二十錢，凡來此參觀者，必請簽名題字，並請購書，此種外江派的辦法，可謂生財有道。他見我二人前往，認爲無上榮幸，他說：中華民國人物來此參觀者，實爲空谷足音。於是領着我們參觀。

日本的大糞

日本的農田，還脫不了以人糞尿爲肥料的時代，化學肥料，如智利硝石等速效肥料，只有在稻田中施用，旱田中尙未普及。我走過許多個村子，正當施肥之時，但聞其騷，不覺其臭，因爲日本的人糞尿，尿多而糞少，稀稀的湯水，找不出兩塊糞乾子，並且日本對於人糞尿，全沒經過發酵作用，接近大都市的農田，即此湯子，也不易找得，因爲大部的糞，已被大的脫拉斯（Tilass）包銷，製爲糞乾，運至北海道大農場

中，小農田的肥料，只有尿湯子，所以澆在地上，只聞其騷而不覺其臭。距離都市較遠的地方，比較好些，不過受了不景氣的影響，波及到糞的成分。在北平常聽糞夫說，城外之糞，不如北城之糞，北城之糞，又不如東西城及前門之糞，因為城郊及北城之人，終年少吃肉，排泄的糞中，養料缺乏，而繁榮之區，魚肉爭逐，則其糞中，自然的養料也豐富些。日本又何曾不然？農民的食品，終年大米乾飯就鹹菜，差不多等於吃常齋，糞中的養料，自然可想而知了，所以糞的問題，在中國不見恐慌，在日本却以為農業中的重要問題。

大都市的糞，被大脫拉斯或市役所（市政府）所包辦，新式洋樓，按有水管者，若屎若尿，若穢水，一齊沖到一個公共大坑中，舊式的家屋，屎尿總以自宅糞坑為蒼萃，每家的廁所，必需自備消臭藥水，每天滴些。說也奇怪，藥水真正靈驗，只需滴上少許，臭氣全消。衛生警察，為統制公共衛生起見，時常抽查，每至一家，如果發現沒有藥水瓶子，或是空瓶沒有藥水，家主必要受罰。但是久住日本的人，總有一種苦悶，即是以半個月為一週期，每至週期，載糞大汽車即到，一來便是十輛或二十輛，擺列一字長蛇陣，在大街上，用吸屎機的

管子，伸入坑內，連屎帶尿一齊吸上，手續敏捷，還算萬幸，如在僻街小巷，汽車不能直達者，人工掏糞，一杓一杓，那便耗費光陰，半月的積蓄，至少非一小時不辦，這家方完，又至別家，所以每至這天，真是萬人空巷，闔第出遊。

在黃昏的時候，我們離開安城町，仍乘東海道火車，繼續向西北行，計劃當天宿京都。車過名古屋，已經萬家燈火齊明。由名古屋至京都本有一條鐵道，但是東海道却繞了一個弓背兒，經尾張·岐阜·大垣·米原·草津·大津而達京都，由米原至草津，百有餘里，都沿着琵琶湖而走，湖的偉大，在日本要算第一，沿途若干小站，都可以自由上下，遊覽琵琶湖的名勝，因為時間關係，不能自由，就空空地過去了，連一個水波浪都沒看見。

十七 在京都

車到京都，已達三更半夜，我們疲乏了兩三天，急於找客寓休息，車站上沒有飯店旅館的

招待員，穿着號褂子，招待旅客。茫茫大海，走出車站再說，一下樓梯，看見霓紅燈的紅字，是京都市遊覽汽車的廣告，於是我決定了次日的遊程，加入遊覽汽車的團體。出站後，直登野雞汽車，令其送至附近旅館投宿，在車站的左側，約有半里之遙，至一家純日本旅社，遂下車投宿。

我們當晚進入旅館，店主東把我們一直引到三樓休息，一切佈置，都是純日本式，席地而坐，下女多是中年壯婦，面目也不姣好，衣服也不華麗，知道是中等旅館，下女的身價，已降格與中國老媽子相等，問其房飯費，每日每人三元，經王益滔和她們講價，每間減至二元，從此知道日本生意，也有講價之說。我們坐定之後，各脫衣服，降至二樓沐浴，更和服，略進夜飯，又和下女們隨便閑談。王益滔擬定的次日日程，訪友並參觀京都帝大農學部，我決定在很短的時間，遊覽京都全市，乃商請旅社主人，代訂遊覽汽車的車票，並要在明日上午七時半以前叫我起床，我們遂入於睡鄉。

次日上午，如期起床，在洗臉的時光，遊覽汽車派人來社接我，我聽了很是驚訝，急速整

衣出門，門口有一敞蓬小汽車，車中坐一幼女，很瘦很小，好似初中學生的模樣，她不會說英文，更不會說中國話，我二人在汽車中，作了一陣筆談，知道遊覽汽車，已到開車法定鐘點，早由京都驛出發，聽說我是外國人，來京觀光，經理引爲榮幸，恐怕不認識路途，所以特派專用小汽車前來迎接等語。

京都在日本之地位，如北京之在中國，有千餘年建都之歷史，封建的勢力，宗教的儀式，到處表現着古色古香，老氣橫秋的神氣。前面說過，日本是一個佛國，而京都又爲佛教之大本營，遊京都市，不啻朝山拜廟，所謂「名所」，不過是些大廟罷了。廟宇的建築，內部的陳設，完全模仿中國，而所謂最大之廟宇，也不過是一座孤殿，最講究的格式，要算鶴立鷄羣，中國式的四合房，在日本并不崇尚。

日本的佛教

日本佛教分二十二宗五十二派，二十二宗爲天台，古義，眞言，新義眞言，眞言律，律，淨土，臨濟，曹洞，黃檗，眞，日蓮，日蓮正，願本法華，本門，本門法華，法華，本妙法華，時，融通念佛，濟相，華嚴。每宗派，命名玄妙，完

全中國式，佛法無國際，此之謂也。每宗派有管長一人，各宗聯合，成立「日本佛教聯合會」，大名鼎鼎之佛學家服部賢成主其事，名曰「主事」，總其大成。全國寺院總數有七萬一千餘處。

在日本最負盛譽的廟宇，莫過「本願寺」，該寺有千餘年的歷史，在中國的南宋時代，日本和尚名「道元」者，來到中國留學，研究佛學，歸國後，把他的學問，傳給弟子親鸞，親鸞道長，日後創設「真宗」，爲日本今日佛教正宗，勢力熾盛，日益擴大，至明萬歷三十一年，分爲二派，各成寺院，其本寺在京都西六條，故名西本願寺，新廟在其東，乃名東本願寺。歷代世襲相傳，推其本源，都是親鸞的血胤。

提起了道元來華留學，還有一段佳話，他看見中國廟宇建築之雄壯，宮殿之美麗，認爲這種建築學，一定要專家，纔能勝任，於是在蘇杭各地，重金聘請木工數人，回到日本，創建永平寺，這一羣木工，到了日本，娶妻生子，居然日本人也。其後裔，即在寺的附近，聚族而居，俗名「永平大工」，成爲建築專家，其專利的情形，大有「樣子雷」在北京之氣概，

不論什麼寺院，建築廟宇，都要請教他們的。

當我們的小汽車趕到時，參觀一行人等，已由京都驛出發至西本願寺，於是又趕至西本願寺，大家都出了大門，我遂加入團體，隨着大眾，改乘大汽車，參觀東本願寺，在途中，付了三圓五十錢的車資，同行有日人數名，看來都是受過中等以上教育者，爭着和我說英文，每至一處，必用英語解釋一切，他們的文法，都很好，不過發音方面，有些欠正確。

東本願寺，是一三一八年建築的，後焚於火，在一八九三年，又重新建築，完全木質，該寺有大殿一座，龐然大物，自東至西，不下數十丈，有孔林大成殿，故宮太和殿的神氣，據遊覽汽車的女案內說：這是天下第一，世界無雙。寺內有佛像，進門須脫鞋，身穿西服之日人，一一跪下參拜，並出一錢敬神。寺內有出售風景畫者，有賣玩物者，還有一位老太太，擺着小攤，兌換輔幣，以十錢一個的銀幣，兌換銅幣九個，以作敬神之用，她得一錢的手續費。

東本願寺有一條粗繩子，相傳是人頭髮所組成的。在興工修廟之時，得到一批木料，奇大

無比，人的力量，不能支起來，普通的繩子，也沒有那麼大的抗張力。於是一般善男信女，廣結善緣者，削髮爲僧尼，把若干千萬人的頭髮，連結起來，成爲鉅繩，遂成爲歷史上最偉大最有價值的紀念物，該項繩索長二千尺，直徑八寸。

日本各廟宇，都有寺僧，寺僧的裝束，與中國和尚并無差別，唸經的聲音，也是一致的，聽說在他們國內，女尼又要比和尚多上幾倍，原因是爲了天災地震連年不絕，所以一般原本不安于生的貧家女子，往往就把女尼當做唯一的出路。同時更有許多藝妓，牠們認爲自身的肉體職業，是社會間罪惡的起因，因之欲獲得懺悔的罪惡的機會，或偶然受了較大的刺激時，也往往以當女尼爲自新之路，由於這原因，所以日本的女尼，自然要與日俱增了。日本的女尼，分爲兩大派，較有勢力的是真宗派，其次是禪宗派，不過這兩派除了有勢力優劣之分外，尙各抱着俗化與守規的宗旨，聽說禪宗派即代表守規的女尼，而被指爲俗化的就是真宗派了。禪宗派的女尼，多是貧家女兒，因爲她們物質上的需求，是由各界供給的，因之不得不守女尼的本份，藉資引起各界更有力的同情。至於真宗派的女尼，那就和前者不同了，非

但不須按時勞作，有時還穿了很美麗的洋服上街，眞宗派的女尼，所以得到這樣的舒適，是因爲該派的女尼，大半是蓄有錢財的，如藝妓之類，她們原本只不過借此爲名，換得一個清高的頭銜罷了。

東本願寺出來，經過七條大街，渡過賀茂川，而達三十三間堂。名所售門票二十錢，堂係一排大殿，共計三十三間，但是前出廊，後出廈，一間即是兩間，謂爲六十六間堂，亦無不可。堂內供奉千手觀世音佛像一千體，可惜神像多有雷同者，非如北平碧雲寺之羅漢殿，五百羅漢，各顯神通。

次遊豐國神社，大佛殿，清水寺，知恩院，八坂神社，南禪寺，平安神宮，銀閣寺，梨木神社，金閣寺，平野神社，北野天滿宮（以上都是些廟宇從略），而達於離宮。

二條離宮

日本的首都，在以前漂泊不定的，如高市，奈良，大阪，磯城，以及若干個小村莊，皆一度有充任首都的光榮歷史，自桓武天皇，距今一千一百餘年，由山城乙訓郡遷都京都，纔建築下今日京都「二條離宮」的雛形。天德四年，屢屢被焚，現

在的宮殿，是安政二年重修的，宮內有紫宸殿，清涼殿，小御所，御學問所，常御殿，花御殿，規模都是很小的，沒有北平故宮那樣偉大。紫宸殿，尤模倣中國建築，維妙維肖，其格式全做北平太和殿，具體而微之，四壁滿懸中國



二條離宮之角樓

歷代古人像，先聖先哲，如諸葛亮，司馬遷，岳飛，關羽，文天祥諸人，道貌岸然，可見當年日人對於中國文化重視之一般；他們的皇帝，飲食起居，耳薰目染，都以中國古聖先賢為理想的目標，先皇帝對於子孫之家訓，莫不擇錄中國格言為標準，所以能維持久遠。殿的四壁，除去中國先哲肖像外，還有松·虎·鶴·鳳·四幅巨畫，

代表嚴·威·壽·尊·涵義也是很深刻的。

在明治維新之後，纔由京都遷都東京，所以東京僅有數十年的成績，而京都却有一千多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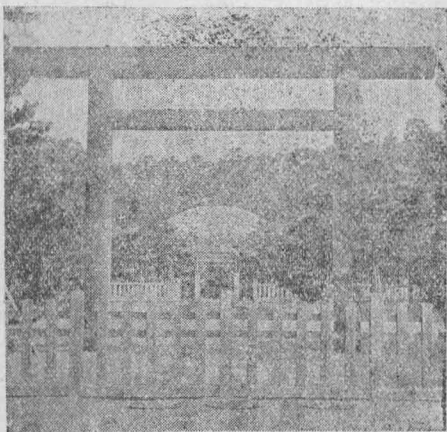
的歷史，但是京都的皇宮，在日本國體上，還佔着極優越的地位，歷代天皇的即位大典，大當祭，都在京都舉行，京都的離宮，可以說是日皇的大禮堂。全部面積二十七萬六千九百九十二坪。

桃山御陵

京都四面環山，中間一個盆地，還是與其他各大都市不

同處。我們遊罷市內平原，乘原汽車渡賀茂川，東南行，至桃山，諱明治天皇陵，俗稱

「桃山御陵」。桃山的風水，的確不錯，皇陵在半山坡上，我們循級而昇，有一塊小面積的廣場，左青龍，右白虎，三面環抱，前面還有一個小山頭，隱約如屏壁，有泉水自左右分流，環山滿植樹木，枝葉扶疏，論格式論氣象，均可與東陵之乾隆陵，十三陵之永樂陵，分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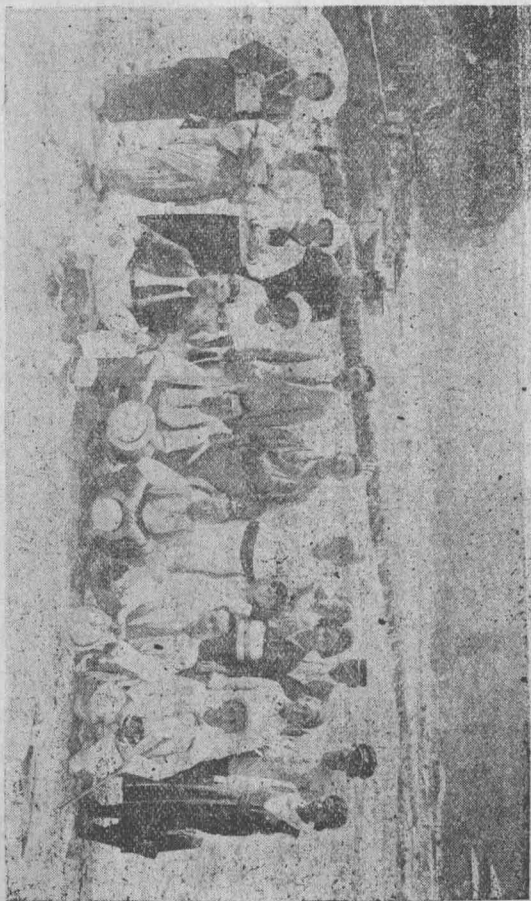
桃山明治御陵

抗禮，但是兩陵的泉水，因為森林之摧殘，水源不能涵蓄，呈枯涸狀態，沒有新興的景氣，此與桃山御陵不同處。

明治陵東有照憲太后陵，其北有孝明天皇陵，我們都先後遊覽過，參拜時，也是雙擊掌，然後鞠躬行禮。

在參觀二條離宮之先，時為下午一鐘，我們的遊覽汽車開抵嵐山，該地為京都名勝之一，到京都不遊嵐山，等於衣錦夜行。嵐山有山川之勝，亭台樓閣之美，在都市中的風景，要算此間第一。可惜因為時間關係，未經遊覽，在嵐山大橋前，一行攝影，以資紀念，案內女子，向我們宣佈，照片本日下午四時洗竣，凡欲訂購者，付款三十錢，即附紀念攝影一幅，果於下午四時，當我們的遊程完了時候，紀念攝影已送至京都驛停車處，照片不但在攝影洗片的技術方面，是很精緻的，即是裝璜上，也很有研究，可謂迅速公道。

影攝體全客乘車汽覽遊



元撫凌者作爲名二第左至右自排前

日本的淫業

我們在大街上，兜了好幾個

大圈子，看見京都的女子，

穿着五花八門的衣服，各式各樣的頭髮，知道

這些是藝妓之流，爲京都之特產，尤以四條一

帶，生意興隆。

日本的淫業，以東京大阪二地最爲發達，但

是兩地的女子，並不出名，負盛名者，爲京都

女子，以中國情形說：天津上海兩地淫業最發

達，但兩地的女子，並不負譽，馳名遐邇者，

爲楊柳青與蘇州兩地。日本京都出美女，具有

悠久之歷史，日本人之重視京都藝妓，比正德

皇帝重視大同李鳳姐，有過無不及，有人說是



水土的關係，有人說是風氣的關係，真正的原因，誰也不知道。

日本的淫業，種類繁多，據「日本帝國統計年鑑」的分類如下：

類別

人數

貸座敷營業者

一〇,〇〇〇

引年茶屋

六四

娼妓

五一,五五七

料理屋

六一,二六一

待合茶屋

四,〇五五

藝妓星屋

二一,〇四〇

藝妓

七四,九九九

飲食店

一五九,三九三

酌婦

八三,九五—



貸屋敷客數（全年）

一一一，七三六，七七四

東京的藝妓，在新橋，京都在四條一帶，門口的字號，都寫老板的姓氏，裏面的設備，也都是純日本式，席地而坐，進門先吃酒或喝茶，叫一個女子，坐在一旁，或飲酒，或清唱，藝妓彈着大琵琶，張開大嘴，唱些各種小調，或流行歌。要和藝妓表示好感，必需叫些酒菜，請她們連吃帶喝，這樣一小時五圓，酒菜另算，一次在東京應了一位朋友之邀，賓主共三人，連吃帶喝破費了四十餘圓。

比較有聲譽的藝妓，接交王公大臣，王公大臣也常假藝妓的住所，商討軍國大政。因為日本的習慣，吃飯時，沒有女人，不足以表示得意。

日本藝妓，有些像南京的秦淮歌女，北平的大鼓妞兒，招之侑酒，有古風焉。這些藝妓，雖在然名義上

是不曾身，實則又有誰較真？

專以賣淫爲職業者爲娼妓，尙有多種的區別，頭等妓女，春風一度（以一小時爲限）二圓五十錢，住宿五圓，次焉者每度一元五十錢，一夕二圓五十錢。下等者，當面講價，自六七錢至一圓。各等的妓女以像片爲標準，在妓院的門外，設玻璃鏡框，內懸妓女之花容玉貌，遊客一見傾心，按圖索驥莫不心滿意足，凡嫖娼者，以解決性慾爲主，此與中國嫖娼之講究打茶圍者，完全不同。考世界各國娼妓，均爲解決性慾而設。名實一致，中國嫖妓，在頭二等專講場面，三四等，方爲實行之機關，結果：妓院變爲情場，嫖娼也是戀愛，遊客爲求娼妓之歡心，不惜傾家敗產，供其揮霍，娼妓爲使嫖客麻醉，必需妖媚盡致，強笑承歡，兩相情願，妓院遂形成虛偽的訓練所，罪惡的大本營，而追本求源，仍不能脫「性慾」二字之作祟。尤有進者，中國除各大都市有妓女檢驗所外，小縣市鎮則無此項組織。日本警視當局，對於娼妓檢驗，非常嚴格，少有不合，斷然停止營業，但日本明娼之外，暗娼林立，且男女自由，一觸病發之事，時有所聞，各地性病醫藥，大爲發達，此亦時勢之所趨也。

的確，在日本性交是很容易的，時常在咖啡館的樓上，就可以權充陽台，像東京銀座咖啡館，就如同北平的小班子，入門進酒或咖啡，價值甚貴，爲了擺闊，遊客們爲了滿足女招待的好感，講究喝對杯酒，但她們並不真喝，虛偽的應許了，轉臉出門，即倒入痰桶，暴殄天物，莫此爲甚，這種虛偽式的勾當，又與中國小班妓女同道。

還有一種酒場的酌婦，在櫃台內，顧客飲酒，可以坐在一旁，十錢一杯，不過談心解悶而已。

上述各種地點，統歸淫業的範圍，禁止學生模樣及未滿十六歲之青年入門，有之，老板要受極重之罰金。

在大阪還有一種罪惡，比上海還要壞，在若干個小胡同內，常有撲包匠巡風，見有好色之徒，尋花問柳，即引人入勝，介紹些「秘戲」看，價值也不貴，二三圓至六圓不等。

記者在八月二十五日到大阪，留一宿，二十六日至神戶，二十八日由神戶乘長崎丸歸國，途中遇颱風，三十一日方到上海。

附錄 阪神華僑概況

當隋之大宋三年，日本遣小野妹子來華，是爲中日交通開拓之始，及至明代，我國之絲與棉花，日人多以需要，通商貿易，遂發軔於斯時。自德川幕府宣告鎖國政策後，僅許我國與荷蘭兩國人民在日通商貿易，並以長崎之出島爲荷蘭人租界，又以小島鄉爲唐人集住之所。當西歷一千五百六十二年時，我國福州漳州商人，即有以帆船至長崎貿易者。同時荷蘭亦有船隻裝貨赴日。當時中日間之貿易商品，從我國輸出者，以絲·綢·藥品爲主，糖·磁器·麝香·珠·玉·等次之。由日本輸入者，除金·銀·銅·之外，概爲海產品，最初每年航船僅四五十隻，其後漸增，貿易額亦漸鉅，而幕府鑒於此種形勢，遂於貿易數額，加以嚴格之限制。國人之往大阪貿易也，其年代已不可考。據日人記載，謂在六七十年以前，即有多數華商到大阪經商，中日商業上之基礎，實已立於斯時矣。目前我國僑民散處日本主要商埠者，共一萬千數百人。據民國十六年日人調查：在大阪者三千三百十九人，在神戶者五千六百十八

人，在長崎者一千〇四十四人，在橫濱者三千五百二十五人，在函館者九十餘人。以人數而論，大阪遠不及神戶，然以貿易額而論，則神戶又遠非大阪比也。

我國在大阪商人，其居住區域，爲西區川口町，及鄰近之本田一番町・本田二番町・本田三番町・本田通二丁目・梅本町等，川口町爲舊租界地，當安治川本津川之交，東爲本津川，臨江子島，西界治安川，對下福島，本田町等位於川口町之南。查大阪之關爲商埠也，係根據安政條約文久二年，與江戶兵庫同時批准，後以內亂頻仍，未克實現，至慶應三年十二月，始定兵庫大阪爲通商口岸，明治元年七月，劃川口地方爲二十六區，作爲租界，英國得十三區，法國二區，比國一區，葡國二區等，至明治十九年，因地區狹小，又復劃入西南部，總共爲三十六區，明治三十七年，因修改條約之結果，取消治外法權，收回租界，最初我國商人均居住於本津川沿岸，後以租界收回，歐美人士均移住於天王寺方面及神戶方面，於是川口區域，漸有我華商之踪跡矣。

我國商人之旅居於大阪也，其歷史頗悠久，而年代已不可考，最初僅有廣東福建兩省人經

商該處，從大阪輸入本國者，爲洋菜。海參。蝦米等，運往日本者，爲糖。米。雜糧。藥種。香料等，至上海方面之商人，爲數不多，其輸出入，僅海味。雜品。皮革。藥種。等而已，其勢力遠不及閩廣商人也。

神戶一經開放，即有華人來往，故明治元年十月調查神戶外僑，在四百七十名外人中，已有華人二百四十名矣，明治四年七月與中國訂通商條約，華人之東渡者益衆，迄今其數常佔神戶外僑總額之半。

最初來神戶經營商業者，當屬福建人，次之爲廣東，再次則爲上海等地，此可於其會所成立之先後證之，福建商會設於明治三年，廣東商會設於明治九年，三江商會（江蘇浙江江西三省）則在明治三十年始行設立者也。是年僑居大阪之閩廣商人，及滬幫中之經營海味者，悉移居於神戶，於是神戶華僑之人數及貿易額乃突進，其後逐年增加，迄今仍在日本對華南及南洋貿易上占重要位置。

現在華僑居住區域，在海岸通及其後之榮町通。元町。通三宮通。北長狹通。下山手通。

中山手通等處，而由海岸通至山手一帶，則較前減少，比外亦有散居於海岸通之東・明石町・播磨町・京町・磯邊通・八幡通等處者，據兵庫縣廳之調查，昭和二年十二月底，神戶華僑總數共五千六百十八人。

〔擇錄實業部工商訪問局華僑貿易調查〕

民國二十五年十月一日初版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十日再版

定價國幣五角

日本遊記

全一冊

著者：凌撫元

發行者

北平宣外大街二一四號
新北平報出版課

印刷者

新北平報印刷部

代售處

各地新北平報分銷處
及各地各大書局

不	翻
許	印

日本遊記代售處

新北平各報各地分銷處一覽表

(河北省) 天津 唐山 塘沽 灤縣 開平 秦皇島 通縣 豐台 良鄉 房山 涿州 琉璃河 高碑
 店定興 徐水 保定 高陽 望都 滄州 新樂 正定 石家莊 元氏 高邑 柏鄉 靈山 內邱 順
 德 南和 沙河 磁縣 獲鹿 邯鄲 濮陽 東明 清豐 大名 永年 寧晉 欒城 趙縣 河間 定興
 長垣 落堡 井陘 涞水 新城 容城 博野 安國 深澤 東鹿 新河 南宮 鉅鹿 平鄉 房山 固安
 廊坊 安次 黃村 大興 邦均 海洋 鎮興 臨榆 南口 昌平 順義 懷柔 密雲 平谷 三河 香河 薊
 縣 小站 泊頭 馬頭鎮 無極 湯山 易縣 古冶 石匣 曲周 采育 鎮寧 寧河 遵化 玉田 寶坻 永
 清 霸縣 文安 勝芳 靜海 交河 阜城 衡水 武邑 棗強 肅寧 安平 臨陽 楊柳青 滄縣
 (河南省) 洛陽 鄭州 開封 彰德 許昌 孟津 博愛 焦作 新鄉 湯陰 滎陽 廣武 臨漳 中牟
 北舞渡 陳留 蘭封 禹縣 商邱 淮陽 商水 鄆城 汜水 內黃 武安 淇縣 衛輝 滑池 靈寶 信
 陽 南陽 汝南 確山 潢川 商城 六河 溝周 口 太康 道口 鎮陝 陝州 駐馬店 (山西省) 太原 榆
 次 太谷 徐溝 清源 汾陽 孝義 平遙 介休 石樓 臨縣 中陽 娘子關 晉城 高平 陽城 陵川
 榆社 武鄉 平定 天鎮 大同 代縣 雁門關 陽高 渾源 靈武 神池 定襄 五台 河曲 運城 臨
 汾 洪洞 清風 渡蒲州 曲沃 汾西 靈石 永和 柳辛 莊 (山東省) 濟南 青島 煙台 臨清 昌樂
 淄川 青州 壽光 高密 坊子 張店 博山 日照 德州 諸城 棗莊 滕縣 平度 萊陽 即墨 周村
 泰安 兗州 肥城 濟寧 青州 滄口 文登 李村 膠州 經口 巨城 黃縣 蓬萊 曲阜 掖縣 荷澤
 黃縣 沂水 高唐 (察哈爾省) 張家口 蔚縣 赤城 柴溝堡 涿鹿 孔家莊 萬全 延慶 懷來 西
 合營 新保安 暖泉 宣化 獨石口 張北 商都 康保 豐鎮 集寧 寶昌 沽源 (綏遠省) 綏遠
 句頭 薩拉齊 武川 清水河 卓資山 鏡口 平地泉 五原 (江蘇省) 南京 蘇州 揚州 徐州 東
 坎 新安 鎮響水口 海州 浦口 碭山 臨洪口 鎮江 上海 丹陽 松江 南匯 青浦 太倉 嘉定
 崇明 海門 吳縣 常熟 無錫 南通 淮陰 淮安 泗陽 阜寧 (安徽省) 安慶 懷遠 鳳陽 定遠
 歙縣 休寧 太平 貴池 合肥 蕪湖 蚌埠 宿遷 (江西省) 南昌 萍鄉 九江 贛州 (福建省) 閩
 侯 長樂 長汀 (浙江省) 杭州 海寧 紹興 溫州 (湖南省) 長沙 岳州 湘潭 常德 (四川省) 西
 成都 重慶 萬縣 巴縣 (廣東省) 廣州 九龍 澳門 香港 (廣西省) 梧州 南寧 (陝西省) 西
 安 潼關 南鄭 商縣 蘭田 華陰 榆林 鳳翔 隴縣 (寧夏省) 寧夏 平羅 中衛 (青海省) 西
 (甘肅省) 蘭州 天水 肅州 平涼 (湖北省) 漢口 武昌 漢陽 孝感 花崗 鷄公山 廣水 咸寧
 (襄陽) 老河口 宜昌 黃岡 黃陂 樊城 廣濟 (雲南省) 昆明 (貴州省) 貴陽 (西康省) 康定
 (國外) 東京 大阪 京城 大連 新加坡 馬尼拉 吉隆坡 巴黎 紐約